

目 錄

毒咒	一
過客	二五
秋原	三一
受難者	四三
巨人	五九
村中喜劇	七一
路上	八九
霧的晨	一〇三
酒徒	一一三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五分
精裝實價五角

里門拾記

蘆 焚 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 學 叢 刊

第四集
共六十冊

煙苗季	周文	長篇	赫美國嗎	尹庚	報告
山徑	白文	中篇	夜記	魯迅	散文
航線	沙汀	短篇	旅人的心	魯彥	散文
里門拾記	蘆焚	短篇	崇高的母性	黎烈文	散文
小魏的江山	陳白塵	短篇	白夜	麗尼	散文
夜工	蔣牧良	短篇	廢郵存底	沈從文	書信
長江上	荒煤	短篇	新學究	李健吾	劇本
長生塔	巴金	童話	野花與箭	胡風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序

去年的春天，我回到家裏一次，一住就是將近半載，原因這裏也說不清。總之，是倒了一點霉。但霉是事先算定要倒的，所以是罪有應得，怨不得別人。這中間沒有做什麼事；也做不成什麼事。爲着混過時間，每天上午糊亂翻翻書，去僅有一部「念四史」的圖書館里看看報；下午就更不像話了：因爲住的房子向西，任怎樣也熬不過太陽的氣焰，只好躺到充帆布的椅上喘氣。有時也拏起一本會讀過兩遍的書，但結果多半是睡過去了的。太陽慢慢西下，到了傍晚，便伴着一個朋友匆匆穿過飛塵浮揚的街；爲着避開那班偉人的耳目，又多半是遠着彎，傍着人家屋後的水坑，越過瓦礫廢洞的荒場，很快的走出城去。

離開市井，大大抽一口氣，覺得自在多了。于是信步走過冷落的小徑，也走過並

不冷落的菜園，也爬上黃泥岡或隄。眺望着大野上的村落和大野後面的荒烟，傾聽着原野上的一派靜寂，觀賞着天空如山的紅雲，有時也談一些不關重要的話。漸漸的樹影長了，牛犢鳴了，砍草的孩子負着滿滿的荊籃在回家的路上走着了，直到黃昏，這叫做散步。

可是日子過的並不像寫着時的舒服。一個人說：『那樣的地方連一天也不能住。』至于我呢，倒以為能在那里住一天的人，世間的事，便再沒有不能忍受的了。然而我竟住了將近半年。人既是人，一刻的清靜大概都需要的；雖然時時想『遠走高飛，』却終不會飛成，原因這裡是也還說不清。

這期間，大約是竭力使自己心境平靜之故罷，以一雙族祖夫婦作標本，又參考幾位絕嗣的鄉隣的事跡，硬着頭皮寫成一篇小說，叫做『墟。』即收入本集的「毒咒。」這小說又似乎是一篇廢稿的改裝，初不會料到更從家門前拾得什麼，故發表的時候沒有另外的標題。此外就隣舍們那里蒐集得的材料，還計劃出兩篇小說的

梗概卽後來的「巫」同「百順街。」這已是夏天的話。

到了秋初，負起一肩的晦氣，我打點走開了。可是鄉下的家里忽然來了人，說是衙門里派了大隊人馬，將宅院包圍起來，爲什麼呢？答說不知道。不久又來了人，這次比較的摸着一點頭腦，說是由帶着的「活口」的指認，據說曾窩藏過土匪，這「活口」卽被窩藏的一個，當他們綁架隣村吃高利貸的財主的時候。無如鄉下的家是一座廢宅，多年來已無人居住，於是那代表法律和權力的小老爺便下令搗毀房子，大搜了一通，但是掃興得很，一個破落的鄉下人的家里，除却無用的農具，此外是再也找不到值錢的贓物的。雖然很明白法律的正義和衙門的廉潔，然而依舊去打了一場紳士們認爲丟臉的官司，因爲是還有幾個全不相干的莊稼人被網進衙門里的緣故。籍這機會，曾得見識那所謂「活口」是一個老實的莊稼漢子；據說家中還有一個老婆，一個小女兒。但惟其是老實的莊稼漢子，我想，才落得這樣的下場的罷。這件事所包的鬼胎，是馬上就明白了的，但也並不追究，原因也還是很明白法律

的正義和衙門的廉潔。可是反而因此發下了心愿，打點着把所見所聞，仇敵與朋友，老爺和無賴，總之，各行各流的鄉鄰們聚集攏來，然後選出氣味相投，生活樣式相近，假如有面目不大齊全者，便取甲之長，補乙之短的辦法，配合起來，畫幾幅素描。亦即所謂「浮世繪」的吧。日後積少成多，機會來了，編印成書，雖不怎麼偉大驚人，倒也好算作一幅「百寶圖」。主意是這樣打定了的。

卻說數日後我離開家鄉。安定之後，便準備動手；哪知腦袋卻有着毛病：里面不曉得塞滿着什麼東西，木木的，又麻麻的，彷彿不是自己的了，又彷彿在發炎。但我仍熬着，一字一字往下寫。爲着各給他一個本來面目，且使其輪廓清楚，更描畫出周圍的景色；雖明知本領不行，然依舊用各種方法，努力爲他們剪裁色彩樣式各不相同的外衫。不消說，連這一點也弄得不甚漂亮，遭着了失敗；然而力量是即盡于此的，所以也沒有辦法。

這樣一面拚綴，一面寫，一年的時光過去了。直到本年七月，一查賬，居然已有十

餘則之多，按字數算也免強夠湊印成書；便放下筆，打一個呵欠，決定暫時關門大吉。不久，爲着「換換空氣」，有一次不大高明的旅行，又趁這機會編了起來。而編的中間，卻發見了自己的真真不行；並非因爲筆下欠高明：毛頭醜臉且不管他；倒是除却那緝私隊長和地主的兩兄弟之外，幾乎再也找不到紳士和老爺的影子。但那時想：「對不起，揭破鬼臉是要不舒服的，且讓他們暗暗得意一時罷。」其實這想法也很阿Q氣的，因爲縱是真的揭穿，也未必在乎。其次，是這些東西有的像小說，有的像散文，有的卻又什麼都不像，真沒有辦法。然而，也真的沒有辦法。

話再說回去。關於書的名目，最初想定的是「鄉黨」，後來覺得不妥，改作「里門記」，但後來覺得還是不妥，終於決定「記」上面再「拾」一下，標明這裡的不是專事頌揚的傳略，也不是老牌的記事，而是隨手從家門前檢來的雞零狗碎，編綴起來的貨色。可是這裡有一個例外，即「巨人」里的抓，是至今還活着的人，且不會在他的「生傳」中雜入他人的事跡。此外就說不出是什麼東西了，日記事，則已經

過混合和複製，且注入不少想像和「謠言」……

數月前一位編輯先生命我寫一點「自己」兼用作序。現在序是寫成了，但是關於「自己」我卻以為應該留給偉人們專利；而我呢，只是一個小人物，對於自己的過去既不甚留意，其實也不配寫什麼去耗費印工和紙張。假如還能活下去的話，那也大抵不過默默的做點事，默默的走着路，默默的想想自己和別人，然後默默的死掉，不會有什麼出息的。同時也並不希求瞭解，因為我明白：一心求人家瞭解的人，結果多半將是倒一點霉。寫到這裏，忽然想起打過的那場官司。自然不會被綁出去當作土匪。槍決；所以如此，大約是為着留在這裏做序的罷。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
蘆焚序于上海。

毒 咒

頹坍了的圍牆，由浮着綠沫的池邊鈎轉來，崎嶇的沿着泥路，畫出一條疆界。殘碎磚瓦突出的地上，木屑發黑，散出腐爛氣息。一到春天，小草便從冬季中蘇醒。隨後夏季了，苜蓿，莠草和蒿歡聲號喧，還有艾，森林般生長着了。蚱蟻任意鑽躍，蜻蛉隨興翔飛，成爲蟲豸的天地。草莽間建築着孩子泥屋，有泥娃居住。太陽像燃燒着的箭豬，顫抖着，將烟火的光撲過來，隨即彷彿很無味，寂寞的，厭厭然爬了過去。晚霞靜悄的停在天空。霞的光最先落在這裏，照着瓦礫的碎片反光，將這廢墟煊耀得如同瑰麗的廣原一般。浮綠沫的池塘驟然臃腫了，反射出凝結了的脂肪似的光彩。

坐到一塊磚上，像休息在石上的旅客，面對着草芥的林莽，林莽下的泥屋。我仰觀着靜寂的帶狀的霞。一個人沈重的步聲走過，水桶伊共伊共的呻吟。羊溫柔的鳴

聲，許久在遼闊的天空下顫抖。女人的尖叫沿着大道送到曠野上去。狗呢，大約到田裏撒野去了。

「這塊地上有毒：絕子斷孫，滅門絕戶。有毒！」

這可憎而又可怕的聲音從地下爆起，在叢莽的交織間停留着。

我通體打了一個寒慄。跨過小泥築，苔蘚和蒿撲打着我的臉，越過頹垣，逃向大路。

鄉村的泥水匠路大成，一個頑強的老頭子，他立在路中央，似乎吃了一驚。

「呵呀，我道是野貓哩！」他搔着那突出的鬚角。「你去同鬼打交易罷……」
他揮着手。

雖然已上了年紀，夕陽燃燒着他的臉，卻毫無衰敗的氣色。但是——

「我只想弄到嘴點肉。」他反復的喃喃道：「一點肉——呵呀。」

他打一個呵欠。那被鬍鬚圍繞的嘴動着，于是叫道：

「畢四奶奶——唔，她死得好——她，畢四老婆呀，她是長着毒牙的，恁麼尖的，像瘋狗的一樣。她吃着，她喝着，長滿了一肚子的毒；是呀，她咬人了。瘋狗還有誰不咬。這樣，大家都倒霉，連畢四爺他自己！」

他扭着鬍子，顯得正正經經的。

突然，我有這麼大的榮幸：村長巍巍乎站在我們兩人中間了。誰都知道，自從當了村長他變得像個神。他拿莊稼人的錢買小雞，吃得頸子腫脹起來；因為喝多了酒，滿面紅光，胃口又不好，便不得不時常摩着那突出的肚子。

「你胡說八道，你想弄點肉解饑，你！」他元氣十足的嚷着，那神氣好像說，「看罷，我送你衙裏去！」他打着呃逆，呻吟着，做出猥褻的笑容。可是——

「你能叫畢四爺這莊基生出麥來嗎，這有毒呪的地上？」泥水匠說，「除了苜蓿。你能修滿房舍嗎，像原先那樣，在這有毒呪的地上！」

「我！」村長擠着眉，在肚子上一拍，「什麼都不怕。你想我怕嗎，我？哼！就是鬼我

也能把他吊起來，「拿錢來！」我說。」

一個牧童從這裏經過。他停住腳，搖起鞭子，嘲罵道：

「去罷，村長，你向鬼派捐去罷，他會扼住你的頸子，將小雞挖出來。哈哈，哈哈！」

「混帳！誰養出來的？」

村長咆哮着。

那牧童驅着羊早已跑掉。

「說得不錯。你要用這塊地上一個錢，包管人亡家敗。這兒只有毒，那樣的毒，牠會把人淹死。」

路大成啐一口吐沫，揚長去了。

村長沿牆蠕動着，像一個大豆蟲。他舞起胳膊，大叫道：「就是一個鬼，鬼也得拿錢來！我嗎，一個村長，進過衙門的。」

轉過水池，是一片草地，小徑蜿蜒的從中間通過。夕陽在前。天空正被烈火燃燒，

瀰漫着烟。羊得得的邁起小步，帶着圓圓的肚子，足飽的鳴聲走過草地。犢狂奔，發出野性的呼聲。少女扭着渾圓的兩肩，輕聲的，幽婉的唱道：

「飯好吃，磨難捱。」

想要女壻難做鞋。」

但望見還有男人，便丟下豐滿的背影，受驚的小鳥似的，咯咯笑着向村里跑去。我在草地間的小路上走着。蛙咯咯打着小鼓，蚱蜢札札求歡，夕陽投大地以陰影，田野坦露無限廣闊的胸懷，柔軟，靜謐，充滿着生命。然而我不能像犢一樣發一聲野性的呼喊，以排解憂鬱。眼前浮動着斑點，使人厭惡的黑色的斑點，像許多錯亂的花紋。在那些斑點後面，露出畢四爺的臉，圓圓的。像他生前一像，長着八字鬚。

他望着天。

還需要什麼呢，那位畢四爺？他不需要什麼。他用不着求人。凡經過村子的人，該還記得，那荒廢了的墟場，有過當日的光榮。那樣的房舍，那樣的庭院，路大成說得不

錯，有這麼一份產業，就是一個王也不換。因為他知道修築這宅第消耗過多少力氣。而這宅第也正屬於畢四爺。他有驛馬，他有耕地，還有佃僕。他從衙門的後門進去，前門出來，別人說，好一個萬能的畢四爺。

然而竟有不能的地方：他沒有兒子，或瞎或癩的半個也沒有。

於是，來了責任問題，四爺說四奶命中犯九女星，四奶却指尖敲着他的鼻子，罵道：

「你壓根兒就沒有那樣的種！」

畢四奶又瘦又小，人家說是爲因吝嗇，常常不敢吃飽所致。可是罵起來倒夠勁兒。她單降得下畢四爺。四爺自己也承認凡事讓她一著，但關於「種」的問題却不便低頭。他得考量考量，這不能馬虎的遷就了事，否則，豈非真的要絕了望！考慮的結果，四爺決定同太太開一次談判。

「想想罷，我混了一世，我有產業，我有聲譽，我沒有人。祖代世家，咱沒有作惡，沒

有虧過人家陰德，可是過到咱這一輩子就斷了香烟！你想想。」

四爺拿出滿身功夫，要裝得像男人。

「怪得我嗎！」

「怪得我？」

「你的墳塋不好！」

「老大是秀才；老二做官，兒子做局長；老三肋巴骨上都串滿着錢。」

「你別說雞，貓，狗的秀才，我見過那黃銅棗子！我不稀罕那芝麻大的官兒！」

「人家都有莽狼樣的子孫？」

「那，那，你別和我多嘴。這個忘八孫宅子就斷子絕孫！」

「家譜上寫着，上八代都在這家裏起家立業。」

四爺弄得不錯，他劉備過江的回答着，不由四奶肚子裏生了窩心氣。

「你的「種」不對！」

這句話恰中四爺的計。

「那麼——」他打量着對手，說：「改塊生地試試怎樣，呵？」

「你敢呸！」

四奶也有着一身功夫。

不消說，這些話是後來聽到的。我只見畢四爺愛哭，畢四奶却又是彷彿誰將她的絲手帕偷去了般的，咬牙切齒，完全失去人性的咒罵着。我不曾弄明白他們的關係，覺得是和六婆子對待她京發沒有分別的。

彷彿是臘月間。我是將從穿起棉衣起，到新年止，一大串的日子都算在這月份裏。好像又不是臘月，因為稍大的我，覺得這個月份必須落一次雪，狗跳進去連影子也要淹沒的那麼大。可是沒有。我記得很清楚：畢四奶家的黑狗弓着背，露出一段一段的脊骨，歪歪斜斜走着。牠腿骨永遠是軟的；長滿着癩瘡，那一片有一片無的毛永遠沒有脫過；永遠夾着尾巴；可是見了別家的狗永遠露出牙。我從沒有將牠同四奶

分開過，因爲一樣瘦小罷，而且都潑刺刁滑，沒有一點人氣兒。他們總是先向別人逞強，歸根又總是自己失敗，但要跑得遠遠的——家門口，叫喚兩聲。我怕四奶，她像夢中的妖婆子。我却打她的狗。

突然，四奶家的狗汪汪叫了。本善叔告我說四爺討來一個「小」和狗什麼關係呢，那人不願多說，一下子鑽進四爺家的大黑門不見了。接着又有人往裏跑，接着……連京發也敢衝進那大的黑門。

「這些都是猴兒精……」我想。

我永不到四奶家玩。

我只敢站得遠遠的探望。那個門洞真黑，有二里長，像一個什麼的妖怪洞。人家都去降魔，自然都是大人物，料不到京發也有那麼大的出息。好罷，我等着：等着看妖怪。胆戰心競望望那漆黑的門洞，又瞅瞅四周，正覺得寂寞。真是好運氣，泥水匠路大威來了。

「可是，怎麼一個「小」啊？可是這樣的，哎？」

路大成立在路上，望着我，又望望四周。他皺眉，他抓耳朵。這準定是一個難題，連木匠也解答不出。他將器具籃子從左肩換到右肩擱着。

「小唔……」他瞅着那灰白的小雲彩思索着。「我想不怎樣大罷。」

然而我卻想了起來——

「不就是畢三爺家的那個嗎？這樣，這樣的！」

我得意的很。

「小傢伙，你已經有心眼了！她是一個紅嘴八哥。咪勿，咪勿，我要吃八哥。哈哈，哈哈！」他嗓子捏得細細的，拖長着聲音學貓叫。笑得臉發脹，嘴幾乎都扯開了。那器具籃子在他腦後幌蕩。

我是笑得淚水都流了出來。不知怎的一片小暗雲遮住我的心，我憂愁着了。

「小」有一隻鐮刀似的翹翹脚。她的臉總是熱烘烘的，像剛出來的月亮。他逢

人便嚷，肚子裏充滿着笑，倘不放出一點就會要破裂的樣子。她的笑聲那樣尖，波浪一般在空中顫抖。她和誰都合得來，和誰都是「老伙計」，只要有她在，世界絕不會寂寞罷。我並不怎樣喜歡「小」，因為她拚命的親人，使人得不到一刻安寧，而且抱得那麼緊，我常常被壓得透不過氣來。可是要把「小」拖進那樣的妖怪洞，我還不情願，有誰再那樣的笑呢！

吵起來了，鬧起來了，聲音紛煩的從那門洞裏送出來，妖魔一定被捉住了。哪知第一個走出來的竟是畢四爺。他的臉紅得像用顏色染過的一樣；八字鬚抖動着，不，那樣的鬚子剃掉了；袍子的胸前被撕破，露出棉花；京帽也不知了去向。他走得非常快。我正想他是否也同妖怪有些瓜葛，門洞裏却又湧出許多人，還有四奶。她是一個生鏽的釘子，生怕損傷着似的誰也不敢挨近她。伊是那樣潑。

「你娶一個小娘來呀，你老不要臉的爛貨……我要拔下你的鬚子。把頭塞進褲襠裏走罷！」

手舞動得像螃蟹的兩把鉗，臉糊猴般的尖着。潑得白沫四溢。

泥水匠湊攏去，揚起手嚷道：

「養一個白胖子比五隻小雞值的多。只要節口對，還有當小奶奶的分哩。」

可是誰偷去了墨斗。

「誰誰？」他一雙眼搜了一個圈子，「拏去饋票子是使不得的快（還我）要不就把腦袋劈作兩個。」

大家很起勁的笑着，「小」和妖魔全不成問題那麼的。我們村上人素來愛笑。有誰哭過呢，除了因買銅耳環而遭罵的女人。

京發賊頭賊腦溜到四奶家那隻獼猴後面，向我做眉眼；在往日一定幫他揪住那東西的後腿，舞牠那麼幾個圈子的。然而現在，我望着畢四奶覺得發抖。人堆裏不見「小」的影子，使我感到難過。四奶嘴裏噴着白沫，不是吃過「小」的結果誰能知道她不會吃第二個人呢，那妖婆。

很想走開，又不敢挪動脚步。

「不要臉；臉長在屁股上了，你討一個小娘！」四奶指天大罵。

臉是不會長到屁股上的，我知道。四爺也要臉，我看見的；只是不要鬍子。那鬍子也許正如四奶所言，被拔掉了罷。可是，我總不相信四奶。她叫四爺做「老頭子」，眼裏的四爺却不如娃娃大。她見我們像心頭肉一般親熱，她永遠不給我們一顆落花生。

這一天我沒有吃飯，好像害了病。

隔一天——也許隔一個月，小又帶着一肚子笑來了。她要借一把梭。

「小不是教吃了嗎，魔魔呀？」

我望着她的大鼻尖，很想在那軟軟的胸口上跳，又有點怕：她是不是變了鬼？

「傻佬！」

她叫嚷着；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後來聽說另外還有一個小。是怎樣的人，可說不清，因為她住在魔洞似的四奶家裏，一定被迷魂陣迷住，或者爲毒蛇猛獸所看管，脫身不得。我想：她應該和三爺家那個從一個模子裏脫出來的，帶着一肚的笑，說起話來有雪梨那麼脆。

然而四奶家却更不太平，整天鬧得鬼哭神號。

不曉得四奶究竟用的什麼法術，她整天都在調兵遣將。這些兵將就是她的兒女。好像是預先派定了的，今天大姑娘來了，鬧一個滿天紅，明天二姑娘準要害得老灶爺搬家，後天三姑娘會把鍋砸碎。她統共有多少女兒，我敢說連戲班子的管帳先生也發愁。大姑娘生得像四奶（倘若）照像的底片，只是眼斜了一些；二姑娘有一個尖尖的鼻子，怪好看；三姑娘像匹沒韁頭的馬；四姑娘是一口摔過毛的豬；五姑娘像一個陀螺；六姑娘又像四奶照像的底片了。這些姑娘永遠站在四奶的一面，永遠打着勝仗。可是這些姑娘時常碰在一起，這個罵四奶偏心，那個道四奶不公，第三個又要比雞罵狗，於是打將起來；打到街心，罵至郊野，分不清誰是誰的對頭，只難

爲了那瘦小的老妖婆。

我討厭她的女兒，因爲鄰舍們都說那班娘子軍的壞話；誰也不理那些「搬東西的母耗子。」她們過，誰也要啐一口吐沫：免災。

孩子們的日子，過去新年就是夏天了，因爲村子上在農忙之前有着會期。這市場的大，沒有人能說得來。牠將村子包圍起來，貨攤子伸展到街心，小胡同中都充滿着論價聲。奶豬拚命吼嘶，牛馬號澈曠野，似乎要將村舍擠上天去。

然而四奶出現了，她永遠像一個可憐的生鏽的釘子。

「畢家的老四，是多大的面子上人哪，小老婆可養着漢子。這樣的婊子呀！」
叫喊着。這市會好像專爲她而有似的，她莽撞的走着，有着倘不躲開，就擦掉一層皮的氣勢。

「那樣嗎，你會招起一師人，老太太！」

牙行霎弄着眼，是沒有便宜不佔的。

「封住口罷，」酒鋪的本善叔攔住她的去路，「常言：家醜不可外揚……你賣的便宜！」

突然街心起了鬨。

四爺家的「小」第一次闖出了妖怪洞來。她是一尊臘塑的小菩薩似的人物，衣服被撕破了，頭髮被扯掉了，遍體是灰，好像在火裏燒過的小雞。血從頭頂的什麼地方涓涓流注。她兩眼迷離，死白的唇抖着。喃喃自語道：

「我死，我我死……」

四奶家的娘子軍乘勝追將出來。二姑娘是漂亮人物——

「讓她投井……」她說。

立在大門口，很漂亮，也很威風。

四姑娘的一身肥肉撲上去，「小」被壓在底下，不知怎的，兩個女人咕嚕滾下了街心。野馬三姑娘拖住「小」的腿。大姑娘嘴和眼成一個對角的一斜，很很的在

喉嚨裏嚷道：

『你要跑啊，偷東西；賤貨，咦，我……你偷偷！』

兩隻腳在「小」的胸上踐踏。

『橫豎要她死，不是有刀嗎！』有人抱不平的說。

趕會的人圍了上來。

『他們想吃碰蒜！』

『出錢買來的，』五姑娘旋轉得像陀螺。她說：『死了也不過佔一個地角。』

『四爺哪裏去了？他買的是一個人，就是百靈也要養活的呀！』

可是，有人見四爺躲到池邊去哭。

四爺在我們眼中是很偉大的；不怕他在我們傍邊走，他却看不見我們。他走路老是望着天。兩隻腳老是穩穩當當，恰巧成一個八字。他說話老是嗯嗯唔唔，還敢打那些我們認爲已竟了不得的人的耳光。可是他不敢不怕四奶，沒有人懂得這是什

麼道理。這使他的個子矮下去許多，雖然他依然看不見我們，雖然他走路依舊像官。我們孩子在池邊捉蝌蚪，好熱的天！

京發剛從水裏爬出來，在草地上打着滾。突然他發見了什麼，做一個眉眼，向着那株老柳樹走去。當他來轉時，他說：

『嘔，他在哭呀。』

他右手的食指架在鼻梁上鋸着，於是，又轉回去。他像一隻貓，悄悄的蹲下去，窺伺着。但停了一忽，這貓却叫喊起來，貓被耗子撮住了。那耗子就是畢四爺。

『你，你想上天嗎，你？』

四爺壓細着聲音。他打京發的屁股。

京發叫着腰，光身子向後扯退，而且低聲嚷着。四爺提起腳，京發發一聲喊跌進水裏。

但我已經發見四爺的眼紅了，有淚流到他的臉上。

有這樣的一個夜裏，犬狺狺狂嘯，好像遭了火災；青年人吶聲喊，擎起火把馳奔了出去。火把結成鍊狀，火焰燭照着爲夜露所浸的原野，在夜的帷後移動。然而說話有雪梨那麼脆的「小」卻早已逃走。啊，夜是那樣的偉大，又那樣可愛，誰能說那希微的閃光不爲着照耀「小」的生路的呢！又爲什麼逃走的不是另外一個「小」呢！

然而，畢四爺很高興。他坐在本善叔的酒店裏，迷擠着眼說：

「我馬上就有一個小子，老大，老三，哼，我要叫他們看看！」

他驕傲得像一隻鬥雞。

四奶奶就是四爺的靈魂，她永遠跟着他。

「別喝多貓尿在這裏發瘋：你的嗎，老不要臉，借來的種！」

四爺見着四奶奶就低頭，可是這番他沒有服——

「你的嗎？」他直氣得抖着鬍子。

「一萬個人的！」

「要往臉上抹灰，你就不許改在別處！」

「不許！」四奶奶把拐杖在台階上咯咯搗着，「我家裏有毒，誰住了都教他家敗人亡；南方丙丁火，三天的小孩娃也要尅死！」

四奶生着毒牙的，她有一肚子的毒。原來「小」居然懷孕了，她就拿毒撒在未出世的孩子身上。據說她的靈魂就是那些出過閣的女兒。誰也不懂這是什麼道理：四爺得怕四奶，村人又必須怕四爺。可是鄰舍對四爺懷着同情，因為大家都是抑強扶弱的好漢。

天發着怒，一個冬天沒有好日子，下着雪。新年剛過，大清晨，狗沈悶的嗶嗶大啤。

「一個盆送掉兩條命，這不是造孽嗎！」

一個女人嘀咕。

「遲早總是這條路。床上會吊死人，可不蹊蹺？」

六婆子咳嗽着，吐一口黃痰在雪裏。

大路上走過車來，載一口白皮棺木。掌鞭的跳下車，喝住牲口，在四爺家門口停住。這車夫燃着一袋烟，用鞭敲去腳上的冰霜。棺木抬了進去，又抬出來，仍放在原來的車上。

『阿彌陀佛！』六婆子抖着。

一個年青小子却似笑非笑的：『到你死的時候未必有這麼塊木頭。好了。』他揚一揚手。

車夫發一聲喊，車又在路上走着了。蹄踏着深厚的雪，發出沙沙的碎响，蕩起雪的烟。輪嚙着冰凍的路，時常跳在空中。

天藍如冰，雲的船在行駛。旭日照耀着靈車，照耀着蕩起的雪烟。車夫鞭着畜牲，向原野馳去。

「小」死了。被埋到曠野的路傍。

一切都這樣簡單，都這樣平靜。

四爺常在本善叔的小酒店裏喝得爛醉。他和誰也不說話，只一個人默默的將酒灌下肚去。他偶爾抬起頭，用那雙鏽得無光的眼望着田野，鬍子已經重新長了出來，是未經修剪過的荆莽式的一片。也許有什麼在蠶蝕他的靈魂罷。他隨即又低下頭，把起杯，好像要將全個生命浸在酒裏一般。

『唉，來了！』

有次吃醉了酒，獨自喃喃的這麼說。後來他患了癱瘓，坐在特製的能躺的椅裏，逢着好天氣，由四個人抬到門口望望景色。扶手那裏有一個釘子，掛着一隻酒葫蘆。四奶簡直發了瘋，她的五臟和頭髮都燒了火似的，無論什麼地方都不能安坐下來。她必須四處奔跑，到處都用拐杖搗過，到處都啐遍毒。

『這塊地上有毒：絕子斷孫，滅門絕戶，有毒！』

她可怕的叫喊着，咒詛撕破原野，將災禍撒播到應該生長五穀的田裏。那座田莊不久就變做一片荒場。

太陽收殮了最後的一條光，
蝸蝸低聲唱着輓歌，
月亮像素車白馬的葬列，
冉冉上昇。
回頭望着那四爺會在下面哭的柳樹，
早已被人伐去了。
水池發出黑色的泡沫。
貓在廢墟的林莽中號呼。
一聲聲好像毒的咒詛。

一九三五，五月。

過客

那時還是搭在村童一夥裏的人。剛過新年，人們將死去的小牛，整個夏天的潦雨，被偷走的鐵鏟等事忘得乾乾淨淨。男子擲骰子，娘兒們賭紙牌，孩子們的玩法可算形形色色，連見錢如見血的「會首」也因一時高興，混進莊稼漢的老婆隊裏，輸掉二十五個大制錢。大家穿着新衣，見人打躬，一團喜氣。

說起新衣，大抵並不新，只是逢喜喪大事及新年佳節方穿起來在場面上應酬，一回家去，便拆疊在櫃子裏的貨色。有的竟是婚嫁時做下，掛過一世的新衣牌子，人死了，也就走入棺材。人們是這樣喜氣洋洋，穿起將來的冥衣從大路上出現，在村坊上搖擺。忽然有人喝得大醉，吼喊什麼；忽然又是女人的尖笑，牛犢懶倦而又慢長的鳴聲，孩子的紅風帽，綴着白兔毛的男子的繡花煖耳。狗因為到嘴一塊骨頭，在雪地

上追逐，滾耍。溫和無風的小陽春天；雪的原野；精光的樹；蓋着雪的靜寂的茅屋；原野上蕩起雪烟的車，響亮快活的鈴聲……一直到上元節，村坊上的日子總是這樣平靜。

人只顧穿着形形色色的衣服大搖大擺，呼三喝六，村坊上却忽然嚷了起來，彷彿還帶着不好的兆頭。

「怎樣了呀？」

糊里糊塗嚷着，好久弄不明白。鄉下人總有一種脾氣，遇見什麼變故，就先把自已弄昏。但是不知怎的，忽然一下子清楚了，說是誰去親戚家拜年，在河裏發見一具屍首。究竟怎樣的屍首呢，爲什麼死在那裏？這些也都問到了，爲要明白，最好去看一番。於是，正擲骰子的人，一窩蜂似散了場，連輸過的注也不及賠，對那贏家的罵聲只裝聾子，直向河上跑去了。只有坐「老虎頭」的抽快人守着空空的賭場，他不僅一心窩的掃興，而且一肚皮的氣，還罵了那死屍。

這夥莽撞人走着，踏得尙未完全融化的雪吱吱的響，而且起了爭論。一個說：

「一定是那錢舖的追賬人，臘月三十還要牽人家的牛，呵哈——哺！」

「腰裏也許有不少硬貨哩！」

「財迷住眼了罷！我想是個扁的，年輕的小寡婦，趁夜裏，一高興幹下了那事。總是扁的……」

別人却嘲笑道：

「色鬼四亮，見的稀，却在想死的了！」

但看那喜氣洋洋的臉，足見大家都希望是女屍。爲什麼呢？委實不解。也許想藉此造出浪漫故事罷，那麼，大家就好暗暗尋味，暗暗的笑。

天色晴朗溫靜，幾朵白雲緩緩飛過，雪野無聲的在融化，閃着刺眼的光。一輛有鈴的車在遠處走。烏鴉落在荒寂的田地上，好像是春天。大家精神暢快，嘵嘵不休的談論着，于是嘩笑，邪許，噴吐着野話。精壯的人在奔跑，蹴起雪塊，號呼着直向河上奔

去。

這夥人來到河上，一看，沉默住了。可以任意編排故事的年輕女屍只是一個夢。河心翹露出一條男人的腿，好像對他們嘲笑。關於這腿的問題，經過一番審慎的研究，斷定是年前大雪天死的，還不及被看見，雪便把他深深埋下。至於爲什麼翹出來，這夥聰明人一看即知，一定是什麼人家的車拜年經過，不消說，那掌鞭的喝得大醉，連牛和馬也都醉了似的，七衝八跳，東倒西歪，那外面的馬一蹄把腿拉了出來。那車夫一看見死屍，先出一身冷汗，知道事情不妙，什麼話也不說，生怕被死屍揪進衙門裏似的，糊里糊塗鞭打着牲口跑掉了。

可是，何以死在這裏的呢？這問題又起了爭執。有人說是偷鍋的賊，被一棍結果了。有人說，靠不住，許是偷人家女人的傢伙，但想了一番，又自動改證，說是偷別人莊上女人的傢伙。也有人說路劫。原先的人，仍主張是錢鋪的追賬人……

衆人正議論紛紛，村坊上馳名的莽客，精壯小子四亮已跑下河底，揪住那腿道：

「出來罷，朋友！喝，倒是摸鷄的角色呀。」

四亮把屍首拖上來，陳列在岸上。

死者是一個老人，頸項上圍着條襤褸，短襖像生皮子，凍僵了，一定還有一頂破氈笠，但無人探聽它的下落，髮和鬚上結着冰串，嘴裏塞滿了雪。他一手緊捉住襤褸，生怕雪鑽進領子，另一隻臂拳曲着，搭出威赫的姿勢，彷彿說，「滾開！」他的眼是烏藍色，睜得大大的，諦視着天空，慢慢飛去的白雲。

這情形，證明了前面的議論枉費，只是個尋常的過路人。他也許是失意的客人，渴望年盡與家人團聚，辛苦的趕着路。但也許是逃債者，別了妻女，在萬家炮杖聲中，偷偷抄過小徑，登程去了。那夜裏，風在原野上打着唿哨，要將小屋同地上的一切捲去。樹搖擺着，發出悽慘的嘶喊。雪則陣陣打着盤旋。他彎着身軀，尙自掙扎摸索前進罷。隨後摸進乾涸的河裏，凍殭了，被風雪弄昏了，於是跌下去。他枉然一番掙扎，馬上了奇癢，淨的世界，永恆的幸福……無人知中，風雪埋葬了他。

彷彿寧靜中投下一個黑影，村坊上受了驚，男男女女騷嚷着，古怪的衣飾搖來幌去。大家爭辯，嘆息，吐口水。四亮的一夥主張由他去，說是誰也沒有請他大叔來這裏交割陽壽呀。有道理。娘兒們却慫恿通知死者的家屬，但什麼地方人呢？倒有了問題。老年人一出首便罵了他們，毛頭小子吃得太肥，都是放閑屁的傢伙；「黑頭陰人」是頂包頭布的母豬，聽他們不行，非倒大霉不可。老派的是保守黨，主張報官，於是孩子們的壓歲錢遭一次不小的劫，足足湊夠兩千文，「會首」到城裏去了。

兩天中，村人忘記了天氣的好壞，雖然依舊是雪的原野，蓋着雪的茅屋，小牛懶倦的鳴聲，晴朗的高空，却一點也不寧靜。

夜間那老人幹什麼呢？夢裏看見他平靜的躺着，在夜色下，一切都是平靜的，溫暖的，春風吹動着翹起的鬍子，烏藍的眼望着星空，於是，他哼了一聲……

第三天，「會首」從城裏回來，帶着件作，還有衙門裏什麼人，乘着轎的……至於後事，以及老人的下落，自然遭了淡忘，隨後便沈入往事的大海。

一九三五，十二月。

秋 原

七月尾時光，天氣青蒼高朗，點綴幾朵白雲。時值正午，太陽光耀着原野。

原野確是豐饒；戰爭從正月間過去了，人民也剛有功夫抽一口氣，壕溝還不會填平，血泊上已蓬蓬的生長起五穀，有的且已收割了去。犁過的高粱同穀地，坦露出赭褐色的胸懷，平靜的喘息着，在燿燿的陽光下午睡。蒼黃了的豆，烏油油的薯，交錯毗排，直伸向天際。向日葵孤單單的佇立着，垂首傾聽着什麼，樣子極其悽惶。一隻鷗，翱翔高空，青闊的天下，與白雲爲伍。白楊挺出細幹，發着光。小犢犖尾在田裏狂奔。遠處騰起淡淡的烟塵。大路旁，收穫人遺下一把鐮刀，禾堆上，該挨罵的婦女忘落了圍裙，相率回家去了。拋下的原野，溫靜無風，沈入悄寂。

那漢子一肘支住地面，從豆叢中探出頭，兔子似的細心而驚喘，打量着周圍。

不遠一塊地上，散佈着剛收割的綠豆堆。收割人已去。鴿低聲咕嚕着，安閒的在那裏覓食。黃鶯婉轉歌唱，牠停在孤坟的楊樹上。此外便毫無聲息。

那漢子重新臥倒，曲肱枕在頭下，空閒的右手拮一根小草，放進嘴裏咀嚼。豆同野草的香氣送入鼻子，味道氤氳滑膩，蒸濕苦澀。望着一片白雲緩緩的滑——天是那樣的澄澈蔚藍。雲不久便消散在如同錚錚有聲，淵渺的海也似的天空——引起他心頭的焦灼。他轉側一下，發聲的喘口氣，眼閃焦火，挪入豆的林莽。他發見一條青虫，肥而臃腫，正在一株豆枝杈上爬，起了要撥弄牠一番的念頭。這時撲朔一聲，什麼東西從豆叢中竄去，受了驚，耳朵貼住地面，却又不見有甚動靜。蚱蜢吱吱的叫，聲音乾澀嘶啞。大地發出寂寥的聲籟，沙沙的響，毫不疲倦。

這漢子莊稼人打扮，生得寬眉方臉，髮鬚經久不會剃刮，只長得毛孜孜像茅草一般。土色粗布褂敞胸，高高捲起一隻袴脚，汗腐氣息夾着豆與草的野香，混成一種古怪味道。胸口同小腿生着濃濃的毛。但那臉卻缺乏光彩，黃而且焦渴。嘴唇也極枯

乾，若非那短髭加以點綴，直是小小一片砂磧的坵。他皺攏眉，頰際痠攣一陣，大約想起什麼來着，隨後將嚙爛的小草吐了。

他很渴；爲着要解這渴，也許單只爲排遣難以忍耐的時光，重又掐得小草，把來咀嚼。可是無用。豆叢間的天氣，依舊悶熱得厲害，風一絲也沒有，弄得只有喘氣的功夫，胸中要噴出火來。他只得更往豆的密蔭下鑽去。

這時正有一個人的脚步聲，棲達棲達的走。他如同發覺敵物的兔子，嘴裏停止嚙咀，動也不動的伏着。許多小刺在皮下挑剔。大地母親受了驚，嚙下嘆息，豐饒的原野靜止了。只有那脚步聲，農民式的迂緩而又沈著，一聽卽知是位顛頂角色。那人陡然蹶起，自然又是一停下便好像生了根的。而且吃驚的大聲呼喝過：

「誰呀，那是××（這記號代表村中一個年青小子）嗎？捉小兔嗎？」

「唔，小兔。」

那豆叢中的人，也不管是否自家的名字，逕應着。

村漢的耳朵卻不聾，一下子便聽出來。搶前一步，忐忑的停住：

「唔，你口音不對；哪裏來的？」

躲也無從躲的時候，那漢子撑起半身，抹着汗漬淫淫的臉，着了慌。枯澀的脣嚙嚙一陣，任甚也說不出。村漢生氣似的更進一步，亮出皮拳，喝道：

「問你幹麼的！耳朵生着毛嗎？」

「唔，唔，幹什麼呀？捉小兔！」他望着村漢，吱吱唔唔，依舊咀嚼小草。隨又加上一句：「三個；四個……」

龐然大塊的村人，那立着的樣子，真真像煞一隻大鵬。凝視着那人，甚是狐疑，又上上下下仔細打量一番，說聲「哦——」直投村莊去了。莊是叫做鷹的。

愚蠢的村漢，他自己總以為是聰明人，回到村裏，用發見金鑽的驚奇，煥發，張揚遍全村莊。關於這來歷不明的漢子，弄得人言嘖嘖，聲勢鼎沸，亂吵吵的情形，縱然年青女人自盡的大出喪，也不會如此熱鬧。吵鬧聲驚動兩位豪傑，亂軍之中有了將帥，

羊羣中出現了羯羝。

所謂豪傑，就是地主的兩兄弟，一瘦，一胖。瘦子臉上有一搭掌大的紫痣，是一位混天暗地的浪當傢伙，混過營盤，退伍後住在家裏，依舊沒頭沒腦的浪當，人家尊稱他作大爺，綽號「迫擊炮彈」。胖子豬頭豬臉，還生得一雙豬眼，是見錢如見血的角色，人家尊爲二爺，不過背後是叫作「省油燈」的。世人對於這渾名作兩種解釋，一是說他慳吝，一是反語，用這地方人的說法，乃「不是省油燈」，意思是愛搬弄點是非，從中搜刮肥己。

「迫擊炮彈」流星似的飛出家門，將美國式硬殼草帽向天一揮，邪許道：

「喂咳！本帥有令，「帶把的」聽着……」

「帶把的」精壯漢子們，聽得命令，抄起槍刀棍棒，一聲唿哨，直投大路而去。

那「省油燈」的二爺，一看家藏的德國僧帽倒提在「迫擊炮彈」手裏，知道首領已被老哥做定，便省起油來：

「人家走路，礙你麼什麼屁呀，值得邪邪許許還擊那槍！是去捉土匪嗎？」

人們自讓他咕嚕，只給一個不理。不得已，他自己也早跟了去。

在路上，鷹莊的好漢們把「迫擊炮彈」圍護起來，那就真的成了大帥，他自己也覺察這榮耀，高興迷了，連骨頭都發輕，手脚好像也生得不大是地方。於是嘴裏吹着軍歌，放射迫擊炮彈似的吹着不落地的牛皮，總不外他一架機關槍掃掉上千的敵兵，幹得女人肚子膨脹如鼓，吃烤肉……

「聽着，「帶把的」們，你要是有迫擊炮彈，拏來用腿夾住，這樣！火銃一頂，就打出去！」

並且說，放的時候是須坐在房上的，還得遇着危急。平常總是用炮筒。那說話的神氣，完全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衛兵長。

「哪，那裏，他說捉娘的小兔。」先前那高大村漢指點着。

鷹的人們靜下來，大路上沈寂了。重新聽見大地的喘聲。原野悄悄反耀着金光。

遠處車輛揚起塵土，向田裏進發。更遠處是一座瓜棚，在恬謐的曠野間，朦朧欲睡。一隻烏鴉正落在上面。

「迫擊炮彈」巡視過自己的人馬，把德國僧帽一舉，發一聲喊！

「捉活的，乖乖們！」

大家一片鼓噪，衝上前去，就像衝鋒號下上陣的戰士。不消說，好漢們安然佔領了豆田，絲毫不曾受傷。那來歷不明的漢子，正在豆叢中臥着，被如狼似虎的兒郎們一把揪了出來。

第一個發見的人眯着眼，極滿意，幌着老大皮拳道：

「捉小兔，王八羔子，呸！你捉的小兔呢……」

「沒有啊，沒有啊，那是誰呢？」

陌生的客人倒退一步，也許想逃。但「迫擊炮彈」將德國僧帽一挺，搭出立式射擊的架勢，對準那毛茸茸的胸膛。

「裝灰孫兒子嗎？大爺給你個對穿！是漢子的要痛快。大爺也走過江湖，混過碼子，就愛一個痛快！」

他一口京話，可惜不大準確。

全體村夫包圍着那漢子，他們自己明白，只配看守俘虜，至于怎樣處治發落，概歸豪傑的兩兄弟作主。可是「省油燈」的二爺卻在遠處打溜。這漢子附近的豆叢，他已搜遍了，于是，揚揚眉，走開去。但那雙豬眼，執拗的發着光，好像誰在耳邊低聲說：

「喔，喔，在這裏，這裏！」

他撥開濃茂的豆林，踏拆在脚下，低倒了頭，仔仔細細查看着，還饒嘴狗般的用鼻子嗅。及至見只有枯葉敗草，一股溫濕的氣息衝進鼻子，這才肯放過。當他僅僅跨開一步時，心總要動一下：「沒有迷糊過去罷，唔？」正待回頭再嗅一遍，那耳邊的聲音卻又馬上警告：

「喔，喔，那裏……」

那雙小黑豆眼死定定冒出火光。

前面又是一蓬豆林，特別茂密，那裏堆過肥料，要不然，就是戰爭時死了一個人，葉子還烏油油發光。但「省油燈」的二爺已看見一枝槍，橫藏在下面。他很快的走過去，踏翻那豆林……這樣做着搜索工作，確是出色的耐性！

漢子雖來歷不明，卻決不是「理想」的好漢。站在那裏，兩腿儘不作主的抖，汗在毛孜孜的胸上流，臉更沒了人色。陰鬱的眼裏還有一點光彩；然而一看見周圍那麼多家將，連這一點光彩也隱去了。這世界全不是他的！他很想抹一把汗，手還不會抬起，又安分的放下。他想說什麼，可又那樣不自在，嘸一嘸嘴，什麼都脫離了他，什麼也說不出。

這局面不會維持多久，就被打破。

「照你這塊料子，也來爺爺村上「牽牛」認得字嗎，貨彈子不認識你也該摸摸招牌！鷹莊是北京也知道，李闖王殺人百萬，可還當他過一陣瞎了眼也該用鼻子

聞山，鷹莊鐵打銅鑄，爺爺們是好惹的？」

說話的人患過風症，臉歪了，語聲乞乞的，弄得伙伴大笑。那漢子觀望着衆人，糊里糊塗似乎也想笑。

不防一拳向肩窩打來——

「這注生意你做輸了，朋友！「牽牛」你可踏了一脚牛糞！」

那漢子搖搖幌幌，一下子又明白過來。

「沒有啊，」他說，「沒有！那是誰呢？我我睡在家裏，瘋六知道我沒有！」

「迫擊炮彈」動了氣，憤然罵道：

「鬼見你的瘋六瘋九！生來的殺才，給面子不要，案子翻在大爺手裏，任你生出兩隻翅膀，總是閻土的小鬼，狗嘴裏的肉！」

他惡狠狠睜那漢子一臉吐沫，收住槍，傳下將令：

「帶把的們，紮起來！」

「啊喲喲，一個銅板都沒有……」

那漢子豬仔也似吼喊着，掙扎着。但由他不得；鷹的人們向來是打架的能手，都有點蠻勁。

那漢子又咕里瓜拉分辨些什麼，顛三倒四，鬼聽了也發愁。然而鷹的人們可都懂；他們想，只要給點苦頭，便什麼都明白了。辦法有着在那裏，由衙門至閨房，全國通行，就是所謂吊打。大約這也是古聖先賢留下。鷹的兒郎們押解着那犯人，「迫擊炮彈」殿後，越過一段坡地，停在一家坟園裏，吊了個「鴨兒浮水」，打得是皮開肉爛。起初那漢子咆哮如牛，既而呻喚似豬，後來便——

「慢着。該不是瘋子罷，唔？」

當這沒頭案子無法收場的時候，大家這才清醒清醒，明白過來。

「省油燈」的二爺整整踏翻了那塊豆田，什麼也不會到手，低低罵幾聲混帳，心中着實生氣。看見這情形，小眼睛珠一轉，可又打了主意：

「你們幹得好！擊一個瘟種當土匪辦，有吃的官司——」

了卻個把人命雖極平常，端的不怎麼光榮，「迫擊炮彈」正沒做道理處，老弟偏又來動虎鬚，不由不冒火。

「什麼官司×！滾你娘的蛋！」

唐的就是「省油燈」的二爺一聲邪許，拔脚便跑，「迫擊炮彈」的大爺也不放鬆，奮力直追，兩人越過田野，奔向村莊。鷹莊的人們忽然各有事故，這樣就一哄散了去。

太陽西轉，照耀着吊在墳園中的人。他低垂着頭，靜靜的注視着脚尖；鞋脫落到旁邊的草地上。

受難者

田野的月亮照着小屋。小屋去村裏隔離一段路，孤伶的座落林子外，路旁邊。已經很破舊。無遮攔的風雨吹打它，蝕瘦了泥牆，霉爛了稿草，是不幸的屋。

不幸的屋住着不幸的寡婦。

夜深了，月光停留在窗台上。

伊睡着，伊不能入夢。伊摒息傾聽。周圍靜靜的，只有蟲蟲寥落的鳴聲，林鳥夢裏的拍翅聲，秋風溜過曠野細微的蕭索。但伊聽見的却是漸漸近來的脚步聲——

嗚吵——趨察——嗚吵……

一步緊一步，一步迫近一步。起初伊滿懷希望，隨後覺得那聲音已轉過泥路……快到門口了罷，希望一霎間變成恐怖，心戰慄着，停止了跳躍。那脚步又嗚吵遠

了。

將近五十歲的伊，曾是丈夫的老婆，兒子的母親，受過命運的磨練。

兒子是好兒子，回憶起來，還清清楚楚看見那十五歲的面貌——那永遠是十五歲的面貌：他年紀小，身量發育得粗大，有一身笨力氣，各種莊稼活都做，數年後將是一個出色的農夫。西瓜胎子似的，生着茸茸灰色汗毛的是他圓圓的臉。

夏季的風夾來消息：戰爭又來了！

原是期待太平日子的鄉下人，人家却給他們一副嚙不下的湯頭藥。官廳徵檄着民兵，這是爲什麼呢？有了罪嗎？雖然沒一個人敢問，可是騷擾起來了。連鷄犬也爲將來的命運驚壞，難得安寧。

晚上那個做丈夫的坐在矮凳上，一臉意思，吸着旱煙袋，終於極平靜的說了：

「讓小傢伙去試試罷……」

通常那個丈夫是不屑同娘兒們商議的，因爲自以爲是男子漢，女人卻是女人。

那天竟出奇和善，還勉強裝出笑容。也許被這意外的變化駭住了，也許是那意見本身的作用，伊許久望着丈夫，好容易吐出幾個字：

「你昏了！」

實際昏了的倒是伊自己。不管丈夫對伊的心腸怎樣，根據祖傳的好禮法，男性的特權，也是夫婦間的形式，伊一向尊敬他。可是此番再也順從不下去。

「賣親生孩子送死，」停一刻，伊驚但未定的說。「你當爹的，有人心嗎？」

「放你娘的屁……我倒看出這孩子日後有點福氣哩——」

「福氣，好福氣！自己去呀！做官，做皇上！」

「都是你們他媽的娘兒們，母狗嘴！還沒動着一根毛，就——哎喲啊呀……什麼事！一碰到女人手裏沒有不壞，比大清早見着騷姑子都倒霉！」

伊是明白那個所謂「家法」的；爲着避免丈夫的老拳，伊忍氣吞聲。

「人家，」平息之後，男人照例咕嚕收場白，「人家學一個立正，三天逃回來了，

淨到手……他媽的，賣死嘔！」

丈夫咬着烟袋，向村裏走去。

他原也是個好人。做了半世好莊稼，巴望買一匹毛驢下城裏開麵房。天知道，血汗錢有多麼難賺，鬼迷了他去賭場上找幸運，幾次沒把老婆做押注。今番是他博最後一次輸贏，從村長那裏拿到五十元花邊身價，約定明天打發兒子應民兵的卯。假如僥倖，正如那個做爹的所說——學一個立正，他會自己走回來的……十五歲的孩子正嘯嘯好睡，如此被決定了命運。做娘的吵也沒用，哭也不濟，道理總在男人的一面，女人算不得「人」數。

戰爭就是那有名的中原大戰，動員了全國的健兒，一條泥濘的壕溝將他們分開，仇恨是一點沒有，一面彼此問好，開玩笑，一面用大炮機關槍互相「了結」。屠殺延長到五個月，沿火線迤邐千餘里的地面遭了殃，泥土翻上來又翻下去，烘炸得樹

木焦頭爛額。然而起碼有十五萬精壯兒郎肥了這塊土地。

正當戰事方酣的時候，那個十五歲的少年兵開發進炮火下去了。然而一面是秋風也似追擊，一面是落葉般潰散，始終沒有他的消息。

做娘的等待着，眺望着，聽不見兒子驚動田野的笑聲，河裏的泗水聲，林子裏的吹哨聲……

他不再使老樹洞裏的「馬下鴿」不安，樹上築巢的班鳩悲怨，河裏的游魚驚慌。也不再踏家鄉的土地。

他精壯，原是被注定將汗洒進土裏的，而流的竟是血。人家要了他性命，在三尺長的土上爛掉了。在那裏，他做了肥料，來年準備生長起更昌茂的五穀。

那爹爹最後的孤注賭輸了。

他沒有去城裏做麵粉生意。憂鬱從心裏爬到臉上，悲哀同疚愧捉住了他。他變得暴戾，酗酒，毆打老婆，因為一點小事便同鄰舍拚傢什。但他很少見人，多半躲進遼

遠的孤墳，仰望着青天。在那里他便顯出衰弱和蒼老。漸漸買醉用盡了那項賣身錢，一個深夜，他偷偷溜出小屋，解下腰帶，一個人吊死在林子裏。

生來專做命運的試練材料似的，伊堅強柔順，能忍耐，能吃苦，有一個鄉下娘兒們的性格。隱隱中那條生命的絲引伊活下來。這寡婦默然担起一肩不幸，走上渺茫的人生的路途。

賸下伊一個人過日子，烟火冷落起來。破舊的小屋也跟着寡婦走上悲運。闌寂，灰色而且愁慘。

伊雖然孤單，但並不從今日始。沒有怕沙漠的駱駝，怕水的魚。伊不怕辛苦。伊沒有話好說，沒有歡喜可笑。爲要獨自支持生活，伊平靜的做着各種瑣碎的事。好像從來就如此。農忙時節，伊幫人家收穫，替兒女多的人家張羅些小鞋小衣。伊的勤懇感動了村坊，贏得鄰舍的尊敬。因爲伊不愛搬弄是非，婦孺們便來了，自然少不了要說

別人的壞話，寡婦的嘴又貼過封條似的，所以很放心。這些婦孺雖然喜歡嚼舌根，心腸總是好的，看見伊吃苦，時常拏同情來安慰，幫助伊嘆息。

伊沉默着，不停手慢慢工作着。日繼着夜，一望盡是平淡的，寂寞的日子。伊養了幾隻鷄，又從衣食上面節省下來買進一隻山羊，小屋憑空添了生意，漸漸熱鬧起來了。

表面上一切似乎都在轉好，寡婦心裏卻更增加了寂寞。

時光拖着艱難的脚步，悄悄的流過去。伊依舊工作不停手。可是伊很快的瘦下去，很快的衰老了，人也愈見得愁慘。

這中間有一個祕密，跟着過去一串灰色的日子，那肥了土地的地兒，兒子的影子在寡婦心裏出現了。他生活在永恆裏。他沒有長大，時光也沒有改變他的模樣，依舊是個生龍活虎的少年郎。他的笑聲驚動了曠野。他河裏游泳，林子裏吹哨，月光下唱小曲……

死了的都是好人——話說的有道理。伊忘記了丈夫的酗酒，毆打。時間沖去死者的惡行，罪孽也混在光陰的海裏，只有潦落的美點從晦暗中熠熠閃光。寡婦正一心工作，忽然會大吃一驚，彷彿是黑夜，丈夫從村子裏閒談回來，嘴上的煙袋還散出火星……

從傍晚到黃昏，伊在河邊放牧山羊。田野的空曠迷去了她的心，在禾葉上飛來飛去。這裏十五歲的兒子曾捉住過一條大魚，岸上的爹爹曾用嘲笑的口腔讚賞了他……這寡婦抱住初生的羔兒垂淚了，淚珠落到羊的臉上，落到緩緩流去的水上。伊走的是一條寂寞的路。伊苦行僧似的向前跋涉，而路卻伸向寬廣的沙漠，伸向渺茫的天際。這路沒有止境。路畔沒有花朵，沒有生命……

夾在——一方面是革命，一方面是亡國的風裏，奇蹟出現了。

村子裏不安的爭論着，狗在驚恐的吠叫。

「……上邊有一個在鋤地了，說是完全好人一樣，只是沒有耳朵——」

「唬人的。你想想，沒有耳朵那可……」

「爲什麼要唬人他吃飽肚子不消化了嗎？」

「……」

原來有一個青年窰工帶來福音，自稱是「中山道」道友，有法術足了災却病，唸咒語能起死回生。說是凡十年內的亡人，每日午正去墳上招魂，如此百日，髑髏便自行生肉，死人會復活起來。而且宣揚這「福音」的不僅窰工一人，乃是有組織的，很迅速，「道友」馬上蝗蟲也似在各村出現了。青年同壯年的莊稼人發着誓，賭着咒，相率加入各種「道門」。他們從油鹽開支項下節省幾個小錢，買來香燭紙碼，唸咒語，做禱告，求着道，救着令，竭力關緊嘴巴，做出代表神的模樣，趕掉臉上的活人氣。他們害着慢性瘟疫。不消說，內中的祕密是一重又一重的，然而有什麼關係呢？你有病，人家施法，又不像到醫院去要你出錢！鄉下人自然又信託了「道友」們。

對於這個寡婦，「道友」的法術好像一顆救星，從渺茫中忽然發出光亮。實際一個失去生活支柱的人，很少有自信力，彷彿籐蔓科植物，一抓住什麼着便爬將上去，死不放鬆。

一夜伊夢見丈夫，他沒有醉酒，是從孤墳裏回來的樣子，低下頭無生氣的走着，很可憐，很衰老。伊醒之後很感動，決定到「中山道」一個小法師那裏去。那法師有意顯顯神通，也就答應了寡婦的請求，否則怕要受人恥笑的。

要顯出靈異，實現奇蹟的工作開始了。雖然不用規外的財帛，應例的酒飯總得歸伊備辦。伊係出自至誠，當然慷慨，這樣吃盡了雞，也吃盡了蛋，又賣掉了羊，空虛起來的小屋，依舊回復了當年的闐寂和愁慘。然而比起將要出現的奇蹟，這些又算得什麼呢。

每挨過一日，伊即覺得和丈夫更走近一步，自己年輕了一歲。伊懷着新的喜悅

同驚異，祕密的計算着以後的生活。伊決定跟那個人和好；雖然錯全不在伊，但應該更加原諒他，不使暗雲再在恩愛的日子上面出現。要勸勉那人拋開邪徑，鼓勵他加倍工作，伊自己捱餓都行，一定弄點積蓄，實現那個夢——買一匹毛驢，去城裏做麵粉生意。伊想像着那個人重新出現在村坊上的情形。啊，多麼大的激動，多麼兇的騷擾！鄰舍們流着淚，驚喜欲狂，也許會繼續三天，到處是浮揚的歌唱……但老夫婦要開始恩愛的生活了，從前他們幾乎是兩個不相干的人。他們要修理這已經不行的小屋。

日子擦過日子，寡婦已聽見那個人的腳步聲，驚喜後面不安暗暗擴大。那人墳墓裏住了好幾年，會不會變？假如仍舊是活在世上的樣子，仍舊賭博，酗酒，打人——

「全死了罷！全死，唉，你們……」

這是那個人死前不久搥打伊時的咒罵。寡婦驚恐了。

假如那人變過一番模樣，一個幽靈出現在村坊上，像故事中所說專門吃人的

死屍青的臉，眼場成兩個黑洞，滿嘴獠牙，手像鈎爪，一身白毛，只會直腳跳……寡婦昏亂了。

恐怖日宜加深，終於生了根，伊不能入睡。

看那法師拚命顯神通的情形，亡人也許會提前復活。他偷偷他爬出墓穴，溜過田野——唳察——趨沙……她等待着：一陣風，門開了，送進來冷冷的屍首氣息，門檻下立着一條黑影，沒有耳朵……

然而一切都平靜，度過第九十九日，現在是夜間。

不幸的屋好像一座小小的墳墓。月光穿過小窗，照亮灰暗的四壁。老鼠吱吱磨着牙齒，風在林子裏呻吟。

唳沙——趨噪——唳沙……

脚步聲又近了。伊冒着汗，恐怖令伊發抖，希冀又使伊心跳。

趨察——嘍沙……

寡婦戰兢兢摸出小屋，月光下，只見一條影子一晃，迅速的向河邊溜了過去。

河上吹過微風。一隻鷺鷥在水濱守候魚蝦。沒有人。水平靜的流着，亮亮的發光。

田野的月亮照過不少美麗的故事：森林女妖的私語；雙雙戀人的情話；一聲胡角吹破的中宵；身著縞素，長髮披肩的少女，佇立河邊發出惆悵的嘆息；年少兒郎太激情，低聲吹哨，匆匆趕着去幽會的路。世界迂緩的走來，跋涉過一段長長的路老了。月亮卻依昔年青，像一支情歌。青冷的光沖洗着莽原。遠處睡着村落煙也似矇矓的黑影。

那寡婦沿住河岸，急急橫過田野。蚱蜢慌忙逃竄。遲荳發散着芳香。收割過的土地很鬆軟。露濕的枯草在腳下瑟瑟的響。

河岸上，矮樹蓬里發出啾啾的低語。寡婦停住步。匆促的奔路聲正從後面趕來：

嘍沙——趨察！

伊一回頭，正和那個人打了照面。正是他，青癩的臉，深黑的眼洞，沒有耳朵，吐出紅紅的舌尖，惡意的笑着。他狠狠的說：

「死罷！全死了罷！你們……」

伊發一聲喊，直向田野深處衝去。伊聽見乞乞的笑聲。

正亂紛紛向前逃奔的伊，那聲音迎面截住：

「全死了罷！全死了，你們……」

一看還是他，正從河上一路滑溜前來：青癩的臉，沒有耳朵……

寡婦混亂中落荒而逃。

現在伊覺得要擺脫那個人，可是無論投向哪裏，那個幽靈恰恰趕得及立在前而，向伊癡笑。

月亮紅着臉，躲開這荒涼的地面，河上升起絳色的霧。起早的莊稼人經過河邊，一面揉眼睛，一面打欠呵，懶洋洋走着。忽然一聲怪叫，那聲音一陣風把他送到家裏，

只嚇得嘴臉白光，不停的打着響牙。乞乞的告訴老婆說，碰見了淹死鬼。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

巨人

在那裏，永遠計算着小錢度日，被一條無形的鎖練糾纏住，人是苦惱的。要發洩化不開的積鬱，於是互相毆打，父與子，夫與妻，同兄弟，同隣舍，同不相干的人；腦袋流了血，掩創口上一把烟絲：這是我的家鄉。

我不喜歡我的家鄉；可是懷念着那廣大的原野。

有時也想，假如一直「打開」在那方小天地，現在人會變成怎樣。這時面前便出現了那個長工。他叫抓。

夜色密覆的廢宅，四周圍繞着廣大的荒園。崎嶇的園牆，泥土經不起風雨剝蝕，已經頹坍不堪。牆角下生長着樹蓬，地面坎坷潮濕，這裏一段朽木，那裏一堆爛稿，暗暗散發着霉腐氣息。夜已深。空中蝙蝠軋軋的飛。抓手執長矛，穩重的步伐在荒園裏

逡巡，狗在左右打溜，那模樣直像一個古代城堡的守衛。他偶爾立住靜靜的瞭望，看看老榆上的鴉巢，看看遠處的星斗，好像站在高山上，前面正展開一座燈火輝煌的大城。這時一隻喪家的狗或夜行的貓跳過牆缺，他的狗就衝上去，他則一聲不響又繼續向前巡邏。

我的認識抓是在十年前，他到廢宅來當（「一夫當關」的當）槽。這個人瘦臉子，突出的下巴，沒有鬚鬚；額骨在眉梢那地方特別稜起，眉毛也只有稀疏的幾根；小眼睛，看不出什麼靈光，可是挺有力，不倦的射出生命的火花。那一臉坎坷的肌肉，凝固的倔強執著，全部像一顆燧石。

那時這顆燧石已是五十歲上下的人，飽嘗了人情的冷暖，經歷過世事的大小變遷，但歲月沒有衰老這個人，馴服這個人。他工作，他走路，脚手全同年青人一個樣，輕便，總聽不出聲息。一身的邪精力，充溢着野性的鋒芒，好像連時光也怕他，不惹他，只好偷偷躲避開從身邊溜過。

總之，是一個想也想不出的怪角色，一個魔鬼的化身，曠野上的老狼。

最初他一口「下邊」口音把我帶進了幻想的世界（所謂「下邊」乃指淮河流域而言。）總以為他是漂洋過海的異鄉客人，一定見過不少世面，如我那年齡所聽說過的：靜的河流，白的帆，湖上的水怪，大草澤的黑夜，打唿哨的強盜，唱採茶歌的婆娘，開風流店的姑娘之類，還有一種生活在這方小天地間所共有的觀念，對於流浪漢的不信任，覺得是另一天底下的人，靠不住。看這模樣又好像什麼全做得出，也許會殺幾條人命，也許放一把大火燒盡全村，也許什麼更驚人的事，然後乘着黑夜一溜烟逃得無影無踪。

然而揣測錯了；後來才曉得抓原也是本鄉兒男，出生於一個莊傢人的茅屋裏的。行五，也是最後的小子，所以取名「抓」的罷。

這中間便發生一件動人的故事，決定了抓的一生。

抓原是快活的孩子，頗有點野性。夏天給牲口割草，瓜田裏嚇嚇烏鴉；秋季燃起

野火燒白薯；暮春則從老屋的牆洞裏取出鴿雛，雀兒，養在籠裏，打攪得斑鳩也休想安甯。終年搭進孩子夥里，打架，吹哨，唱路戲，衝進遠處的小河洗個野澡，一看見兔子便一片鼓噪，邪許聲震驚原野；這樣他平安的送走了童年。

一交上青春，表面是老實，心里可更不穩靜；走路唱着小曲，聲音激越的打着顫，心里的鳥兒開了叫。這根「沒羽箭」拋棄了雀兒，丟開了鴿雛，一意去尋能言鳥。

打得的鳥兒是一個素相識的姑娘，而且火熱的愛上了。心下自然甜蜜蜜又酸溜溜，說不盡的味道，弄得人不曉得是笑好，是哭好，只想生出翅膀飛上青天。覺也睡不成；偷偷將被窩向莊稼叢里一丟，便趁着黑夜去打野。

鬼知道怎樣安排的，那個五弟的愛人到時候嫁到他們家里，竟做的是二嫂。青年的抓既在愛情上栽了一交，便默然離開家鄉，獨個兒江湖路上去放蕩。

爲着忘記不幸的遭遇，消遣傷心的打擊，當初也許抱過同這片小天地永別的決心。他在「下邊」無聲無息混了二十年。不曉得是怎樣的誘惑，一天晚上他返回

故鄉。他忍不住時時迴望着田野。他打聽着路徑。人家以奇異的眼光招呼他——

「那裏來的呀，客倌？」

當他說明來歷，村坊上起了一片驚呼。

沒有人還以為抓活在世上的了。

世界已經過一次變動，全改了模樣，連他自己。

抓走時帶着一個青春；他拏那青春換回來一個中年，一頓子邪性，一口「下邊」話。他本不是尋寶的人，還學上了「不能跟錢過夜」的脾氣。

人好就好在會忘上；哪怕恨死了那地方，隔的日子一久，也就覺得還有點可愛。假如推測的不錯，抓也正犯了這症候。歲月既遣散盡，一股燥氣，時光的浮塵又暗遮掩住人間的怨懟，胸中的鱗傷；于是田野上的笑聲，平原的風光，故人的面貌又在他心頭顯現，燒起懷戀的火，他想看看故土可還是當年的樣子。

抓既到家，哥嫂已經生養一堆兒女，論理他該回頭走路。可是他沒有。他留下了，

做了故鄉的客人，充當一名長工。

據說抓兄弟之間極和好，錢財上從未發生過爭執，同那位曾是戀人的二嫂又特別關切。這樣說，愛情那永遠青春的影子還一直封存心里，他祕密用心血培養着那朵花；不生長也不結菓的花，在遼遠的過去里灼耀着金色的星火，流放出薄暗的芳香如烟。

抓耽擱在充滿生命同情愛的回憶中了。世界卻不會煞住脚步等他。故人已非走時相處的人，那時都多麼年青呀！好像只一場好睡，全成了卑瑣的老頭子。他以孩子的愛惡做着事，也許自以為還白駒似的年青，年少的卻遠離了他。他喜歡孩子，哪知變得孩子也生了怕心；古怪的老傢伙！他只好從人羣中退出，獨自躲進想像的莽原上去消磨日子。人家各有相好，這是說「連秦檜也有三個朋友」；他呢，在家鄉算一位客人，像那隻獨行的貓，他有着機祕的靈魂。他坐到簷下，那裏便升起炊煙，走在路上，旱烟袋是一路呻吟。但總不大開口。

他愛着狗和貓。

世人當初曾以「朋友」相看的，我想——終於無法瞭解，把他交給魔鬼，暗暗嘲笑去了。被愛情蹉跎的抓，也從不明白這個爲雞、貓、狗爭吵的世界，把牠輕輕交給魔鬼，讓那些苦惱的人爲屁大的事去拚命。他立在和平地帶吸着煙，震動着小眼睛看他們肉搏。

「自家親兄弟，」他低聲自語道，「打出什麼油來呢！」

但依舊平靜的吸着煙，震着那隻小眼睛，守候這齣全武行了結。

于是他才子的走回廢宅。

廢宅當然是廢了的，不住人，就好比一座古刹。他就是那唯一的火頭僧。伙伴是一槽騾馬和牡牛，兩條狗，一匹貓。

一到晚上抓將食物進來，畜牲們歡迎了他，爸爸似的哩。牲口在槽上慢慢的嚼，他在槽下慢慢的嚼，狗這邊嚼，貓那邊嚼，情形像一個小家庭。他的貓狗也和平相處，

從不相打。飯後一袋煙，是他一日中頂快活的時間，一場談話自此開始。

「那里去撒了一天野，姑娘？」

對於那貓總是這樣的稱呼。烟鍋吱吱的叫。他眼裏放着光，慈善的好像會說話。「唔，」他自己回答了，「捉一老鼠，還有呢？」

當他發見狗也等待愛撫，便將貓輕輕放上床。

「唸經去罷！做姑娘的唸經，見過不要臉，不要鼻子。」

還照例加一番訓誨，說是明天要起早，畜牲懶了也不行。

「你們倆呢？」

兩條狗一齊撲過來，搖着尾，還唧唧的叫，嘴就一直往臉上伸。

「急了，急了。不許胡鬧！」

他打着哈哈，將牠們攬頸子夾住，一面摩挲，一面說：

「打了架嗎？打在這裏唔儘不聽話出門胡鬧……這是身好皮襖，冷嗎？不會冷。」

的，穿着大皮襖呢。」

怎樣想的呢，他竟逼狗學人的樣「親一個嘴」

一次在離村子老遠的白楊墳裏躺着。空氣是芬芳的，充滿野味。草地上開着金色的同粉紅的小花。正和死一樣，一切都沈浸在下午的安寧裏，沒有血，沒有淚，沒有哭泣，沒有咒罵，沒有瘋狂，也沒有人來騷擾；展開着自由的大的原野，總之，是和平的天地。望着流雲，聽着飛鳥，抓以爲我睡熟了。他唱一隻「下邊」的歌，簡直破了天荒。忽然他停住，卻大聲呼喊道：

「小兒！」

莊稼叢裏應聲衝出他的狗來。

「模糊臉，你照照鏡子，你模糊臉。醜啊！坐下，坐下，對了。」

他低低笑着。

「捉的兔子呢，唔自己偷偷吃了？不要你了，不要了，這樣的饞嘴？」

好像正對着一個人，他一句句從畜牲的眼里取得解答。偷偷望着這場而我想笑，可是我終於勉強忍住，是怎樣的光輝呀，那顆燧石！

「你荒唐慣了，」停一刻他說。「幾時娶老婆呢，小兒不行，有十七八的人家也不嫁荒唐鬼。荒唐鬼，荒唐鬼……」

假如以為抓是一尊泥菩薩，去試試看，他會馬上變成老狼，一聲不響把人搥成爛泥。

也許以為他造作，是無賴漢，再不然準有七分愁；然而一個孩子不是會鞭着石頭說，「你走哇，走走我看，」跨上竹竿當馬騎的嗎？

再不然，是覺得這個人醜極了；這正和我們隣居二大娘一般見識，當抓走過時，總笑嘻嘻表示出「嚇，多麼古怪的傢伙，」的神氣。

冒過風浪的人善緘默。失意的人愛醉酒。而抓卻迷戀着六顆骰子。賭博場上也確算好漢，半個新年沒過，他揮霍盡全部工錢，安安穩穩躲進馬房裏去害病。

每逢節日他總倒點霉，悶住頭睡一半天，準極了的。他討厭那種吃法，據說是如此。有時縱非節日也得倒點霉，原因請不必問，讓他安靜點。連畜牲也霉氣滿臉，學學知趣是怎麼回事。抓發起火來可惹不得。

有時也真會害病；但抓是既不信神鬼，也不信醫生，他一頓頸死筋和病拚性命，每次都勝仗。他沒有死。他有那麼壯。

要說抓的毛病，可就多了。臉上原暖溶溶出着好太陽，會忽然陰了天。有一次正收割小麥，意外的他低聲對廢宅主人說：

「不幹了。」

「爲什麼呢，這又是怎麼早不說？」

「不爲什麼。就是不幹了！」

他彳亍上了自由的路。

第三天我發見這個人已經重回廢宅，寂寞的在牛槽下嚼着飯，我感到悵鬱。

此後我又看見六十多歲的抓。因爲風聞他一點戀愛故事，很想探聽出底細。可是他不等開口，道聲：

「回來了？」

拏起鐮刀，逕往地裏去割穀，單留下一股青烟。

望着那後相，忽然省悟到——

「一個祕密的靈魂，然而和平的靈魂。他需要單純的生活！」

抓懷着一心隱傷，駝起滿肩不幸，早忘記了說話的必要。否則他也會喊：「吸了血，還造花樣打擾人家不安，你們這些混蛋！」

也許世人是對的，抓是一個魔鬼，因有他不頌揚節烈，不輕視淫奔，也不勸人做奴才。他沒有拏禮教嚇唬過年少的。他一生愛着自由，憎惡的是繁瑣。

他立在流光的海裏，人的海裏，歲月逝去了，人也逝去了，他孤立着。他永遠年青，讓隣舍們爲着雞貓狗的事去爭打。

一九三六年六月。

村中喜劇

乾契家也有過「黃金的童年」，卻不被注意，人家都說是從石縫裏跳出來，一下子，好像人只在大樹下扎一個眼，他便出現在這世界上，成了丁。但這並不確鑿。當羊同驢餓得叫喊的時候，爹爹便注意到他。

「割草去罷，雜種！」

總是這樣簡簡單單的。於是割草去了。羊號着，轉着圈子，繩纏住頸項，幾乎在樁上吊死。驢是不會將哭充飢的，急出火來的時候只一坐，一溜煙奔向田裏去了。草籃還睡在樹叢裏，空空如也。他呢，也在頂涼爽又不易被發見的所在，甜蜜蜜的睡着，噓的打着鼾。但多半是搭在孩子伙裏去捉「佃哥兒」。這樣到太陽放起燎原大火，村莊變成濃濃一抹墨漬，肚子雷鳴，才想起空着的草籃。割滿一籃草已不可能；卻一

點也不發慌，鼻子哼着「走一溝又一溝」胡亂弄來幾棵莠草，支架住籃肚子，却掠似的搜集點「兔兒酸」及星星之類覆蓋上面，看去竟是滿滿的。於是暗自笑一笑，抹抹眼，擺出老成模樣，回家交貨。

一到家門，老子的棍棒歡迎了他。

這種家法，是祖傳教育兒孫的方針，所謂「棍頭出孝子」的就是。認爲出息聰明，才能是打出來的。

老子說要把皮揭下來，打得像一顆爛梨。娘又早死，無人庇護，三十六條計，只有逃走的一法。老頭子又當門堵住，橫豎連縫也不留一條，他抱住頭——經長總是爛梨也似一顆頭，號呼着搜尋出路。發見童養老婆笑着，竟那樣得意而且輕蔑，指尖畫着臉蛋羞他，就動了大丈夫的火，威嚇道：

「等老頭子一死，看不會把皮給你翻轉來，有你騷的！」

童養老婆把嘴一歪，咕咕着——

「翻嗎，哼，那就翻罷！」

可是來不及聽見，順着暴雨沖場的缺口，草狐似的爬上牆去，逃跑了。

這樣成了丁，合了婚，老頭子一死，就真正是一家之主。小兩口兒過日子，不必使心計。自己種得幾畝田，也大可以自給自足。可是不行。老頭子一死，直是脫籠之鳥，馬上把羊賣出，量了布，命老婆做起大衫來了。名爲莊稼人，田裏總不見他的影子。搭進遊逛漢的隊裏，嘴吹着哨子，終日在集鎮或鄰村上溜，好比野狗的一羣。這種人鼻子是尖的，一聞即知某村有風騷娘兒們，一聞即知某村唱戲，像黃鼠狼嗅着雞一般準確，那便真狗也似的一哄趕了上去。這夥兒郎有記號，正如同口外來的馬羣，到處哨聚起來，結成自己的一團。兒郎們會聚一處就是吃酒，水滸寨派的吃酒，吹着野話，批評着娘兒們，談論着大計劃。譬如某地的那小子總要給他點顏色看看；有福共享，有馬同騎，一定要和桃園結義的劉、關、張比一比等等。最後少不得再將自己的俠義宣揚一番，嘴就插進了酒盅。灌一肚子黃湯，醉了，於是大家互相嘲笑，打將起來，拔了香。

等到酒醒，又買來香燭紙碼重去關帝廟裏燒，說是不打不成朋友。

因爲吃得強壯，一身精力無處發洩，就拿狗做對手，偷偷提起後腿，也不管怎樣的叫喚，一氣旋牠十八個圈子。放開之後，狗也踉踉跄跄，喝多了酒似的。

遊逛漢們的穿著也有點別緻，經過一番考究的。帽子照例嵌在額角上。一條板帶束腰，扣全撒開。衣褂雖只內外兩件，而那領子可驚人了，纍纍贅贅少說也有五層。如此古典派的裝扮起來，任怎樣看都充滿着英雄味。千古英雄到處與衆不同，原都帶點浪漫派頭，這也無怪。

但有時也倒點小霉，碰着釘子，被人家搥打。英雄們有眼亮的心竅活，一看不是對手，撒腿跑了。正是好漢不吃眼前虧。賸下的蠢貨們原也想溜開，無奈已被揪翻，掙脫不得；豬仔般哼着，雖然還罵，人墊在拳脚下，早已成了一堆爛泥。

事情是不大體面，他們自己也覺得，非拿出點顏色來不可。那便由剛剛賺得一頓好拳腳的出頭請一次客，好漢們乘着酒的豪興，一哄奔到那人家園裏，每人摸滿

滿一禰筒瓜，再不然就去剮下樹皮，映着夜光，白亮亮像雪柱的林那麼好看。打量做下的成績，料得又無追兵，笑了笑，滿意了，大喊一聲——

「爺爺們去了！」

興冲冲唱起「小二姐做夢」來。

乾契家儘這樣遊蕩，荒唐，到收穫時一看，糟了，田地也荒唐起來，竟像一片小草原，昌茂得胡草似的，莊稼早被吃了個精光。

還有那驢，乾契家爲着牠不知挨過多少好打，也瘦得四根腿撐着一張皮。因爲一天都在田裏，吃了穀麥，踏毀瓜同紅薯，後腿被鐮刀勾開一條縫；招來不少蒼蠅，儘嚶嚶吵嚷不休。驢煩亂的蹬着蹄，搖動光禿禿的尾巴，一刻也不得安寧。

小屋破了，歪歪斜斜想倒下去睡覺。牆不知何時塌掉的，一望就是曠野，簡直用不着從大門進出。因爲來去毫無遮攔，別人的狗，豬，雞，牛犢也就大模大樣在天井裏撒糞尿。乾契家一回來，便向老婆發了脾氣：

「你，木頭做的嗎，你？」

「木頭罷。」

但一轉臉，可嘀咕了：

「男子漢總是草包！憑着會喝四兩貓尿利害的吧？那可不稀罕，離成龍變虎可還遠着！」

乾契家沒事做，心裏煩，總想搬弄點是非，看見驢在啃小樹，就跳將過去。

「沒事做就想成仙，你嘴癢，你嘴賤，總有那一天送你到屠戶的鍋口上！」
而且落落實實打了牠兩個耳光。

那驢正和主人一樣，一向荒唐慣了，總愛追求異性，在自由的天空下撒野。聽說要送到屠戶的鍋口上，覺得不是好去處，動了脾氣，人似的立起來，怪聲怪氣大叫着，敬奉主人一下後啼，直向田野馳去。

「捉住，捉住！」

這樣喊着，老婆只是不理，而且喜洋洋滿面春風，乾契家認爲這是賤，會招來牙狗的；一靠在野男人懷裏就戰戰兢兢，骨頭縫裏也發酸，全身軟綿綿，暗中什麼全做得出。這樣一想，大大動了火。

「儘母狗樣浪着笑罷，防着不揭下皮……早晚是屠戶鍋口上一條路，我把你宰了，跟那驢一樣，怕你笑！」

兇殘的露着牙，完全是過世的老子那副模樣。

女人啐口吐沫，哼了一聲，倒不戰兢兢。連「揭嗎，那就揭揭看」也不屑說，輕蔑的笑笑，挽起條籃，哼着曲子，一路揚長去了。

說起這女人，倒是極矯壯。因爲自幼和孩子們逗慣，所到之處，無不歡迎。帶去一朵春風中的花似的，野漢子嗡嗡嚷着，將她環圍起來。所走的路上，總有人尾隨，一停下來即挨將上去，恰像二八月的牙狗。正同母狗一樣，對於牙狗們也有一番選擇，落選的受了嘲弄，當選的卻獲得一聲「草包乖乖」，似乎也不怎麼光榮。

縱然這樣，青年人眼裏還是冒着火。這火燒開了許多心竅，也有的發了昏，覺得做什麼都不妥當，什麼全不做呢，光睡覺也不妥當。有人常在小河邊打溜，痴呆的想：如其一旦來洗衣，那就用兩臂纏住，死也不放，拖進矮樹叢去……也有人臥在樹蔭下，發火的想：最好脫得赤條條，乘夜間不防，小牛也似奔將上去，那麼……：叫聲乖。

「只管跟那騷貨放蕩罷……」

老子們着急的罵了，說是要把腿損了的。

然而不行；小子們好像發了瘋。

「走一河，又一河，

河河裏頭漂白鵝……」

這樣唱着，一溜煙跑到曠野上，張開鼻子，嗅那女人的踪跡。

這女人，自然是世人所謂放蕩貨。但對於乾契家那種男人倒極有用，是一個出

色的老婆。

乾契家儘沒頭沒腦放蕩胡爲，人人說要場台了，可是並不會真的應驗。譬如田地的事，老婆指定所謂牙狗們去做，錯過這特權的反而悻悻不悅。乾契家又愛沾惹點是非，那要打下來的人一想，使不得，說出來總是：『看契家婆情面，且饒這遭。』縱真的槌了一頓，摧命拳總是收住的。還有一層，乾契家自以爲是場面上人，喜歡結交不三不四的狗肉朋友，老婆恰就有引誘沒頭沒腦一類傢伙的本領。要表示密切，非弄出點關係不可，最好是認乾爸爸。這種聯姻妙法的發明人，已不可考，但總算妙極，一定用掉不少靈機，耗空心思才想出來的。因爲一有了這關係，正如古人所說「通家之好，何分彼此」了，兩家從此即可隨便走動。乾爸爸們的確數不會統計，也沒有註冊，無從明白，據好事者說，要請一次「乾爸爸」客，至少會佔三張席面去。可驚的倒是契家婆尚不會養出頭胎，肚子裏好像也還空空如也；即使性子急，努點力，打破自然的限制，從今天起一年一個加速度分娩，專爲人家生乾兒子亦非下二十年苦

功不可然而休忙，各位乾老頭還年輕，雖愛沒頭沒腦的吹牛，荒唐，捉弄人，可是有一種崇尚文雅的痺好，磨得一身好耐性。看看契家婆矯健的體格，又有那麼飽滿的肚子，斷定必然養得出出色的孩子，不禁擠眉弄眼，暗中高興。

其中的名人是退伍排長，文武全才，未來的乾爸爸，荒唐漢的頭目。雖不會做下驚人的事業，倒幹過各種勾當。本來正在割麥，忽然靈機一動，一心想出人頭地，發筆洋財，於是拋開鐮刀，投軍吃糧去了。一幹就是八年。不幸剛撈到個芝麻大的官兒，火線反敬奉一顆子彈，一套破軍服，一身虱。在村上三條腿跳那麼一年，最後在小腿上打着一個記號，待要回任，那支軍隊可塌了台。後來一面唱軍歌，一面踏機器，軋棉花。接着是担雜貨箱。機會一到，掘起戰壕的時候，便當了村裏的首腦；戰爭過後，地主老爺又將他趕掉。於是充任糧行的賬房兼經理。但是不幸的很，凡他所到的地方，好像連場台也一並帶去，本是好好的局面，一下子弄出幾個補也補不住的大洞。最後伙伴們哭喪着臉，說了：朋友，你才能大，主席也做得，請去唱軍歌罷！又暗中送了渾號，叫

做「鬼火」意思是一捉也捉不住的。真是出色的名子。

一天興頭好，唱着「十八摸」鎮上去趕熱鬧，那模樣就像從巖上撲下來的鷹。看見契家婆在河邊洗衣，轉了念，脚步陡的煞住。裝模做樣的看看天，又向四週打量一番，鼻子嚟嚟的嗅着，弄着眉眼。

「唉，這樣有錢難得的好天氣……真是發昏了！我還道什麼香，原是一朵花。」
又嗅了嗅道：

「好香的花！」

「花又好，花又香……要摘可扎手！」

女人順手撩潑過水來。「鬼火」動了興，心頭醺醺然，趁將前去，挨肩坐了。嚟嚟的咕嚕着，「不怕扎，不怕擰，只怕……」動了脚手。

「人來了，人……草包乖乖！」

女人只一擰，豐滿的身體已經魚兒似的從懷裏溜開，了亮的笑聲震驚河水，沿

着河岸逃走。「鬼火」也鯉打挺一躍而起，尾後追了過去。輕輕的笑着，喘着，兩個人低嚷一聲，鴿子也似撲進矮樹叢。

太陽照耀河上。河水在葱綠的岸間懶洋洋流去。魚時常躍出靜靜的水面，拋一閃銀光，渦一個圓渾。但水仍旖旎前進，彎過爲樹木遮隱，沈溺於古代迷夢的村莊，經過如煙的柳蔭，分開浩茫的四野，發出閃閃的一派白光。啄木鳥在林裏不倦的敲擊。河上升起溫膩的蒸汽。氣朗雲淡，野曠天青，微風醉人，癢孜孜彷彿心裏丟失些什麼，又生出些什麼，正是青年男女的好天氣。

這時，村漢叫做四亮的駛着拖車，向田地進發，正經過河邊。一路吹着哨子，鞭罵着畜牲：

「哨！你慌的什麼？饞嘴！」

聽得矮樹叢中私語，停了下來，偷偷溜近去，看清是那對男女，向着樹叢便是一個響鞭，大聲呼喊道：

「捉住，捉住，一對小兔！小兔，好體面的小兔！喔喔，捉住呀！哈哈……」

樹叢裏人聽見嚷，蓬的一聲逃將出來。契家婆看見四亮快笑斷了腰，「鬼火」排長又一頭撲進河裏，罵道：

「兩隻牙狗，兩隻牙狗！」

嘴裏慌慌張張哼着：「草包乖乖」撈起水淋淋的衣裳，咯咯笑着，直投村莊而去。

契家自己雖愛浪蕩，老婆也去打野却難以忍受。

「不怕又開腿找野食。野食香，去儘着肚子裝就是一。養下小狗，哼，那就教你嘗嘗味道，吐也吐不出，你瞧着！」

揮起拳頭，做出要打的樣子。這話有道理。男子漢做什麼全一樣，女人，可不行，爲別人養娃子算什麼？豈非祖宗靈位都顛倒了！祖宗的祖宗都如此說。男女不能相比，女孩子出世，灶爺也撇三天嘴。但老婆卻不遵服。

「打嗎，」她說，「那可不怕！剛也不懼！真的弄出來再說還不遲！發你那牛脾氣！」

「養出來？剝不了你的皮！養小狗，好漂亮，養野種狗！」

「自己沒本事，請放心罷，總養出來你看——」

於是，乾契家奔上去；氣成了炸藥罐。老婆可不怕；她看透男人的弱點，知道是稻草紮起來的傢伙，只在嘴上用功夫，做起事來全不行。男人發脾氣，她反而啐吐沫，輕蔑的笑着，點着腳，蜜蜂似的哼起小曲來了。對於咒罵毫不理會。如此直到乾契家氣得變成皮球，她才鼓着嘴說：

「氣當不得飽的，草包乖乖。狗食在灶上去罷！」

六月初一是鎮上會期，端午後的第一個大節目，那歷史的悠久就說也說不清。

「Dahai帶把兒的聽着，起駕了！」

「Dahai, Dahai起駕, Dahai！」

這樣沿村坊邪許過去，荒唐漢招集了同伙。星宿燿燿灼燿，空氣潮濕溫暖，夾着陣陣的草香穀香。蚱蜢吱吱求歡。螻蛄的暗中長吟。行人踏着黏濕的路，不時迸起水潦。好漢們打着嗚嗚的唢哨，一陣風看夜戲去了。

荒唐漢們一到會場就哨聚起來，羚羊似的。買了天下第一的手牌香煙，每人都須刁一枝，克兵克兵嗑起瓜子來了。模樣也正同大兵一樣有分教，識趣的馬上躲出一條路。戲例來是看第一排；因為要看得清楚，一下子便站在人家脚上去，吵起來總是：『可不是沒名沒姓的，你沒長眼嗎？』其實踩的還是人家的脚。於是，起了哄，也不誰的頭臉，誰的大腿，用搥泥的功夫亂打一陣，看見自家仇人，就窺準要害，暗中敬以摧命老拳。隨後嗚嗚打起唢哨，又一陣風逃掉，追也追不上。跑了一陣，看看追兵已遠，手一揮，大喊一聲：

『吹，爺爺們去了！』

互相笑一笑，誇着功，蜂擁到一處機密所在。但當好漢們吃酒的時候，卻不見了

「鬼火。」

「喂，伙計們，那個捉也捉不住的哪裏去了？」

「誰，「鬼火」嗎？只怕搥成肉醬了，我看見——」

「捉也捉不住怎能搥成肉醬？我看你頭上倒着了一腳。那傢伙心上有十二個眼，眼眼有十二個彎，倒怕誰家娘兒們被窩裏鑽進了野老鼠！」

「哼，也不是有種貨，我倒看見溜了的！」

這樣各自發表着卓見，可不曾忘記酒。飲法的豪爽，酒量的洪大，只有「响馬傳」「水滸寨」才見得。起初是行酒令，繼以化拳，輪流把盞，挨次而進，還算文雅。後來可就自由行動，像灌鼯鼠洞一般的了。

乾契家回家的時候，已是夜深。一隻吊桶似的幌幌蕩蕩，穿過黑暗靜寂的田野，也不知所走的是田裏是路上，還自以為駕着土遁。糊裏糊塗摸上家門，正待進去，一個黑影衝了出來，兩個人恰巧撞個滿懷，於是扭作一團，打將起來。稍醒之後一看，那

人原來不是別的，正是「鬼火。」

事情的顛末雖嚴守祕密，第二天村里的人卻已明白。乾契家正要到忘記了數年的田裏去，適巧路逢四亮，那村漢擠眉弄眼，嘲笑道：

「聽說夜裏你捉住一隻野兔，乾契家自己動手做乾兒子，那到不壞！」

「不是人朋友相欺，媽的全沒人糞。呸！」

他啐着吐沫，跑進田裏，向野草發洩憤火去了。後來老婆養一個肥壯小子，叫做

陶氣。

一九三六，二月上旬。

路上

丁祭那天，有兩個鄉下人進城。這確是一欸大事。入得市來，四只眼睛有點發花，像遊地府，也像逛天堂。總是那樣子，角角落落都看過，連露天便所也察視一番。足足玩夠一天，覺得似有點天堂的景象；可是不怎麼合乎理想，又一下子跌入地獄。但花樣畢竟多，不像鄉間的單調，猶之出洋考察，兩個人各從城裏帶來一肚子印象——真是滿滿一肚子，腰都弄得硬梆梆，非口袋似的回家一股腦兒抖個精光不可。交酉時分，天氣涼爽了些，兩個人也就出得城來。官路上走着，長長的黑影做伴。天時向晚，無怪要急急趕路。

年長的老兒這肚子印象，據說攸關國家命脈，世道人心，擠擠弄弄總不安分。肚子住它不下，只想一氣湧出，騷擾得心肝喉嚨都有些癢癢。

「洋罪受夠了！」

那老兒也如此想。

現在既恢復弛廢了多年的春秋大典，不久也許還會帶來當年的盛況。至于前代好在那裏，也不明白，而現在的壞可清清楚楚覺得。他雖不敢擔保從此會天下昇平，談談總覺不妨。古時候的東西有味，耐嚼。

年青的少年人在前面匆匆走去，毫不等待。對襟小衫敞胸，迎着微微晚風，飽張開直似兩隻白色的翎膀。一手挽着耕地用叫做「鐵牽」的環鈎，鏘朗鏘朗的響，邁開大步，興沖沖就說不出是怎樣一種神氣。老兒個子瘦小，是稻草人似的角色，又馱着老大細綿線，哪裏趕得上。那蹣跚行進的神氣，煞似泥濘中的烏龜，一條長影，好比徜徉沙漠上的單峯駝。

「年青的那位，」一番躊躇，老人終于忍不住喊了。「儘慌裏慌張急脚鬼樣可不行，要壞事了，這樣的老牛破車會經得住你拉嗎！」

少年的兒郎煞下脚步，當路立住，鏘朗朗提「鐵牽」的手一揮，嘲笑道：

「這才算怪！吃飯年數多，應該骨頭硬，譬如「邊牙」的騾子罷……你呢？難道不吃在肚皮裏面嗎？且問你。」

「皇上老子年紀大，可連鋤杆也捉不得！」

老人咕嚕着，捱磨近攏，肩膀一聳，那大包綑已滾上青年人苗實的脊背。什物交換了拿，他喘着氣，高興了。

「人好比一座橋，」他摸出旱煙管，「你不吸老古董……唔，一座橋，往上去，步好時光，節節桃花運，向下來，俗語說的好：「樹老焦梢葉兒稀，人老栽腰頭來低。」你還沒到橋頂，小牛犢子樣一心找洞鑽，跟你好比得！」

老兒噴一口青煙，猥褻的笑着，兩眼融融發光。

「噲，「琉璃場」裏是幹什麼，你猜？」他狡獪的問。

「幹什麼，」年青人眼釘住粗大峻嶒的拳頭，而不知怎的一來發了豪興，摹仿

着禮生腔調，聲音拖得長長的，喝道：「叩——首——噉……死人罷！」

「死人？」他裝模做樣擺出驚愕的色相，「這可要請教不中用的老傢伙了！」故意拋出個悶葫蘆，並不即加解釋。悠然品味着烟，眯起眼，鼻子四外嗅聞，嚶嚶有聲，那模樣賽過一匹刁賴的公驢。直到烟鍋忍不住吱吱叫喚，方來一個註脚道：

「丁祭！」

典禮舉行在原先城隍爺爺的衙門裏，後來易名遊藝場，居民弄訛了，喚做「琉璃場」。這天佈置得煥然一新，俱樂部旁的尿坑上也貼着標語，花花綠綠，好不新鮮。兩個鄉下人巡閱過街市，逛了衙門的天堂（不過比較起來，倒還是多少喜歡點地府）兜幾個大圈子，前去城隍爺爺的衙門裏小解。湊巧躬逢盛舉，台下潦落立着的，是男女學生，一看即知。要辨識台上的人可就難了。那班角色全穿戴得齊齊楚楚，一色藍袍黑褂，又都是那副「禮義廉恥」的臉兒，「親親仁人」的尊容，無一處不體面，衣縫裏也莫不滿溢着廉潔的芳芬，真是堂哉皇哉，偉乎其偉！這種人雖在台上，卻

不打面譜，要知道皮囊裏包些什麼貨色，平常的肉眼是不行的。雖然如此，內中也儘有與衆不同者在，就是司儀的那位先生。那先生雖非權要，倒是名儒，當日曾撈得一顆黃銅棗子；鼎革後看破濁世，隱休「園林」，日以供花吟詩爲事，但患着一種「小脚熱」的毛病。「恥食周粟」了多年，不知鳳凰可真會怪聲怪氣的叫喚，今番被發掘出土，名貴自不讓秦磚漢瓦，增光不淺。但頂可注意的還是那剛剪去的蒼蒼髮辮，尙留得五六寸長披散到肩際。這是公認爲最聰明的辦法，既可以進，如一旦小朝廷復辟，且可以守。只是也不免過時了，可惜得很。不過他今天卻真賣力氣，以致惹得那少年鄉下人指手畫脚，向台上評頭論足。這怪樣子驚動了到場彈壓的警察，嚇得那老兒忙偷偷拉他一把。隨後是講演，鄉下人有自家的孔夫子，聽不出什麼興趣。又看看大標語，台左貼的一張是「孔道萬歲」，右首的寫着「聖德無極」。說到那意思，兩人全以爲是一團黑墨。

老兒吸透一袋煙，霎一下眼，擺出正經的神氣，問道：

『孔夫子周游列國，你知道嗎？不知道嗎？』

列國怎麼游法，其實他也不明白。好在不相干，他只要講故事。

說是孔子一車駟馬，子路掌着鞭兒，師徒二人起程遊說去了。一日，行至楚國地面，當路兩個小兒，正在搗土爲垣，呼做城。內中一個看見車來，忙道：

『閃開，閃開！』

一個說：

『自站着，看他怎的！』

說話間，車蕩起烟塵，已經衝將上來。子路是個急性子人，看看出了岔子，忙跳下車轅，喝道：

『呸！奶娃子，還不給我滾了！』

那小兒卻不大好惹，非但不滾了，反而問他幹什麼來着，竟這樣厲害。子路正沒好氣，哪裏肯多費口舌，只了當答道：

「竹呢？」

這一翻題，險些難倒了聖人，不僅紅臉，而且打了個寒噤，連鬍子都翹起來了。誰都知道，孔夫子是通點「國術」的。他想，小小年紀就已經這樣會捉狹人，長大了，聖人的椅子必被佔去無疑。硬一硬心腸，按一下劍柄，可不曾就拔出來。畢竟是聖人，懂得殺人要吃官司，衙門那個無底坑，拏錢是填也填不滿的。于是咬咬牙，惡狠狠答道：

「肚裏空！」

孩子鄙夷的一笑，也不深究，又問：

「頂大的是什麼？」

「天！」

「天外呢？」

「還是天！」

「還是回家抱娃子去罷！」

小兒一揮手，既等孔夫子拔出劍，已經去得遠了。

故事一氣講到這裏，一個走村坊的喚郎，挑擔迎面而來。快活的搖着呼嚶，曠野上聽去是格外清脆嘹亮；嘴裏的小曲又一路唱將去。

少年人幌一下肩膀，插口道：

「當真抱娃子去了？」

「休忙，休忙。」

老兒伸直腰，裝上一袋烟，閃着小眼睛，莊嚴得近乎滑稽的模樣，這才稍微鬆散一下。

「子路追趕了一程。」他說，「連孩子的影也沒捉到。師徒二人垂頭喪氣，直投魯國大道去了。夫子說過：『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在家怕老婆，種莊稼，抱娃子算不得丟臉，不的姓孔的不早就絕了種嗎，你想？」

少年人低着頭，也不再作理會。晚陽照着他那胎毛茸茸的耳邊，潛藏着無限精

力的項背。微笑融化了那熱烘烘的臉。只見他眼簾低垂，正沈浸在溫寧，甜蜜，壯美，天真，草原也似的夢境裏一般，像煞一匹馴良的小駒。

「你想心思了，小雛子！」老兒拍着少年人的肩膀，狡獪的映着眼，又向那迷夢似的臉噴一口烟道：「那是的，像吃甘蔗，年青人都要經過那一節：心裏都要住進一隻鳥兒，一隻斑鳩，也許一隻「光棍抗鋤」！●沒人知道。可是一進去，那呀，哼，就休想再老實！」

「什麼？」少年人抬起頭，忽然領悟過來，「啐！你才是老不斷苦的老苦瓜人家正想——」

「好好，我苦瓜，我秦菽，你有道理。正想什麼呢？不要光着屁股爬人家的牆頭才

● 即文人們叫做「不如歸去」的那種鳥。雖只是鳥的叫聲，一種人聽了奮起耕作，一種人聽

了懷春思鄉，連耳朵也竟有這樣大的差異。

「好哈，哈……」

「那可也不敢說，爬給你看就是！」

不曉得有意掃興還是怎的，少年人咕嚕着，特別提起早間的遭遇。這事說起來也的確蹊蹺得出奇。

原來早上兩個人到城裏去；來到城下，時光不早，已是辰牌將盡，那鐵門卻還糊裏糊塗，彷彿睏一場大覺沒醒，關得正緊。城下亂吵吵少說也聚有一兩百趕市的人。有人說夜裏反了獄；也有的說：不對！揣測着土匪在圍城，且一定混進不少兇漢去了；更有人擠眉弄眼，嘲笑道，什麼都不會發生，只是城廂人專賴鄉下大叔們送東西受用，屁事也不理會，大便也懶得出力氣，以致養得太肥，一身牛勁兒總想弄點什麼。什麼呢？簡直想不出，發了愁。於是聰明人使出頭，建議假「琉璃場」開一次市民大會。是決定各人回家，爬上老婆的肚皮瀉瀉油，否則怕路也走不成，要四脚爬了。但大家仍搖頭，齊聲憤忿的說，「出點油倒不壞，只是自己屋裏的東西，吃也吃厭了！」接着

是重新討論，爭吵了一陣，全體贊成互惠的辦法，車輪式交換行事。於是痛耍了一夜，精疲力盡，至今還睡在床上沒醒！笑話講的不錯，贏得全場的鼓掌，喝彩，哄笑，叫吼，雖然是出了什麼天大的亂子。既到城裏一看，全城市民簡直發了瘋，這兒一團，那兒一組，然沒人信他，却都以爲大街小巷聚集着人，正曉曉不休。聽的結果，知道是承審老爺的三姨太太夜裏去看戲，同一個唱小生的私逃了去。於是出動全體軍警，全副武裝，打着燈籠，牌甲捱戶分頭搜索，鬧得全城一夜不能睡覺。然而結果也並非全沒有；丁祭的會場上，一位紳士便以「尊孔應從褒揚節烈做起」爲題，慷慨疾呼，發表了不少偉論。據說那位紳士和老媽子有點曖昧，大概是造謠，切不可全信。

老兒悶悶想了一陣，終于嘆息了。

「承審只是承審，算不得官。你想承審好是官？」擺了擺頭，吹出烟灰，總之一句話：「什麼全不是從前的樣子，全變了！春秋大祭是在二——八月，眼下是幾月？」

老兒沈默下來。紅日西墜，原野一望橙色，空闊悄寂，靜靜流着豆科的芬芳。樹木

則醉醺醺反着光。蚱蜢在田裏低鳴。鶻鷂在林中啞唳。微蟲結伍成陣，烟似的在路的人的頭頂飄揚。年少的忽然大笑，啐口吐沫，一脚踏了過去。村舍隱匿林中，炊烟縷縷，昇入晚空。迎面送來樂聲，有些像羌笛，哨吶，猶近乎胡笳，管子。音調洪潤哀婉，如在溪水濱，綠蔭下，草地上鳴咽，是村童用黏土捏得，上面鑽孔，蜜柑大小的泥壺。

一九三六，元月。

校後記

前面的「光棍抗鋤」的註脚，曾引起下之琳先生寫了一篇叫做「不如歸去談」的文章，說是「光棍抗鋤」並不即是杜鵑的鳴聲。我也是不辨鳥之雌雄的人，所以事先曾請教過辭源，另外還請教了中華大字典，兩者均云「不如歸去」者「體色灰黑」，較布穀爲大；而這裏的「光棍抗鋤」是灰色的，是小鳥，即布穀。雖然不死相信字典，但這次確無法懷疑。然而，我之所以不選用布穀或杜鵑，而用「不如歸

去」者，卻另有原因。原來有一次，一位專攻中國文學的先生聽了「光棍抗鋤」——亦即「割麥插禾」——說是「不如歸去」。我想，這位先生也可算是「文人」的罷，而且連我這不文的人聽去，也頗覺相像。於是便聯想到歷代的詩人；假如打開各家的詩集，大概總見叫做「不如歸去」的那種鳥在那里飛來飛去——而這鳥在北方是不大有人看見的，據說即長江流域也珍奇得很，杜鵑的家是在四川——那麼，詩人們又未必都去四川旅過行，豈不怪哉，想想看。手頭沒有書，故舉不出例證，但有研究過的人可以查查。我不曾到過日本，不知那里是否有杜鵑，但在日本人的作品中似乎也嘗見到。

一九三六，十二月二十五日作者。

霧的晨

深秋清晨，霧濃重得像烟，一縷一縷從樹梢，從半空中撲下來，成了烟的團，雲的團，緩緩在地面上溜，然後再捲上去。逢着這樣天氣是不會有風的，所以便成立了霧的世界。它比牛奶看去還要新鮮，綿綿捲舒着，繞住茅舍的檐角，繞住樹幹，滾過村道。偶或有趕集的人，打水的人或檢糞的人走動，腳下發出沈濁的淒達聲，只見一個模糊的影子蠕蠕移動，卻不見人。一聲咳嗽，定然格外響亮，連池畔的狗都豎起耳朵來了。不過狗很乖覺，牠並不叫，這樣早是不會有什麼歹人的。牠低下頭在嗅每一棵樹盤根，嘴裏很饑了罷，想尋得一隻死雀兒了。可是一雙眼却老望着矮牆破扉，看是否有人家可以大嚼一頓。

茅舍的頂上有的也冒起炊烟，青色的，慢慢混進乳白的霧裏。整個村舍被霧捲

着，遮掩着，像是在半空中。趕集的人，打水的人或檢糞的人，簡直是神仙。村子又是那麼寧靜，被牛奶般的霧網羅着，不應該說浸在鮮牛奶裏，是如何幸福啊！真是「和平的鄉村！」

突然狂號聲起來了，衝着「和平」的霧，斷斷續續喊着，聲音在林子裏顫抖。「發生了什麼事情呢？！……」狗也許這樣想了的。抬起頭來望望，一團霧向自己撲來，却看不見什麼。牠不得不強自敷衍門面的嗥吠兩聲，要不也不成其爲狗了。但也未嘗不以爲多事，和平的村裏，這樣的呼聲是決不比骨頭更新鮮的。

狗的感覺官能是靈敏的，似乎奔跑聲也聽見了。不知怎的那呼聲竟能蔓延全村，且拖得長長的，在梢林裏響，忽而又從茅舍裏冒出。狗是司警備之職的，發生了這樣急變，倘不到場，要受溺職的懲罰也未可知。於是決定去走走。

「也許是捉定了一隻野貓罷。」

這樣想，便覺欣然。於是決定離開池塘，不再發隻把死雀兒的瘋。然而跑不快，四

條腿打顫。可也不甘心走慢。尋聲趕去，終于到了一帶林子裏。一株大樹下已經聚集着六七個人。樹是楊樹，狗不用看也知道，還記得幾個月前曾撒一次尿在那根上。可是人在幹什麼呢？大清早起在這裏吵架，莫不是也餓得發了瘋？大概是發了狗脾氣，牠覺得這羣人非常好笑起來，但也不作聲。

「……我還說「九七小心」，他還應了一聲「小心」。看了看沒有什麼。整天爬上爬下，有什麼呢！……就在那裏，哪，那裏……」

說這話的是留住，狗認得的，沒有忘記仲秋在臀部狠狠踢的那一脚。不過也希奇，怎就變得那樣子呢，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臉子被兩塊大骨頭撐着，白得像一張棉紙糊的，不停的抽搐着，連牙也抽搐得戛戛有聲。一雙躲在兩個小洞裏的眼睜得那麼圓，圓得狗心裏都只打戰。他嘴裏流着沫，一直流到下巴那裏。他叫喊着，似乎是爭辯什麼，指手畫脚的儘指着樹梢什麼地方，嘴裏還嚷着：「哪，那裏就是那裏！」簡直是發瘋！可是好多人偏信這瘋子，大家都在望着他，且也都聽他說。

「我說你不要打，大霧，樹滑，百生法勸你，不聽。看看……那也不該教他上去呀，人家四十多歲的人。」

這當然是留住嫂。聽她說謊罷：狗心裏想。可是霧真不算小，一陣陣小水珠飄着，附在人的頭上，臉上，襠上。留住頭髮上，眉毛上都著得有水珠，臉上像剛用水洗過，濕漉漉的。狗抖了抖毛，腥氣和水珠都抖了下來。大的水滴從樹梢頭落下，嗒嗒的打在泥地上，同白楊葉上。但是剛靜下來，留住又發瘋了：

「誰呀，你奶奶……我還說，「九七小心，」他還應了聲，「小心。」……哪知道他竟會落下來。我說，「九七！啲啲……」哪還來得及從那裏，哪，只一滑，還不是一滑嗎……」

「我說，就不該打葉子，不該看看這哪值得？」

老實人馬糊叔搖着頭，半天吐出這句話。

「要活嗎！」留住眼裏格外亮了一下。但他全身還抖個不住。「什麼不都晚了

嗎，只一滑呀……哪，那裏……只一滑不是都晚了嗎……」

「那就完了，那就完了。還說什麼，都晚了！要知道……」馬糊叔搖着頭，幾乎沒有哭出來。「都晚了！九七家的呢？」

大家互相望了一眼。

「可是要不滑哩？」

這是誰，狗尋了一個遍，沒認出那個人。却發現了一件東西。實在只是一件東西，一條口袋罷了，軟棉棉在地上橫着，兩腿分開着，像打拳的騎馬勢。一支胳膊壓在身下，大約躺下來時連身也沒有來得及翻一個。另一隻胳膊是彎上去的，似乎要打人。狗覺得希奇，躺在地下還預備打人，人不能不算是一種古怪東西。可是多分是打不成的，狗看出了破綻，因為肘骨忽然從短襖的破洞裏鑽了出來。頭在哪裏呢？找了好久，好不費事，原來半個壓在肩膀下。既然壓在肩膀下，總還能看見，不過找不出鼻眼在什麼地方。狗悄悄轉了一個圈子，才看出那頭是怎麼回事：人仰腳臥着，頭却扭在

一傍，臉的大半面伏到地上，下面的一隻眼看不見，上面的一隻却看得分外清楚，因為眼珠流出來了，黑色的半個球，上面還有血塗着掛在那裏，更奇怪的是那腦勺，怎麼歪了的呢，一面平平的像一塊板，更像一把毛刷，也有血流出來。還有那嘴，幾乎沒有將狗嚇得叫出聲來。兩排牙向外出着，當中兩顆是黃的，像同誰吵架，又像要吃狗肉。牠用鼻子着實嗅了嗅，知道是七九，想起那個瘦長的人，還有那瘦長的臉。本是一個極和氣的人。但人永遠難以使狗理解。有一天不知爲着什麼緣故，九七居心要吃狗肉，幾乎沒被他一棍打在頭上：雖然事情已有了幾天，狗却還沒有忘記。倘若這時他虎的跳起，未必不會殺將過來。於是狗「汪汪」叫起來了，預先向九七示威。

然而九七不動。他假裝死。人真是狡猾的東西。

這時已嗅得出，且也看見了，血從九七的嘴同鼻裏流出，像一條小河，都匯聚到不遠的窪裏，成就了一個小小的潭。狗高興了，幾乎沒笑出聲音。「血要比骨頭鮮多了罷，何況又是人血。」牠似乎這樣想着，其實連骨頭也足足有一年沒有弄到嘴里

了。於是就試着湊過去；倒是新鮮，只嗅一嗅就知道的。不防後邊面飛來一脚，被踢了個跟斗，只好翻身打滾，一面「汪汪」叫着就逃。

逃並不逃遠，不過二十來往步光景也就站住，決心看看這些人作些什麼。同時也就想起了人的可惡。人是不大講理的，儘向人家要公道，往往自己跋扈。現在呢，既然不准別個動嘴，他們可要大嚼九七了罷，倒得等等瞧着。倘然能贖下幾塊骨頭，也還不虛此一行。

然而他們並不即時動手，還要講些什麼大道理，譬如「不得已」呀，什麼「苦衷」呀，然後再偷偷摸摸檢選最可口的拏走，要那樣似乎就光明正大了。

鄉村畢竟和平。接着霧後面鑽出幾個人，除了應有的吵鬧一陣子外，便是嘆息。大家想起死者的好處。彷彿九七仍然立在他們身旁，立在霧後面，樹梢上的水滴同樣落在他臉下，他也喃喃嘆息着：「這人怎麼就死了呢。」

他也許正向這裏來，瘦瘦的身個，不慌也不急的走着，正表明他是一個勤謹的

漢子。他長長的臉上浮起微笑，也許還多少帶一點悽苦，然而很和氣。但突然間大家都清楚起來，想起他死了，極其偶爾的從樹上摔下來死了，除了嘆息，便覺得一切都完了。

『怎麼就能跌下來呢？這不是——』

不等那後來者說完，留住就叫嚷起來：『只一滑呀，一滑還不就完了嗎，一滑哪，那兒！』

這是不錯的，只一滑一個人就完了。倘不滑呢，就決沒有人再過問，也決沒有人能知道的了。但毛奶奶說的又有道理。

『哪能就是一滑呢，』他搗着拐杖，『青楊大仙怪下了罷。勸你不聽，還是要打（楊葉）你掀他的家，你想想，不知道住着大仙？』

『要把這棵樹掘了哩，那也大仙！』

一個青年小子頂撞着毛奶奶，氣得她只是搖頭。

『牌既摸到這一張，完了罷！』

馬糊叔幾乎哭了。他想起孩子時就同九七一起玩，現在九七一個跟斗死了，倘若昨天借給九七半瓢小米呢，也許這時九七還在樹上打葉子；可是他僅有一瓢。倘若九七是今天向他借呢，米已經吃完，不借把他，也就不會再抱憾。事情竟有這麼巧！

只有立在老遠的狗覺得好笑，明明是肉擺在那裏，不吃，却發一些議論。人死了，反而裝着不知道，難道要九七自己爬進嘴裏才肯大嚼嗎？真是些摸不透居心安在的君子！狗心裏很明白，牠才不聽那些人話，也不願聽那些教訓，反正有一天人是會將人吃盡的；這倒很好，也可以啃啃骨頭。無如人居心難測，以幾天前九七的要吃狗肉算來，縱然九七現在已經不中用，難保不會有第二個九七來。請看每個臉上，也不見有善類的字樣。未免太寒心了。不過還好，現在第一個九七總算死了，善哉，就先嘗嘗他的滋味罷。

狗想着往前湊了湊，那股新鮮的血腥又沖進鼻孔，不禁口涎也流了出來。牠向

人窺望一眼，他們還在守望着九七的尸首，繼續談論。牠想人大約就要到齊了；到齊了就要動手。不要假的急，萬一被打殺，就連骨頭也無分到口。於是便假裝着研究那倒在一旁的荆籃。

正理頭研究，覺得荆籃趣味橫生之際，不知從那裏闖出一個野女人，號呼着，一逕撲倒在九七身上。別的人也都圍攏去。事情有點糟糕，看情形是要將九七囫圇吞下去的，那末挨了半天，豈不冤哉！便「汪汪，汪汪！」狂吠起來。

霧退去後，九七被一條蘆蓆包着埋掉了。

誰也不明白他怎樣死的，只有馬糊叔懊悔着：「倘若借給他半瓢米呢……」但不久大家也就將死者忘記，雖仍然不斷有霧將這鄉村佈置得分外的和平。而狗却抱憾着：人真是蠢東西，將整塊的肉埋掉，連一塊骨頭都不肯贖下——

酒徒

黃昏不知從何處來——但據說是從那石坊的頂上，起初燃燒着這小城鎮，橘紅的光芒非常刺眼。漸漸的這小城沈入了煙霧。黃昏是寂靜的，又彷彿很不安，有什麼低聲騷擾着，極詭秘的樣子。那低微的聲音究竟是什麼呢？沒有人去想它。情形似乎很不妙，也許要發生什麼不平常的事了罷。然而還好；居民在打呵欠了，且咳嗽着，表示從無意外降臨。

在一切都照規的境况中，老人一拐一斜走來，在旅店門口的下馬石上坐下，等待意外的旅客，或載重的遠道牛車，討幾個酒錢。他肘節支着膝蓋，兩手奉住斑毛茸茸的頭，顫巍巍抖着。而頰浮腫，網滿血絲，那極其坎坷的臉，倒像龐大而乾濕的蒸薯。眼是紅爛了的，頻頻淌着淚，他不時用粗礪如石的手抹拭。夕陽悄悄照耀四周，在他

沾着草屑的髮與鬚鬚的叢莽中燃燒。

「你又醉了，老朋友。」

旅店附設飯舖的青年伙計向他走來，憐恤似的說。不曉得爲什麼，他對這老人總懷着歉意似的，而且顯得非常關切。

「應當改改了；」他說。「浪當到老，醉八仙哪，不是嗎？終得有一個回頭，？」

「走開，別來纏我！」

「那麼老婆跑了呢，那才舒服！」

伙計嘲笑着，走開了。

老人仍毫無所動的坐着。無論弄出什麼亂子，這老人見慣了，從不發生什麼感應。在他覺得一切都是乏味的，只是人要這樣那樣罷了，有什麼關係呢？他只需要沈浸在一件東西裏，那是酒。

二十年前，這條街有着非凡的熱鬧。一個好編誌家，就決不會放過那每到晚間

便響起的鑼鑼車聲，霍霍馬鳴，異鄉口音的爭吵，醉漢的呻吟；突然拳擊聲起來了，人在奔跑了，女人尖叫了；真是車水馬龍，燈耀如晝。因為供應着無數活的財神，錢得來既易，日子也就過得異常豪華。男人的酗酒，自祖上已成爲風習。

那時老人尙年青，並不就叫作醉八仙，開一家旅店，乃祖宗遺蔭。這少壯店主大量和善，豪爽好客，時常給客人以人情或錢財種種的方便；因之生意不同別家，特別興隆。上自過往客商，下至江湖私販，凡從這地面走過的人，沒有不曉得「么賓店子」的。就是長出門行脚的畜牲，聽見么賓這名字，也要豎起耳朵，記得他家的水草新鮮香甜，不願投宿別處。

只是有一個缺點：太嗜酒無度了。又是愛結交三朋四友的人，整天總是醉醺醺的。可是根據祖傳的習尚，豪飲倒極其光榮；這條街永遠用冷眼看鄉下的守財奴，若么賓的人方才被擁戴。

然而變化來了一通火車，這條黃金的小瀑布塞絕了來源，聚匯七十二行的街，

形同改道的河床，日益見得空闊。

「怎麼回事呢？天好像青多了，吐！吐！」

天的確青多了，但只是吐吐口水，這鬼運氣是無從明白的。

終於看不出門徑，么賓將店子連招牌盤了出去，結過總賬，知道還賸得有一個老婆，八歲同五歲的兩個兒子。

酒量增加了，這和運氣不相干。實際說，他除了「好」是什麼都不相信。所以更加酗酒，只因無事可做罷了。對於店子的倒掉，也不見怎麼失望。他很信任自己，也信任別人。說是水流入海，水總還是有的，且會回來。

但不會回來。境况更壞下去了。街更空闊起來了，只有殘缺的磚，碎瓦片，灰土，間或走過快要倒斃的狗。人呢，已儘有閒功夫打呵欠。時光無情的流去，舊人星散了，或者死了，餘下的則糊里糊塗磨日子。起初尚有人談論這街，向昔日的光榮告別，嘆息。日子一久，更可怕的事變堆壓下來，什麼豪富的客官，什麼武藝出衆的賣解人，什麼

美貌驚人的女戲子，全都雲消霧散，連店主么賓這人也不再被掛在心上。

么賓雖不怎樣有才能，但較之這城鎮的紳士們，要聰明多了。

「噲，火車，我見過，比我們的牛好多了……一點鐘一百里！」

一面把盞，一面贊嘆不絕。頭腦活動起來，不免又加重一句——

「見過！」

「店不開了！」

「那另是一回事。」他說。

「大地方熱鬧，去喝洋油啊？」

「閒話，閒話！」他興奮着，語音沈濁的說道：「我，祖宗就混熟的地面，我捨不下！」

這時他還未至真的不行的地步。昔日的情形仍不時爬上心頭。他霎着總是流淚的眼睛，滿飲一盃，喃喃嘆息道：

『多末熱鬧的一番景象！』

間或有一位舊客經過，多麼運氣！直如豆田中搜索西瓜，機會難得。他從牆上取下光板的圓頂氈帽，這是鄉下人嚇得吐出舌尖，稱爲「八石豆子」的貨色；翻出二兩八錢銀子的絲腰帶，打扮得十足像一位巡撫衙門的門房。樣子是好笑的。狗也嚇得吠喚起來。然而神氣很莊重，否則怎麼表示要拜訪的是不尋常的貴客？

說到體面的客人，總不外使槍弄棒的江湖上的人，碼頭市鎮闖過半生，還是那樣狼狽。據說到處尋運氣的人，總是被運氣倒拖着走。還有鬍子也長得長長的了。

『還是老派頭！』那些江湖上的朋友大半是如此說。

『看來也不怎麼得意呢。』他答道。

一目瞭然，近况自不必談的了。但過去的好日子是忘不得的，不然這會見的情況就可想見。于是女戲子的古懂又在幻想中搬演，舊日好漢們的影子也活動起來。么寶雖窮得到家，好心人總還有好心腸，什麼全經過一番更易，只有這點依舊。

顯出好客豪爽的樣子，用店主的派頭賭了咒，非做東不可。自然一下子便喝得爛醉，且呼呼打鼾。至于酒鈔，少不得又因為喝得瞌睡忘了。可是放刁嗎？那是冤枉的，么賓仍以請酒時的神氣賭咒。

事情總不大妙。愈是沈海的人，風浪越愛打在他頭上。原來離城鎮不遠的去處，正逢盛大的集會，么賓踏着堅定的步伐，決計碰運氣。么賓不企圖發橫財。他明白，錢一多起來的人，便葫蘆似的浮在水面上，人情，義氣，全會撥到算盤珠子上去的。他看不起暴發戶，那班人全是看錢等于錢的角色。至于么賓，他永遠把錢當成一杯酒。

那天他有一件驚人的發見，田野竟青的迷人；渡河時腳放在淺淺的水裏竟有那樣舒服！從集會喝得醉醺醺的，轉來的途中，樂得兩眼發花，還哼着久久不唱的小調。

但踏進家門，又是一件驚人的發見：老婆丟下兩個孩子逃了！同逃的有他那一「八石豆子」的氈帽，孩子又告訴他同逃的還有他一個朋友。店主是大量的，似乎

不怎麼動心，不邪許，也不會驚吵隣舍，一刻不停的出門去了。哪裏呢？沒人知道。可是這樣嚷了的——

「哭呀，他在老城彎裏哭！」

一看說話的是女人，男人便提出反對的意見，說是打魚的網出一具死屍，已經牛樣的了。又有人說，是去追那對狗男女，而且親眼看見。雖然都沒有可靠的證據，但母狗的舌頭總不足信。

第三天的晚上，店主回來了，依然醉醺醺的。一到屋裏，便搥打了孩子；孩子野狗似的竄到街上。一下子，人跑進小屋，發酸的爛蘿菔般塞水洩不通，而且叫囂着。

「到底怎麼回事呀，捉得嗎？」

真是熱心的很。女人呢，總是那番老樣子，歪着臉，眼斜到一邊的耳朵上，放出要作嘔的不屑神色，以逃走者作譬，威嚇自己的小女孩，兼教訓丈夫：

「只有賤骨頭的臭男人，要那爛婊子的呀，狗都不聞他！一聞要是我的女兒麼，

一刀一刀的活刮了她……世界教這些臭貨糟蹋完了佛爺睜眼兩個都白布蘸油點天燈！

拂着袖子，好像真的被沾污了的。

么賓可不那麼有勁；他勉強抬起眼，好像極惻倦了的，低低的道：

『那是罪過的，她是個好人……她會回來……』

然而，並不曾回來。只有時想起那拐走老婆的朋友，才極憤慨的嚷一句：

『料不到竟是一個賊……上天會看見他……』

此後的日子很平和，無論世界怎樣翻跟斗，么賓的日子總是那樣的；只是益行衰老；且成了以酒養命的人。吃醉後便毆打孩子，這個頂上一拳，那個下面一脚，然後倒頭便睡，隨處都很方便。所以常常遍身泥污，髮鬚間沾着草葉。

星宿如水，城鎮沈入夢裏，連就寢最宴的五香牛肉叫賣者也回轉家去的街，冷清，空闊，幽謐，只有夜寒在溜動。這時呼聲起來，聲音短促而且悲哀，久久的顫抖着，宛

如曠野的夜鳥。這是么賓。他醒來了；在暗中摸索着，吆喝聲這街傳入那街，直到找見蜷伏在街角或紳宦人家門洞下的兩個孩子。幾乎是抱着他們的，一個個挨次親着，且喃喃道：

『人是苦惱的……你們沒有娘……我也……』

他流着淚。停一刻漸漸平靜下來，覺得很害羞，用手撫摩着兩個尚在夢中磕響牙的小腦袋，俯到他們臉上低聲說：

『現在回去了罷，唔？』

但第二天仍舊發起酒瘋，仍舊毆打了他們。兩個孩子受不下，相約逃跑了，湮沒在大的世界中。人家授他一個綽號，叫做醉八仙，雖不含惡意，倒是諷刺的。這份人情自然不十分可貴，人也就越醉越糊塗。久之，么賓這名字被大家忘掉，而他也把曾是店主的身分忘掉，只有那長舌婦的賣酒婆娘，因記性出衆，不時還嘮叨私奔的女人的事。

今天運氣又是「下下」，旅店的小房子還不會點燈火，天却早已黑了下來。被人忘却的店主，搖搖的掙扎起來，向酒鋪走去。因酗酒過度，患着癡瘋症，步態像瞎了眼睛的瘟豬。

賣酒婆娘要算全城鎮唯一的好人了，爲免得主顧發酒瘋，不惜釀入整桶的水。伊一看見老酒徒便開了叫：

「哎呀，喝得直是酒糟布袋了，醉八仙老爺！你知道你的虞美人兒怎樣逃的嗎，你？」

「不要罪過……再打三兩，唔？」

他混濁的眼睛望着酒家，簌簌把起酒壺，就着嘴一飲而盡。癡瘋症已使他好久不用杯子。

倦談集

早晨第一章

太陽將爬過那孩子們認爲世界頂大的石坊，光芒探到溝似的街上。說是街，卻不僅僅是街，天晴，垃圾盡量堆上去；天雨，倒是極佳的排水溝，水汨濫起來像一條小河。也就在這樣的街上，號角分開趕市的人，又招惹來看熱鬧的，每天早晨吹晌着——

大的，大的……

揚起帶有大葱臭味的塵土，隨後又吹着遠去了。

院里靜悄悄的，幾隻雀兒在交談，好像契家婆婆遇會般親熱。不知何時換作兩個人。男的說：

「……一個十八……矮個子的二十五……他嗎？短兩個月不夠二十二……」
我家花狗同他家白有親戚。」

他解嘲的輕微的笑着。談話聲低低的，然而慢慢的，像午夜의 譫嚅。

「料不到那樣的人走這樣的路。」女的道，「臉怪雅氣。」

「雅氣；只是……你看見過，生來就帶着槍斃臉兒！」

「怎麼老三個兩個？」

「你還擔心他們孤單害怕？路上不會寂寞的；不是比昨天多着一個嗎？」

「明天哩？」

「兩個。」

「明天去西門外拜把子，連上你正巧桃園三結義……」

男人裝模做樣咬着牙，頓着脚，狠狠的威嚇道：

「你癢賤了！看我可不將腦瓜給你打進肚里！你個雜毛婆！」

女人先自笑折了腰，哎呀哎呀只有喘氣的功夫。

已經聽明白，談話的是女僕同那個老兒。女僕要算世上頂快活而又多話的人；老兒雖不常噤舌，卻有着更高的興緻。矮身材，面容光輝，溫和，宛如生來帶着一種透香的微笑，據有老農的嫺雅。人極聰明，有天才，是所謂「百事通」的一流角色。有一副使人發笑的口才；哪怕再令人心寒不過的事，他霎弄着微微發黃綠色的小眼睛，由那輕鬆的口氣吐出，便洗去霉閣，令聽的人心想「原不過如此」，因此不禁相率笑了的。他有幾個——不算多，也不算少，世人估量過——恰夠快活的錢，安穩的存着，就是鬼想偷他也發愁，所以很能樂天知命。但是——

「到不那時，」他嘆息了，「我已埋在土里了；槓房抬着，吹鼓手响着，隣舍送着，兒孫哭着。」

那女僕罵道：

「哭你不成人！」

「你成人。」老兒一揮手，「成了人去西門外睡沒頭覺！」

「且問你，常去送沒頭鬼的終，也看出故事來嗎？」

老兒不悅的眯着眼，倒退一步，脚又生了根。

「什麼故事？」他說，「殺幾隻小雞罷了。兵一槍打個帽兒飛，你看罷，紅的，白的，呵耶……」他打一個噴嚏道，「要是你去，我也送終！」

「我嗎？那又多一個孝子了。可是，好人總死在床上……可是，要跟你家來呢？」

「誰？」

「鬼。」

「我又不欠他草料錢……你吃豆腐了：那般口鬆！」

「儘去看沒頭鬼出喪，不會做夢？」

「做夢，肚子填得太飽了，我做夢！」

直麻煩得老兒吹鬍子，忍不住又狠狠的頓着脚。然而那女僕，誠心似的儘嘮叨

個不清。

「說是骨頭硬的，大吃大嚼，還要唱。」

「沒有！」老兒無望了，淡淡的說，「現在沒了。怎麼會有，想想看，骨頭硬的都有幾個朋友，錢用得是門道，二百花邊買條活的！只有吃土塊的鄉瓜兒，哼……」

「哪一天是個了賬？」

「永遠！」

老兒望着天。

此地的政治有一款最好的建設，就是每天槍決一千人犯；數目不多，兩個以至五個，空着的日子倒是喜慶佳節一般的稀有。因為意義在示衆，要嚇唬嚇唬庶黎人等，時機之佳自莫過於市集的早晨。雖然破鑼廢棄了，車輛也豁免了，但有馬步隊伍押解，浩浩蕩蕩，遊過大街小巷，吹起號角，死囚被夾在中間，橫拖豎拽的緩緩走去，仍不失為壯觀的行列。可是居民們看慣了；儘管有出奇的色相，隨觀的人仍屬了了。在

這了了之中總有着那老兒，他是決不會逃懶的。

像一個博學的古董收藏家，他考究着各色各樣遭槍彈撞穿的頭，從而發見令人笑的資料。他爲那些破碎的頭顱定立名目，諸如「爛西瓜」、「紅色的葵花」、「炸過的手榴彈杷」、「六月桃子」之類。他的熱中據說完全是「愛美的」稱作宰雞的工作一完，便霎霎眼，示意他非常滿足。他深信自己是「好人」，有檢擇死所的自由，和惡棍們既無關涉，自也不必有什麼感觸。

今天的被處決者之一曾與他相識，但他卻照常極有興緻的嚷：

「媳婦嗎？哭啊！你想，天坍了半個……哪，棺材鋪子又發一注好財！」

至於棺材掌櫃，他住在百順街，近日也遭點霉氣，暫且當以不去造訪的爲妙。

槍斃手

槍斃手按習慣邀兩位朋友去小酒館吃三杯，慢慢飲着，吹着口哨，臉是豬肝也

似紅。朋友中的一個，敲着桌子道：

「今天應該多喝那麼四兩……然後嗎，到夜來香下處耍他娘一陣子。」

另一位也附和着：

「對，耍他娘一陣子再後呢……」

那貪饞的嘴不聲不响又插進了酒杯。

劊子手，那瘦削的人在西班牙，法蘭西，俄羅斯，羅馬尼亞，甚至整個歐洲的作品中突然幽靈般出現了，騷嚷的低語被壓滅，野火遭遇了盆雨，觀客爲之窒息。那長得出奇的面皮，失去了血色，失去了光澤；鬍鬚也許雉了去的；眉毛蓬起，好像爲着遮掩陰沈的雙眼，特意裝綴的飾物：是怎樣陰氣森森的臉！垂直的兩肩，迂緩的動作，不是誰都視爲紙糊的沒有靈魂的角色，因貌似無常鬼而戰慄了嗎？中國也有不和劊子手交遊的話，據說是專愛在腦後覘覷「刀口」的。

然而這地方的所謂槍斃手，卻另是一番樣子。這人乃是一條瘦長的漢子，但不

是紙糊的，不但有一副武生身手，且很能打怪刺耳的唿哨。聽見相好倆替自己出主意，從桌面上抬起沈沈的頭，翻出被「提莊白乾」燒得火紅的眼睛，道：

「爲什麼？」

那人有些狼狽，一味支吾着——

「沒有什麼，喲，什麼呢，壓——哎，壓壓驚罷！」

槍斃手又滿飲一杯，鼻筒里還出粗氣，派頭很像大人物。可是大人也會表示不高興。

那朋友發了昏。

「你竟然……」他說。

槍斃手抓抓腦勺，吼道：

「什麼呀！」

「你好了得，」那朋友不曉得爲什麼，但的確確抱了歉。「試想想，竟然……」

唔，總之，我佩服你了得。」

另一位一面糊里糊塗點着頭，嘴又捨不下杯子，就那樣附和着：

「唔，了得！」

至于什麼了得，槍斃手是明白的，可是他以為那原尾從別人口中吐出，方顯得自己的勇敢英俊。實際全城鎮的居民都應向他稱讚：「怎樣的了得，那麼乾淨的一手！」——「誰呀？」——「槍斃手啊！」若真是那樣，這聲譽直抵得過世襲的爵位，縱拏金子也不出賣。可是居民全是廢料，一點也不願談到這了不得的勾當，卻不死不活的捧着水煙袋——咕嚕，咕嚕……或者逕打鼾去了。槍斃手發了脾氣。於是嚷了：

「什麼了得呀？膿包！」

「不是你紮了角時的朋友嗎？」那朋友戰戰兢兢出了一頭汗，不知是弩着點兒，還是担心着今天的酒癮難足興，終於咕嚕着道：「你想想，一同衝進水坑洗澡，合

夥兒跳人家園子摸南瓜，搭伴兒野地里燒紅薯，這有幾年，還在一塊玩！一轉眼珠，不是一轉眼嗎，他犯了王法，而你——」

「唔？」

「就這樣。」

「飯桶你——」

「可是他到底是你的朋友，」那人嗓子有點哭喪了。「我看見你發抖，你——」

還有那個沈浸在酒杯里的應聲蟲也夾進一句：

「唔，發抖。」

這實在罪過；槍斃手敢擊「槍彈發出回頭來」作誓，他曾一氣做掉十八個，連眼都不閃一下。至於說槍斃手的吃酒是因爲受了刺激，也是罪過的。有說明在這里——自改制後，原無吃這行飯的職業人，差出來時概由團隊里的人攤值。充當槍斃手的資格兩位朋友原也有的；只因他做事乾淨，這職司便無形中派在他一人身上。

起初做這行工作還有幾個定例酒錢，後來糊里糊塗隊長把來移到小太太的裝飾費項下，他遂成了「愛美的」槍斃手。自然，不高興隨時他都可以不幹，但說起來總是「怎麼好意思，礙着隊長那樣一張臉。」于是就馬里馬虎。再後來，人有些麻木，簡直覺得是應分的事了，做不做全是一樣的日子，便不再計較。

現在不妨領教他的抗議——

「你眼生在頭蓋上了！我發抖，我哼，我，夥計們，聽着……我！」

重重在桌上搯了一拳，人不做主的幌蕩起來。

那朋友抓着頭皮道：

「你去打靶，可是他是紮丫角就一塊混的朋友。」

一味沈在酒里做夢的那位卻嚇了一慄，嘴邊滑脫了酒杯，多麼可惜！桌面上氾濫起來。

「你再說，我就揍！頭不是肉包着骨頭嗎？你看，這一下，槓上開花！」

槍斃手呼喊著。

三個人大醉了。也不付賬，三把掃帚似的打落了碗盞，掃出了小酒館，一口氣闖到叫做夜來香的家里，撕開喉嚨喊道：

「喂！要又肥又嫩的鴨，鴨……！」

於是打了個粉碎，打起唿哨，向街跑了。三個人大笑着，而且唱起「十七啲十八啲」什麼的，搥蕩得像三隻吊桶。正走之間，遇見站崗的警察。

「揍他！」

伙伴向他弄眉眼。三個人一齊吶喊，奔了過去。警察吹響着哨子，沿着大街逃去。

「這壞小子腦勺裏有個洞，却來這裏站崗，追！」

槍斃手喧囂着，可是不知怎的反被捉住。回頭看時，伙伴早已溜走。和兩個警察打着罵着，一直鬧到警佐前面。那警佐想摸鬍子，却是爲新什麼活運動剛剃了的。

「爲什麼打人！」

「打人倒犯了罪？打給你看又怎的……」

槍斃手扮了一個嘴臉。自然，槍斃手打人難道也使不得？本待還要說下去，無如不講道理，弄進一個屋子，而且鎖了起來。但不久也就放將出來，說是因為吃醉了酒，實際倒是明天需要他做掉兩個人。

夕陽無限好

兩個年青人——寬寬的褂子，剃得非常光滑的頭臉，標明是商店裏的學徒。雖然只是學徒，却也滿身商人氣味。大凡商人的臉，總刻得有稱星的斤兩。兩個青年人大約程度尚不大夠格，所以店裏雜事一完，便帶着輕鬆的臉到城上散步來着了。夕陽將兩張臉的半面烘染得緋紅；雖然這樣，僅見過一次也還是不會記得的，因為除了或肥或瘦，簡直再也找不出什麼特點。

城上靜寂無風，遠遠的城樓浴着夕陽，沈睡了。一座燬廢了的炮台邊，坐着祖父

同孫子，兩個是牧羊來的。羊在城的泥牆的坡上嚼草，搖蕩着小小的鈴鐺，時而爬上來，時而又趑趄的走下去，有幾隻跳到小湖邊去飲水。祖父原是講一個陳舊的故事，後來看孩子疊磚塊玩的得，便也像那古老的城樓般睡熟了。孩子玩了一陣，忽然苦心經營的建築物坍了台，於是想起不曾講完的故事。

「後來怎樣了呢，爺爺？」

「後來嗎，公子同小姐成親了。不要跌了……」

祖父咕嚕一陣子，又繼續打鼾。孩子睜大如夢的眼，想起那膿包公子多麼可笑。兩位學徒先生從身邊走過，也不覺得，低低嘆了一口，重新建築那毀掉了的工程。

……學徒中的一個指點着騰起煙塵的小小村落。小的一個覺得新鮮而且快活，要跳上雉堞。那大的發一聲喊止住他。

在去村落的途中，須經過一條土隄，右端是一帶茂林，蒼翠含烟；左隣土坡爲晚陽照耀，發出反光。中間一條亮坦的小徑，擗擔的人正爬上隄去。這路漸漸開闊，尖頂

窈窕的美洲楊間植兩側，在悄寂中引向城市，突然爲灣水所阻，隱身於綠柳人家間了。灣也展開去，沿着綠野，直抵城腳，勾描出一片淺湖。湖中生長着荷藻，白雲在水底航行；夕陽如醉，照耀水上，輝映得一塊碧綠，一塊蒼褐，一塊金黃，一塊乳白，淡灰如霧，絳赤如煙。漁艇輕輕滑過，潑刺一棹，濺起清涼的水花，鉛青色的波漪相將相逐，四向推出，雲的影，荷的影，人的影，夕陽的影搖動着，閃閃發光，扯成蜿蜒的長條，一齊溜走；碧綠，蒼褐，金黃，乳白，淺灰，絳紅相錯交織。岸上的鴨蹣跚而行，羊就水邊解渴，波漪蕩過去，可笑的只一跌，鴨和羊的影仍跌在水裏。浣衣的人搖擺着紅潤的手，大的水珠在灼灼發光。

却說城上的兩位青年人，這時簡直陶然了。也就在這時，城脚下潑刺的一响。

『啊，好條大魚！』

最年輕的一個喊着；現在已經能夠看見那被太陽燒得通紅的臉，寬大的額角，嘴上生着茸茸的毛，他還是一個大孩子。然而，是怎樣的魚呢？玩得有些無聊了的孩子。

子也聞聲跑來。只見那年長的學徒撇着嘴，要嘔吐的神氣。

「〇，〇！牠一點也不講衛生，忘八蛋！」

他手中的殘磚向那條狼毛狗擲去，却中在人的踝骨上。狗毫不理會，派頭確有幾分像狼的子孫。人自然是早晨鎗斃了的，此處全不需要憐憫；且看那狗的罷。屍體的上部浸在小灣的淺水裏，顛頂骨炸脫了，正如崩節的那老兒所說，是一顆爛開來的西瓜，在水中浮着。那畜性急於將嘴插入爛洞，可是只一噬，西瓜便沈了下去。如此一浮一沈，水面漾開圓渾，荷的影，白雲的影……款擺着，向左右拉長，溜走。夕陽儘管如煙，不消說是汨沒了的。那狗終於惱了，使出拖的本領，這麼一撕，因為聯筋，腿便那麼一屈。傍側另有一位同是赤條條的矮子，大約看不慣這情況，撲翻到地上，可是連頭也沒有了。

大的學徒看得入迷，師弟却忍不住發出嘆味的一聲笑。

「你看，他翹腿了！」投下一隻磚片，向死屍大聲問道：「你也會痛嗎？喂灰！」

師兄究竟年紀大着幾歲，另有發見——

「牠多麼像掌櫃那色鬼，喝，喝！我敢說這傢伙吃醉酒了，牠急着嘗嘗『川雙脆』哩！」

可是師弟，自有一番道理：活的人無論怎樣爲惡，譬如就像掌櫃的那人罷，倘死了連一撮土也不埋，他就不懂。況且暴屍城下，端的有些駭人。

師兄轉過臉來，定睛望着師弟。

「噓，噓，噓！」他豎起一根指頭，「你想他是死在家裏嗎？又是報喪，又是設奠，呸！」又伸出墨着花紋的手臂，「想得好！這個埋起來，那個埋起來，好！但是什麼想法呢，要不幾年所有的地面會統通被他們佔去！」

他又向那被狗拖下水去的瘦瘦的屍體投一塊磚片：

「他才十八歲，哪，就是他。」

年青的學徒組起兩手，鋪在雉堞頂上，把下顎放上去，睜大着如霧的眼，遙望那

在夕陽下反光的土坡。顯然，他沈入思索裏去了。

這時又走來一隻狗，原先的狗向牠露出牙齒。但牠只輕蔑的回報一眼，經過另一具屍身時，連聞一鼻子也不的，又極軒昂的逕自走路。

『那實在不值得……』

師弟含糊道，如在夢中。

『不；他做這行業混了四年。他一定沒有家，自幼就是孤伶伶一個人長大的。也一定沒有學過徒。噲，你瞧那矮小子，他也許還有親族……不相干！總之，明天便什麼都沒有了；明天另有兩個小夥子補缺。』

師兄弟兩個走過去了。

孩子喧嚷着，奔到祖父身邊。

『什麼呀？』

老人坐起來，打呵欠，抹臉，擰鼻子。

「狗咬人，爺爺！」

「唔？哦！壞地方，不要去。羊呢？咩！咩！爺爺睡了好久嗎，好小子，不要去，有鬼！咩！咩，咩！咩！要湮死了，畜牲！」

夕陽落去了，漁艇去了，牧羊的祖孫也下城，驅着羊去了。天上幾縷霞，林間一抹煙，無人管的湖蕩上，碧荷沈睡着，昏鴉在城頭飛，城樓沈睡着。語聲溫寧低微，汲水聲瞭亮可聞。誰家的女孩，正執竿趕攏忘歸的羣鴨。

牧師與神父

晚上，神父路易哭喪着臉，拜訪牧師華盛頓去了。兩個新朋友會見在私室中，照平日的樣子，華盛頓坐在自己特製的大黑漆皮交椅裏。這坐具極舒服；要知道美國人多少有點自負脾氣。路易則享受純木質的沙發，坐相好像真的倒了一次大眉來的。兩個新朋友約定不談宗派，否則怕要打架。路易很能尊重條例。他一坐下就搔着

頭，終於兩手合在一起，做着要哭的樣子訴苦了：

「我不懂，朋友，真的我不懂，這是怎樣的一個國家呀……我沒病嗎？唉，也許要真的病了！」

他滿臉恐怖的望着牧師。可是華盛頓太肥了，除了喘氣之外，分毫沒有動。他穿着一領寬袍，坐在那裏像一位皇帝；不像摔過毛又裝璜起來的豬。也不倒像供奉着的一堆什麼。眇一目，也許竟是流氓。頭髮，鬍子，眼睛全是灰色的。鼻子照瘤的樣子生長着，有不少小洞。鼻子下有嘴，却用鼻子說話：

「什麼呀？基督！」

神父雙手捧着頭，已經睡過去了般的，哀傷的咕嚕着，好像嚙語：

「我夠了！多麼古怪的國土呀！誰能懂呢，這些古怪的人民，他們在作什麼？」

「唔？」

「每天早晨，只要你一起床，哈，大的，大的，大的！我祇偶爾看見兩次，那些人，那樣

的臉，我永不能忘！可是每次都要經過門口，大的，大的，一聽見那聲音便什麼事情也作不成了，整整一天。」

「唔！」

華盛頓連頸子也不會動，也不向客人謙讓，便從一隻大盤裏捏起餅乾，慢慢嚼着。他有一種良好的習慣，上床之前必須吃點東西。

路易的雙手掩在臉上，好像真的哭了，其實倒是嚥了兩下口水。

「這是一個古怪的國土，一個瘋狂病院，人民也都是古怪的生物，沒有感覺活着，也沒有人能懂得他們！」

路易叫喊着，好像發了狂。

「不！」華盛頓舐着嘴唇，雖別無動作，但總算開口了：「這裏的人一點也不奇怪，他們是愚蠢的，却又非常狡猾；他們討三元的價，你只還一元，但從另一個人手裏只要五角即得到同樣的東西了。要使他們服從，別說「親愛的」——你到過非洲

嗎？馬來安南？正和那裏一個樣……」

「鞭子！」

「鞭子；手杖；通常是送到衙門裏去。這裏的衙門要算世界上頂和氣，頂可愛的了！」

「可是，他們每天早晨要槍斃兩個人！」

「不；那是強盜土匪（這二字是用中國語）是要槍斃的，殺頭……中國的紳士最好，謙遜，有禮。」

「上帝是不會賜他們方舟的，主恕我——讓他們入地獄罷！」

「不；他們要進天堂，他們都要……」

一入夏季，華盛頓愛抹一點鼻煙，打兩個極驚人的噴嚏，否則，便透不過氣來。正如他所說——

「我有一種習慣，也許只是毛病，唉……從北京買來的，你看這是多麼好啊！」

一面擰得鼻子唧唧的响，一面把玩那隻翡翠的鼻煙壺。他第一次現出笑容。

「你喜歡這個嗎？」

路易走攏去。

「是的，凡是中國的都喜歡。在這裏住五年，會覺得比在家裏還可愛；十年，包你連天堂都不想去了。啊哈，喝！」

主人在椅裏轉着，肚子像牛一般鳴聲大作。

「你常爲那些強盜行告別式嗎？」

「是的；不常。你什麼意思？」

他打着呵欠，並不希望得到回答。路易取出錶，正指八點三刻。

「睡得很早？」

「這是一種習慣；不久你也要有的。總之，你是剛從本國出來，不久，就會完全習

慣了。你看那些中國人的臉有多麼平靜……！」

『全發瘋了！』神父說。

但牧師已經在椅裏大聲的打着鼾。

跋

每天綁出幾個人去與人世辭別，在我們這一切都見慣，受夠的人民眼中，似乎並不覺得什麼。倘若這「良好的習慣」舉行在所謂「乾靜的國土」裏呢，恐怕非造出一個大的瘋狂病院不可。好在這樣的國土僅止是一種理想，還不多，暫時間尚不妨墨守「良好的習慣」，仍可以安心做事；如其一定要發見「天良」，從什麼什麼中比較出罪惡，神經一定出了毛病，誠心想發瘋了。

牧師和神父做了朋友，似乎奇怪，可是，這小城裏再沒有引為可怪的事情了。他們會說：『這嗎，古時候就有了的，不過人把它變了個調調兒；但總是一樣的。』平靜的談着：死人三年還陽，哪知竟是一個妖怪，把幾村子的人都吞了；或鋤地去了。平靜

的談着：龍與人交生出的怪物。是的，「不過變了個調調兒，但總是一樣的。」只有鷄不見了，才稍惟慌張一下。

槍斃表示向大衆示威，居民却自信是清白的，示威遂變成一根刺，居民疲倦了，捧着煙袋。可是匪徒從鄉間更多的生長出來，送進城裏，這刺使老向同一的地方刺去，居民麻木了，終於睡了過去。然而匪徒却一直生長出來，似荊秦而尤蓬勃，便不得不一直刺他們到死。假如不太掃興，匪徒儘可宰盡，「守分的清白人」刺激死（自然不會）絕，單單賸下「好人」以及他們要保存的國粹，靜靜等人家征服。「不過人把它變了個調調兒，總是一樣的。」而且從此天下太平，正好放心享樂，因為據說我們有着超然的文化，凡異民族侵來即等於自亡，要被同化。連民族也消化得了，真是可驚的「內功」！擊路易同華盛頓實驗一番，居然「結果良好」，現在很可以自負了。征服夷狄有了辦法，把鬼子全招請來，讓他們瞻仰瞻仰殺頭或槍斃，或爲路易，或爲華盛頓，「總是一樣的」，結果也一定會非常良好。但我想，不久要請友邦的友

人動手作一次實驗的罷！那麼未死絕的「清白」的居民又怎麼辦呢？「好人」們又做些什麼？

這裏的狗是吃得很肥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夕陽照着幾片殘雲，令人望之嘆氣；天上也在鬧旱荒，塵土飛揚起來，沒有樹木的街，彷彿焙焦了的屍體，赤條條躺在毫無生息的街屋之間。

西瓜小販鼻孔裏哼哼什麼曲子。只有蒼蠅光顧他。既無事可幹，就憤然摔打着破芭蕉扇，蠅子便嚶嚶飛開，唱起嘲笑的短歌。這擾攘的小世界不久也就歸於平靜。

『唉，唉，唉！』

他想找一個說話的對手。

剃頭匠好像老早就明白這意思，他有意要悶死那西瓜販子。望一眼像平底小

船井然排列着的西瓜隊伍，掀一下鼻尖，他想：

『蒼蠅吃瓜過日子，畫眉却靠雞蛋……沒意思！』

便懶懶的動手去摘幌子（那是一縷高懸竿梢的頭髮，在風雨中飄飄多年的古董，現在很可貴了。）他很願意打呵欠，更好是挑弄挑弄那隻畫眉。

白鴿雲遊一天，在簷下的籠中兜圈子，咕咕有聲，叫得極滿意。兩位嫵雅的遊覽家在作晚禱哩。

剃頭匠此刻很安寧，臉色永遠被疲倦浸着，大麻子的窪裏充滿着酒醉。因齒齟發酸，拏一根火柴梗剔牙，不住吹出嘶的一響，時而跳出一顆飯粒，時而又是菲菜葉。叭兒狗自恨太矮了些，極費勁的仰着頭，留神着主人那張麻臉，形同觀察流星羣的天文學家，屏息等待唾餘。終於也有點不耐煩，翹足抓搔那繫有紅綠絹帶的頸項；鈴鐺遂唧唧作聲。

剃頭匠是一個詩人，一個藝術家，望着晚霞流雲，消磨他一日裏最後的時光。他

計劃着怎樣改作「理髮處」玻璃門，紅顏料塗摹的字，於是女委員光顧了，女教員來了，女戲子，年逾三十突然想起摩登的太太……不知怎的，他嘻嘻笑起來。

「你想起瘋姑娘了，她真是一隻烤鵝。」

西瓜販子一下子就快活起來。

「爲什麼？」

「這樣，你想，這樣的扭，還咬一口大鋤刀，少說有七斤重。她爺的爺一定是「刀

山班」●老頭子。你不信來，咬咬這把刀看！」

「我見慣了！」剃頭匠淡淡的說。

幾個孩子蕩起浮土，嘴裏嘟嘟的馳過，惹得叭兒狗追將去。

隨後出現了醫生，又瘦又白，個子矮小，弱不勝風，好像在娘肚裏卽害下一種怪

毛病來的。搖動芭蕉扇，八字步恰合分度，正是這條街唯一的體面人物。可惜生意不大好；在小屋裏悶過一天，這時刻按習慣放風來了。剃頭匠得替他擎出短凳，放到高高的街岸上，這也是習慣。

接着迎頭又來了瘋姑娘；伊嚷道：

「啊呀，好孝順！老娘的福。」

「端的瘋姑娘神道廣大！硬等你老半天了，可也治得嗎？」

剃頭匠自以為野話說得妙極，不禁大笑，咳嗽起來。

「放屁！」

瘋姑娘艱難的搬動着兩腳，肚皮實在太大，挺得像一面軍鼓，喘着，出了不少汗。『世間有這樣人——』伊握有香炷的那隻手揮着，『瞧好病，不謝神，難道一當巫婆，便是下賤婊子？一家老少喝西北風過日子嗎？哼，就得給留下一個萬世不斷的根兒！哼！』

剃頭匠將紙捻探進鼻孔，神氣極痛快的打兩個噴嚏，擰着鼻子，很文雅的問道：

『誰家呀？』

女巫想起剛才說錯了話，便紅了臉。

『誰家，』她放出不屑的神氣，『還不是一個大頭鼈！』

女巫雖非「美麗的鳥兒」，倒是出名的喜鵲，女人中的丈夫。伊同鄰舍很相得。尤其醫生，因有宗私生意來往，交情原不錯的。再明白點講，據隣人說伊零售鴉片，還有海洛因，而醫生却正是主顧。但不久以前，伊拜下一位七十歲尚不「斷苦」的老女巫師傅，雖和醫生同為棺材商的好友，然中間豎起一堵牆，漸漸隔閡起來。

醫生默然好久，盤算着侮辱對手的法子。一轉念間，又覺得那樣要失體面；決定拏出從無怨隙的樣子，開一場玩笑。於是賊腳賊手一把抱住女巫，道：

『連根都不要了。發什麼牛脾氣！』

西瓜販子發出驢般的叫喊。

小姐們也許爲這局面嚇呆了；然而女巫，她自幼受慣了這把戲，只頓頓足而已。

『放手』她說，『還等着臨壇哩！』

『打什麼緊，莫不是盆裏的米麵？』

『孩子病着，三天不睜眼了。放開我，喂！』

她兩膀只一掙，如同滿弓發出一個彈，醫生應聲跌臥到街下，直是乾在沙灘上的小魚。

女巫逃了，喧噪着什麼。

剃頭匠笑出了淚，呵哈，呵哈的，幾乎要斷氣。

『怎麼得的軟骨瘋嗎，大夫？』

賣西瓜的儘管笑，但不知怎的那些平底小船逃了，飛進泥土裏——

『該死！』他咒了一句。

六指嫂從天上掉下來，比起肚子只嫌細長的兩臂舞動着，又要飛去似的。擾攘

道：

『好風流的大夫，你不曾交運……就是一條母狗，你也要上前聞一聞呀……
呸！什麼風姑娘，雨姑娘，尿臊水姑娘罷了；還不是一個樣？好一條太平街，三天就鬧
滾了地脈！』

『你吃醋！』醫生一跳，撞住六指嫂，又漸漸膨脹起來的肚皮。

女人佝僂下腰，一面哎喲哎喲向後退，一面抱住肚子嚷：

『她配，她配，她配！』

二

在去家的路上，不知是否因為天氣，女巫神志極紛亂。有兩種不甚諧和的感覺襲擊她。這要追溯到很遠，兩條真理常常死纏住她的丈夫：只知酗酒，為什麼呢？祖先就是這樣過日子的！而女巫却是一隻母豬，因為所有的女人都應當是母豬；不養孩

子的永不是貴人；大家都這樣說！可是問題來了，小斑鳩總得弄吃的。於是煩惱起來，因之起了爭執：老婆罵丈夫是公山羊，丈夫又詭說伊是真正的黑畜牲，總沒有什麼結果。但伊是女流中的丈夫，不甘便自落漠下去，開始同命運掙扎了。她有着見縫就攢的本領，幹下好多不出資金的行業，又渴望着一下將這不堪的局面支撐起來，遂充當了女巫。時或收到一些供物，壇資，原也不無小補。

人民雖然愚蠢，到底經過不少災禍。起先說是——神，泥做的壞東西，毀了他！於是遵命，買一張紙的，還新鮮。然而兵同匪來了，小雞沒有了。不知怎的，覺得泥的原也不錯，好，遵命，重塑一番。哪知依舊無用；這次不單遭逢旱魃，水王，匪災，連瘟疫也都結隊光臨。人民憂愁了，且動怒了，恨恨的吐着口水：不信，全不信！這般壞小子！

人民雖然愚蠢，却見慣了一切，所以用老法子是不行的。女巫不得已同師傅定下一條苦肉計：大盃吃酒，整塊吞肉。這樣以來，自己先瘋了，然後再把別人弄瘋。倘若仍不信，說：『見慣了』呢？女巫發了愁，老師傅却有一件驚人的發明，一陣風飛到街

上拉住行人嚷道：『鎮上運氣壞透了；可是救星來了呢，一位大仙吃酒，吞肉，這樣的靈極了，瘋姑娘還咬這麼一口大鋼刀，九斤重，老稱九斤重！自然是斬魔除怪。』簡直拏出了刀山班的辦法。

運氣的確不壞，徬徨着的靈魂信了她。

瘟疫來了。農夫一回到家裏便嚷肚子痛。孩子則從嘴裏流出清水。軟骨瘋流行着。白癩菌開始了大的遊擊。紅熱病發狂的傳佈。災難旋風般落到荒蕪的土地上。農夫日夜呪罵着，臨死還牢牢咬着煙袋。七十歲的老祖母同不吃鹽過日子的母親着了慌；沒有人支持他們的恐怖，也沒有東西能解決他們的苦悶，只得咬住牙根，賣去最後的母雞（如何本分的雞，一天產一個蛋）——然而忍着淚賣掉了，找女巫去了。

命運好像從不願假人以絕對的方便；因為代表着神，需要一點莊嚴，這出名的喜鵲便不得不搭起架子來。於是鄰舍對她冷淡了，蜚語也出現了，這使她很難過。伊

是街上飛的鳥兒；伊不能在死氣裏過日子，回想着以前被恭維作「女人中的丈夫」，究竟不錯。尤其那醫生，自伊立下花壇，簡直不再上門，少去一個主顧，正是有一得必有一失，很可惜了。況且孤立的日子——

「也許我要死了！」

現在她這樣想，她真有着豬的那番樣子，肚子是太大了，一頭喘汗一直往下流，眼底懵懵騰騰的，斗然一幕活劇重現在前面——

一天晚上，同她所有可怕的夜晚一樣，伊抖着，嘴裏流着白沫，唱可笑又令人骨髓發冷的歌，飲了一大盃酒，又囫圇吞下整塊的肉。觀客懷着冷酷的好奇慾，將小屋團團圍住，發出一陣擾攘。女巫的長子，叫作和尚的十歲的童子叫囂着，一路唱將來。

「呸！」他從人的肩下擠進去，「開水，有燒！」

醉漢的丈夫在牆角下嚥津液，咕嚕着：

「看吃些不落糞的貓屎！」

於是擾亂來了。頂小的孩子從破檻的窩裏探出小腦袋，呻吟道：

「姆，姆，吃——肉！吃，肉，肉！」

應着叫聲，平地冒出許多小頭顱，擠着，攘着，猴兒下了花菓山似的。

一個道：「要大塊！」

那個却叫了：「要便壺那麼大的！」

這個又下了好心，暗中絆住他的腿：「大的麼，想得好！要生虫在肚子裏呢……」

但又一個却當真伸出拳頭，大喝道：「都是我的，哪個敢進前！」

騰起了笑聲。

那當父親的伸開兩臂，攔住小豪傑們的去路，粗啞的罵道：

「滾，滾，滾！」

和尙在桌上撈了一把，向外豕奔，闖翻了小的。父親却又揪住他的耳朵，毆打。於

是哭了起來。

小屋陷在混亂中。她從心底裏發着抖，瘋狂捉住她。爲壓下這騷動，她哀號，哭泣；她母虎般跳躍，噴出白沫；她團團轉着，發出可怕的馬的嘶鳴。

狗驚悸的吠着。

靜謐的夜，蒼暗在加濃。

她被捲入颶風似的，顫慄着。咬起劍刀，走向夜的街去。

燈籠發出微光，搖擺着，顫彈的，一暗，好像滅了，突然又掙扎着，明亮起來，在昏夜中慘澹的照着路。西天最後的一綫白光收斂去了。街上一片喝彩聲，她震蕩了一下，兩行熱淚極其溫柔，突的滾在頰際……

那活劇很快的從女巫腦際滑了過去。

家門前，和尙攔住道：

「媽，你哭了！」

「胡說！」

伊揩着眼睛，可是拭不去那貼在腦子上灰色的薄翳。

三

六指嫂的話，女巫是全聽見的。因為兩家都經售點私貨，中間有了怨懟。女巫本有着鎮這端打進，那端打出的勇氣；按本街習慣，已是最後的牝獅。但自設下花壇，神第一個支配着她，奇怪的生活將伊弄毀了。四肢一天天萎縮，肚子一天天膨脹，彷彿塞滿着棉花。不眠同嘔吐折磨她，由於苦痛，精神漸近暴亂，恍惚，有時她生出代替神生活的感覺。近來有一個惡影子出現在腦際，牠躲在脊骨縫裏，是什麼呢，她不知道；但她清楚的感到什麼不幸將要到來。這情形中她失去一切勇氣，倘同六指嫂去拚，多半要吃敗仗。她怕那女人；她是什麼也不怕的。她想：

『我饒恕她。』

但一看見在門外一塊板上躺着，正齣齣好睡的男人，不禁動火了。

「啊，」她一把擰住丈夫的大腿，「你，你，啊，啊，啊，咳——啊！」

這樣的尖叫，會令人想到被撮的是伊自己哩。

男人還在夢裏，含糊的分辯道：

「唔，唔，只喝兩盅，多一滴是你養的。」

按本街習慣，男人的酗酒也是最後的榮耀了。這條街過去有着了不得的光榮，而居民頂看得起的也就是古時候。

「喂，老大，有淨貨嗎？」

說話的人很瘦，經鮑子通身剛過一般。

男人霍的爬起來，揉揉眼睛，糊里糊塗的說：

「唔唔，只有一杯了……你要什麼？」

女人眼光亮，懂得來客的意思。

「呵，有，你看比六指家的怎樣？」

女巫呷了呷嘴。

樣子蹇煞無常的來客，眼光光的釘着打開在掌心上的小白紙包。隨即用食指沾了一點，送上舌尖，咂嘖着嘴道：

「有粉罷……味道不正，甜的……」

「那裏，」女人壓着嗓子，「有糖有粉，包你吸一世，分文不取，老主顧麼！」

那人不再分辯，將兩吊錢丟到桌上，收下貨，揚長去了。

男人的眼睛忽然有了光亮。喉嚨里還發出嚙嚙嚙的聲響，貓兒似的，抓起錢便向外走。

「哪裏去？」

被揪住了。

「……………」

「你，你，死不了，」女巫嚷着，「你要害殺一家！一家都死在你手裏你，噫……你

沒臉，死不了的酒鬼！」

酒鬼突然從夢中醒過來，一生中從沒有這般清醒過。他極鎮靜的說：

「請醫生呀！」

「你說謊！」

「那麼賭咒四脚爬。」

手一鬆，他便踉踉跄跄，走得有遭打一棍的黃鼠狼那麼快。

太陽光徐徐收斂，紅色的羽毛散去，一部分被夜追逐，則慌張的暗藏在雲朵裏。因為困倦，女巫的心也淡下來。為神生活的日子，什麼味道也沒有，彷彿一面大鼓，外面雖看去緊張，內中只是無限空虛。女巫不常有什麼固定的幻想，正與別個同類婦人像似，身體的一部分是被壓扁了的，只有潛藏的獸性不停的活動着，忍耐的衝來撞去。有時她希望開一家小雜貨店，戰爭期間這行業確能發一筆小財，孩子便可以送進學校去。倘真有那麼一天，伊想到目下的買賣，也許會說：「這麼，殺人的勾當

……我才不那麼傻！現在，却又同她的日子一樣，連每根髮毛都有一個大而深的洞。她突然想起來了：不對；丈夫完全是一個老牌酒鬼，錢到手便估酒，酒到口便什麼都丟到雲外。

「和尚和尚，」她向在街上打溜的兒子發佈命令：「去，找酒鬼回來：你兄弟死了！」

和尚是一匹野馬，他揚起塵土，逕撲爭吵的地方馳將去。

「呸，當路的該死！」他說。

這天晚上，六指嫂一顆心像油炸的小老鼠，總想搬弄點是非。伊回去——波！將一盆污水淋向街心。因為祖先就是把污水這樣發落着的，這行為應該被尊重。不料被十字街的站崗巡警看見了。他坐在矮凳上，談着女人，戲子和狗，搖着大芭蕉扇正自得意。但向街上潑水是不允許的，局長交代過，違反新生活運動的規定。他很威風

的跋將來，像一位將軍。

「幹的好！局長是你的乾契？」

搖着哭喪棒。

「那教潑在哪裏呢，擺共不過棺材大小的地面。」

女人囁嚅着，面色發紅。

這六指嫂來歷不大明白，會同一個皂吏同住，却不記得什麼六指哥。皂吏死後，即在本街租定一間臨街屋住了，擺個煙菜攤，另做點「黑買賣」。污水倘不准傾下街，只有放入被窩的一途。然而那巡警想得妙——

「一口一口喝下去，」他晃着腦袋，「我教你一口一口喝進肚子裏！」

突然想起三個月以前，因沒有錢，想吸口白貨遭拒絕的事，發了脾氣，一脚將攤子踢翻了。李桃，香烟，花生米鬧攘攘向着街心滾，可真有趣。

「擺台打得不錯！」

有人喝彩，且發出笑聲。

和尙見有隙可乘，便一手撈到兩個桃，另一枝香煙，心想「好運氣！」正待要走，却又被一把揪住。

「幹什麼？」

和尙尙自掙扎，不服。

「幹什麼，打你這野雜種！」

六指嫂就一掌打了過去。

正是冤家相見，分外眼紅，只打得那孩子橫衝直撞，像落網的兔子。

女巫大吼一聲，不知怎的本領，從人頭上飛了來。兩個女人交手，勢如母虎，彼此扭住，擋着，睡着，撕着，各不相讓，都下了要將對手剝得赤條條的決心。兩個人一齊跌翻，扯頭髮，抓耳朵，又咬破了臉皮，在灰土中滾着，直如泥豬一般。外邊圍得人山人海，是一片吶喊。

汗。

「幹得好，幹得好，一個母夜叉，一個顧大嫂！」

那巡警喊着，樂得幾乎把臉抓破了。但忽然想起自己是尊貴的警察，出了一點

「散開，散開！打得不錯，不過得到局子裏去。」

看客們散去，天已將夜，知道誤了點事，有的回家用飯，有的逕去曠地上納涼。

兩個女人各捐付局子大洋一元，賺得三個混蛋，出來時天已涼爽，心頭輕鬆了。

「啊，我的東西還拋在街上，門也沒落鎖……」

「唔，孩子還病在床上呢。」

兩個女人低聲嘆息着。回家的路上，在門外過夜的人正深深打着鼾；有人嚶語。

四

女巫回到家裏，燈點亮在桌上，像無歸落的小亡魂。蚊蟲在嗡嗡飛鳴。毆打後的

伊，頭臉七零八落，簡直是立秋後的稻草人兒。街上雖已清爽，屋內依舊悶熱。伊身體虧虛，不禁喘着，流出汗來。

孩子們不能耍得再厭了。起初追了一陣，打了一陣，哭了一陣，唱着星同戰爭的歌；聽剃頭匠的白鴿咕咕低吟；布穀鳥遠在家屋盡處哀訴；看小販的燈火平靜的划去；再談到天河同織女。後來都厭倦了，有兩個孩子熟睡在街上，吹出甜美的靜的鼾聲，別的幾個便泥脚泥手悄悄走向屋裏來。現在不止倦，且極餓了。但一看見母親那般景况，像從暗中伸出的一把手指，撥攏吸下兩筒鼻涕，一齊立在門口，低頭弄手指爪或抓腳趾。

那父親呢，大家都把他忘了；大約醉臥在街上。

至於做女巫的母親，她兩眼空闊的望着某一點，方想起小姑娘時的事。那時伊從未想到怎樣同別人不兩立，怎樣哄騙不相干的人；只一味想學些女紅，一個謎語，一個歌或怎樣紮成一個風輪。有時她覺得自己漂亮了（實際她並不漂亮，）年青

人盯一眼，幾天心頭還跳個不住。這些都是描在布上的靜物畫一般，雖尙懸在目前，因年深日久，早褪了色，只在模糊的飄擺着。但回憶起來，那心中的鴿子不依舊鼓翼低訴嗎，是怎樣的一種夢中的牧歌的美！少女的心如何嫺靜！突然，現實的事變同微妙的夢幻合了流。

「我做的什麼事呢，我做下了什麼事！」

伊驚怖的在心裏嚷着。

她望着飢餓的孩子，又望着病在床上的孩子。那孩子很平靜的睡着。伊的心不禁突突的跳了。

幾天前這孩子不像有什麼病，只是顯得疲倦，綿弱，有點發熱。女巫斷定是傷風，過幾日自會好的，所以特地請那師傅來。老女巫觀過香，自然又是撞着了什麼邪祟，包三天痊愈。起初女巫尙自得意：孩子出氣一通暢，便又爲自己建下了一宗信心。想法的確不錯！至於神呢，那是另一回事。

那孩子掙扎一下，隨即復歸平靜，只是喉嚨裏有一點點痰，發出嚕嚕嚕嚕的喘聲。女巫永遠是糊塗忙，不知會幹下了什麼，倒把那孩子忘了。現在因為那孩子的動作，才想起他三天不會吃東西，也不會叫喊，只是睡着。伊過去撫摩一下小腦袋，想起點什麼，一朵暗雲正從腦際爬上來，她打了一個冷噤。

更聲擊着兩下，酒鬼還不會回來。孩子等着東西吃，熬不過也都睡去。伊抱着孩子，去找日裏那個瘦小的醫生。

這地方的醫生因為都是棺材店的朋友，人民除非活得厭煩了，總不願攪擾他們。讓他們在小屋子裏發白，白菜似的白，咳嗽，還打消化不良的响呢。所以不論什麼時候去總不會落空。

醫生正高臥在床上過癮。正和同行一個樣，是非常好心的人，只要病人一到，便馬上跳起來，絕不讓人久候就抓住手診脈。

「我看看，我看看，」他又看了舌頭，將頭一擺道：「不礙，不礙，今天晚了，明天一

劑藥就保利落。」

他又摸了摸孩子的小頭顱，極和善的說：

「不要哭罷……唔，三焦有火，六氣不通……不礙。好極了！」

孩子只會喘氣。

「呵，今天你們打得真兇，」他大笑着，「正是棋逢對手，哈哈……你沒有受傷？」

女巫的光顧，使他高興得要死。他毫不留情的辱罵他的同事：

「……那些瘟神爺，架子搭得不小，媽的！四兩芒硝，三兩八錢犀角，呸！什麼呀！摧命判官！」

女巫出氣非常順暢，回家了。夜裏做了許多古怪的夢，醒來時天尙早，窗外微微透進一絲白光，屋裏依舊漆黑。無意觸着件東西，有般冰涼。伊條的坐起，發狂的嚷着：

「起來，起來！酒鬼，起來！」

男人在窗外睡得豬般熟，鼾聲一梗，噎在那裏。

『起來呀，酒鬼！』

孩子們乾澀的哭起來了。隨後是水壺聲，盆鉢聲，火鉗聲……男人宿酒未醒，糊里糊塗摸將進來。火柴畫亮了，燈點着了，火焰跳躍着。

孩子卻是不知何時死了的。

兩人啞然望着，這一刻什麼都不存在。

『媽，媽，』和尙喃喃道，『我病了，發熱，喘不得氣。』

他同爹睡在街上。

『發熱都死，都死，死了好！』

女巫神經質的嚷。她的手顫抖着，撫摩那死定了的屍體。又揮手道：

『把他送出去！』

男人依舊醉着。他從床下尋出破蓆片，慢慢綑紮了屍首，往腋下一挾，胡里胡塗

向夜中走去；做得極其自然。

小騷嚷過去後，周圍仍歸於平靜。死氣沈重的壓着市鎮，掩護夜的退却。

女巫的兩眼圓瞪，窒悶堅迫着心胸，興奮使伊澀澀簸慄，正如置身於險惡的夢境里一般。一個生命竟忽然死了，誰能解決這謎。欺騙人，而結果發見受欺的正是自己，這是什麼道理？自代表神之後，以為神是被驅使的！而今却明白了自己被神所左右，這又是什麼道理？這一切在她是如何奇怪，如何可怕！但她用不着細想，一股獸性的力在血管裏狂奔，一堆熊熊的火在她心里燃燒，爆炸，飛舞，騰烟。她需要一聲絕叫，吶喊，將焦燒味的沈悶衝破。

伊忽的跳起，將神像扯了，把來放了一把火。火光照着她的臉。她不哀傷，也沒有淚，只癡惡的笑着。

賣稀飯的擔子過去了。街上有冷清的脚步聲，有人咳嗽，有人說話，菜擔也都上市。天光已經大亮。燈仍點在桌上，小亡魂似的跳躍着，發出嘶嘶的响聲，漸漸闌澹下

去。

女巫卻發起寒熱來；她不自主的抖着，很想嘔吐，好像有了病。

這時一個老奶奶闖進門來。伊咳嗽着，吐着，响着鼻腔，且嘖叨不休。說是叫做小虎子或狗二的患了急症。

『不成，老奶奶，』女巫搖着手，『神明不會生眼……我也要死的！』

突然心軟下來，她竟真的抽噎成了一團。

但不會死；第三天有人見伊偷得兩條黃瓜，路上鬧得像一隻真的喜鵲，第七天却不見了伊的影子，說是悄悄的同人家到上海辦貨去了。

一九三五，九月。

百順街

這街名百順。至於何以取下這名稱，眼下已無人記得。聽說有幾位先生爲「潤筆」爭修地方誌，不管結果怎樣，大約也不會就編進去。如要走訪，也盡有困難，不但古迹毫無，且從未聞得出過什麼名人。居民全都奉公守法，非常良善。優點多得就無從說起。

第一種可說是美德的美德，是按祖先的習慣，平安度日。有時雖也打架，但鬧出人命的案子，却是從沒有過的。

再一種美德是——避實擊虛，硬來軟受。有這麼一次，和仁醫院院長兼醫生兼藥劑師兼……史大夫同緊隣棺材掌櫃，爲着什麼呢，大家忘却了，但確曾打過架。大夫是吃了點小虧，鼻子打歪了，然而他仍可以拍着胸膛——居民叫做「亮牌子」

的嚷：「奸爺爺永遠記着你這一遭，是人的以後料着！」料着什麼，那時不會說開，可是大家早都明白。可是，這「以後」終於來了。一天，棺材掌櫃又同院長一桌吃酒，有人猜是向院長道過歉，也有人指出全是胡說，說是院長替緊鄰介紹一注生意。不管人嘴怎麼說，事情是已這樣了結的，兩人仍恢復往日的同盟，成爲分不開的朋友。

第三種美德，愈加驚人。百順街的先生們幾乎全是俠士好漢，愛抱不平。譬如張三和李四有些糾紛，事情照例小得可說等於無，總不外李四家孩子收掠些末屑變糞，然後賣掉，當老子的拏去吃酒，或送到牌桌上，自然一下子便完了。可是，張三發見自己門前掃得太光潔，好像舌頭舐過，地面去了一層，那罵起來的時候，總是「老子娘養下的下作貨，掃人家門頭土，可不該挖下一個坑！」於是，百順街的爺兒們和娘兒們馬上出頭露臉，說：「這樣的嗎，好了得，要把鍋灶也弄回家去哩！」結果自不免一番兇鬪，動員全家男女孩子，連十八代的祖宗也不得安寧。勝的一面便唱着「凱歌」，牽動人馬，浩浩蕩蕩回轉家去。百順街也乘機發洩不平，給敗兵以安慰。「掃一

點土，也到底算不得什麼，又不是金銀珠寶！他們這樣說。但等佔下風的人家一走，意見又變成這樣的了：「這方面也太不情理，爲什麼打人家狗的呢！」總之，百順街是一台天秤，公正無私，決不讓人懷疑。

在說也說不完的美德中，百順街還有一個小小的黑點：愛佔小便宜。也許已經有人冷笑了，然而，且慢。他們會自動與別處的人比過，發見並不低矮半分，心裏還正極得意哩。

居民所選中的隣舍，恐怕世間不會有更相得的了，縱然上蒼看見也要害羞。上面說過，棺材家同史大夫僅一牆之隔，另一面却與衙署的門房毗連。說起那門房，却萬不可輕侮。走路腦袋總是頂在額項上，昂昂然煞似一位三等科員，看人的神氣也總是出自眼角裏的。有時也遭逢點不幸；正在去衙門的街上走，一下子便衝上警察所長，有時又是一位紳士，竟弄得那昂然的頭，覺得放在什麼地方都不大得體。但一回到門房，便據有了那方小天地。如沒有權勢，又不搯出幾個「門包」，想會一面老

爺，決不可能，他在後衙是二尺半高，重量約在二十與三十鎊之間，在門房裏八尺高，那重量就足超過一百八十公斤，正是「能大能小方是好漢」的男兒。予棺材掌櫃倒是極有用的角色。因為無論怎樣，棺材鋪總得靠死屍維持，而那衙門却是製造死屍的辦公廳，許多死人同活人的無字合同要在那里簽訂。死屍不一定個個都需要棺材；可是，明天有幾位「算麵賬」呢？官司承攬人是誰？誰用得起棺材？家屬住在哪裏？如此種種，棺材掌櫃都必須向那門房請教。

第二組該拏騎緝私隊作中心，周圍環繞着小星，自然，緝私隊自身還得是一顆大星。騎緝私隊養着不少馬匹，吃得像泥捏的一樣肥，說是快要成龍了的。又因為馬夫那小子總愛喝得大醉，以致時常脫了韁，馳奔到街上，弄得浮塵遮天，孩子的哭聲盈地；在這和平的城裏，看去實在有山中猛虎的兇暴。雖然這樣，隊長依舊命牠們每兩禮拜清一下腸。右隣就有一家藥材店開在那裏，所以要吃瀉藥真是方便極了。而藥資，據那隊長說，付款時非打七折不可以，然而款又總不見付過。實際，這城裏恐怕只

有藥材有生意了。鋪面裏一天到頭沒有清靜，關開藥櫥聲，秤盤敲擊聲，藥碾聲，叮哐叮哐的椿臼聲，幾個夥計擠擠撞撞不歇。大約又是隣着剃頭鋪之故，腦袋全像鉤副過，永不聽他長出一根頭髮根，遠看去竟會以爲那裏吊着幾隻雪白的葫蘆。左隣住着修蹄匠，一個滿臉烏黑短髭的男子。人家說他能飲三斤燒酒；飲法也別緻，猶之牡牛喝涼水。還有和五個女人輪流性交的本領。不過這都不相干，要的是他每半月截一次馬蹄。他還會釘很好的馬掌，說是那經他釘過掌的馬，跑起來便全不知道疲乏。也通一些馬的醫術。再說隊長的人，倒是上天派定他這項差使。他每天都想些什麼，外人當然不得而知。只是那副儀表，無論誰看見也得承認他是天生的隊長，而天下隊長也只有這樣的人幹才襯合。沒有什麼可議論的地方。實際說，這評價不免小覷了他點點兒；這種人倒有辦一切事的「本能」；他可以撫理百姓，弄得他們一身精光；他可以帶兵，襲蕩所過村落，然後付之一炬；他能辦外交，是個喝香檳酒的高手；還會受一紙假委狀，到內地招募流氓土匪；販賣槍枝，彈藥，海洛因也來得；當土匪打

得出兩架手槍，一旦被捕，便自動供出同伙的年甲，像貌，住址，一點也不受苦。總之，這類傢伙作什麼全來得，無往不是幸運，一身盡都幸福，還要他想什麼呢！他姓王，因為這隊人馬職在緝捕私鹽，人家暗中皆叫他閻王。現在却已有人稱呼王爺，因為是官。

王爺雖有幹才，每日公務倒萬般簡單，只消吩咐那班身心都養得很好的隊丁，這般如此，壯漢們便跳上龍駒，一口氣直馳將去。壯漢們都經過專門陶養，全是劫盜、流氓、惡棍、土匪出身。不消說，還都有着驚人的嗅覺，捉幾個私鹽小販真是比小雞都容易。於是王爺開始辦公了；用王爺的說法，先「敲敲」他們。這事易辦，幹熟了的，就是吊將起來，讓他們在屋樑下打一會西洋滋味的鞦韆。自然，那些莊稼人一下子便出了聲，而且流了淚。

「說不說嗎，你孬種！」

遍：王爺咆哮着，那樣子，就像監守釘基督上十字架的百夫長。左右也照例重述一

「問你們有多少田地！耳朵裏塞着毛嗎，你蠢種？」

「敲敲他，忘八蛋落實敲！」

左右發一聲喊，便舞起皮鞭。

鄉下人本清清楚楚記得，不過販賣些私鹽，又非槍火，原算不得什麼。然而一拏出拷問強盜的辦法，可發了昏號呼，呻吟，如此敲着敲着，敲絕了氣。氣絕後，衝頭一盆冷水，活轉來了，再敲……於是罰了他們，標準呢，以肥瘦分別自然最方便不過，可惜得很，竟分不出；原又都無甚田產。那年老的，說是家有兒女，還戴得頂破氈帽，罰他八十元；矮子的鞋尙新，五十；最後的這位老叔，一張皮包着幾塊骨頭，可說身無長物，但也不好讓他白賺一排鞭子去，二十元，算可憐了他！另外奪得兩車子的鹽，壞的傾下水，好的呢，也像搜出的海洛因，照例不知了下落。

王爺辦完公，走下街來。手中提着馬鞭，並不騎馬；也如手杖，是一種裝飾。衙門去提着，戲場中提着，娼妓家也提着，倒是一個伴當，但王爺說是他的「名片」。行人認

得那「名片」的，立即迴避，免得誤投在臉上。因為不用什麼心思，又有一副出色的好胃口，王爺的臉總是紅噴噴，吃得比一頭小牛還壯。胃口也的確出色，小雞是土產，價錢便宜，每餐居然裝得下兩隻，另一碗魚湯，一盤據說省城人都得特坐汽車來買的紅醬泥，又半斤餅飯，從不出什麼毛病。有這樣一堆食物，連胸膛都脹得圓彭彭，像剝製過的一般，茶水自然非多用不可。對門開設着茶館，這意義就不僅僅一壺茶而已了。

雖然有着這樣一個好主顧，茶館的生意可仍不見佳。百順街的娘兒們都是過日子的能手，儉樸得竟可以終日不親茶水。實際確也不會吃下發渴的東西。要是夏天，他們寧可吃西瓜，再不然灌一肚子涼水，走起路來嘩啦嘩啦的，像阿拉伯駝商的皮水袋。開茶館的老三怎麼張羅這局面的呢，沒有人知道。這種人目下還極有用，靠着一張神祕的臉，整天什麼也不消做，日子却也過去，而人也過來了。這是一個謎。世間有種種傳說，但只是謠言。爲王爺推銷點什麼，倒是真的；以外的時間，他用來打盹。

百順街這名稱儘管叫得響，一天的時光倒極蕭條。兩排瓦屋，好像一條荒涼的山溪，這中間走過快要成龍的馬，進出養得挺肥的緝私隊丁的影子，王爺同他的鞭子搖擺而去，丟在空氣中兩個飽呢，一股小雞的腥味。但是黃昏就不同了。馬匹剛沐浴過，水滴從鬃鬣一路迤邐撒將來，蹄步欸欸，響着鼻子，悠然搖着尾巴。百順街的爺兒們也都有了生氣，漸漸露出頭臉，齊集在茶館門前癩腿的桌邊。這是他們的俱樂部。首先出現的是和仁家的史大夫，據說是博學之士，醫道極精的；但另有一種說法，道是在傷兵醫院抱過三天腿罷了。外課他，不惜大瓶的「凡司琳」，倘是內課，他堅決主張非「六〇六」不可。「多麼了得呀，打進去滿嘴都是香的！」他讚嘆着，動着鼻子，因為一力褒揚，出滿了一頭汗。可是沒有什麼生意。居民一聽說和仁的大夫姓史，便映起眼來，想道：「見鬼了！活夠了的人去試試，吓，棺材鋪的乾兒子！」雖然毫無根據，然而單靠這種直覺，也就哄傳開去了。居民雖然很苦，可都不曾活厭煩，找死誰也不幹。至於史大夫日裏作些什麼，無人曉得，聽說總是去釣魚，却從不曾見釣住過。

跟着出現的，照例是修蹄匠，好像他老早就在窺伺，一見那桌旁有人，便踱過來。
「你昨天說的那蟲，我怎麼也不懂，是不是像馬糞裏的那些傢伙？」

修蹄匠望着醫生，順手撈到一杯茶。

和仁史院長眼望着別處，打一個呵欠道：

「唔，那是一種菌，菌在血管裏的。一鑽進去，就像土匪一樣，乘勢作亂。」

「那麼「六〇六」就是民團？」

「不；」史院長縐一下眉，代修蹄匠更正，「是軍隊。白血球才是民團。」

「白血……不錯；驢的血也是白的……」

雖如此說着，不過，修蹄匠仍弄不明白——

「菌害霍亂病的血裏有蟲，這倒稀奇！又說空氣裏也有，小學生也這樣說，」他
向空抓了一把，送到院長鼻子下，「唔，端的沒有看？」

院長推開那手。

「有股馬蹄子臭味！」他說。

「還得是「六〇六」的鼻子！」

這時來了棺材掌櫃。

「什麼「六〇六」呀？化開的砒霜！」他說。

想起隣居給打進去的「六〇六」，便忍不住生氣。知道那是怎樣的貓尿呢，打進去的一刻倒還罷了，可是腿仍硬得像兩根柳棍。他勉強坐下去，映着一隻眼——雖然從老子起，木匠手藝已經荒疏了，但那祖父確是個好了得的木匠，這習慣一直「遺傳」至他，至今還不能改掉——思索一番，豁然道：

「你們說霍亂，是不是人造孽得夠了，讓瘟神罰他一罰！」

「是囉！」修蹄匠叫喊了，「要是一種蟲，你想想，縱是睡在棺材裏也不得安寧呀！唔，還應該罰他們脫生作驢馬！」

院長這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說是人死——第一，必須有一口棺材，如此才合

乎衛生；第二，死了也就完了。棺材掌櫃映着一隻眼，完全同意。正在打盹的老三，忽然從睡夢中抬起頭，而且送走最後一個好響的鼾道：

『噲，你們說些什麼呀！什麼蟲，什麼瘟神，吓都是西瓜涼水，裝一肚子，要他怎麼不噠啦（霍亂）喝茶永不會出這毛病！』

『說得是。』但不知何故，修蹄匠在棺材家的腿上打主意了。他說，『你的脚一定長着胼了；這不行。譬如馬，蹄子非截不可，驢是要剗的，長了簡直走不得路。』

這次，棺材掌櫃是連那映起的眼也都睜大。

『瞧你的罷，隣居，』他憤怒的說。『就是說話也滿口馬蹄子的臭味啊！我勸你，哪，還是打一針「六〇六」的好！』

雖然臉也紅了的，但百順街的人都講道誼，趁此機會報答了史大夫。一下子，醫生高興得兩眼發花，不顧一切的顛着頭。

『那當然，那當然還有赤、白痢，瘡疾也是一種菌，菌書上寫着。害這種病的人也

有點霉氣，那當然！」

修蹄匠望着隣居那兩張可敬的臉，只管拿茶向肚子裏灌去。院長的頭是平分，這地方叫做「牛犢子舐的樣」光，臉是平平常常，任怎樣一位畫像家也難捉住特點，因為那特點包藏在心裏。他只巴望全世界傳佈瘟疫。而一顆心總是好的；每一個到他這裏來的人，他總希望他們能安全的回家，可是一到他手裏，拘命鬼趕來了！棺材掌櫃的臉大家都看見過，他映着一雙眼看過往行人；經那眼看了的人，都是沒有陽壽的角色，而且連所用棺材的貴賤也估得出。倘若和他作隣，便是兩條腿已經跳進棺材，拔也拔不出了；修蹄匠想得透蘊，又出了神，覺得有趣得要死。哪知背後走來了王爺，還有那叫做「名片」的鞭子。

「王爺嗎？請，請吃一杯！」

兩個分不開的朋友一齊躍起，一齊拱手相讓。王爺是不在這夥裏吃茶的，只做不理會。

「你把馬腿都切去了，倒在這裏自在，你！」向修蹄匠那堅實的脊梁投下「名片」。

「啊呀！」修蹄匠跳起來，一看「名片」認得，忙賠笑臉，「閃着貴手事大，王爺！可是，怎能切去腿呢？我一些也沒覺得。」

這時那老棺材掌櫃也正來了。他有一雙腿，不用來走路，代替牠的是臀部及兩手。兩手撐起體重，下部向前移去，如此行來，倒是出色的清道夫，將來路掃個精光。他也曾有過自己的一生，有過與兒子相似的快乐日子。當年是溜街過巷，尋花問柳的能手；日後兩腿不再爲他作主，花柳菌大肆猖狂，漸漸麻痺，遂成了廢物。他將棺材店，梅毒，還有整整一部嫖經向兒子辦完移交，便退休清享。但那嘴臉衣著，倒像剛從糞缸中撈起，除了那鬍子，一生中是再沒有可取的了。這是可哀的，一個人一生中僅僅爲着長長鬍子。可是一看那鬍子，也不免令人吃驚，的確又密又長，而且真也能爲虱族遮風避雨，乍看，竟以爲鬍鬚也正結滿着疊疊的菓實哩。

這位老爹的來，只爲討一杯茶吃。他整整三個月不曾嘗着茶的滋味了。可是小棺材掌櫃一看見，便動了火，眼也睜了起來；並非恨，只是覺得不大體面。瞧這裏有着什麼人呢？竟也將那副尊容送上來！

「今天還活着嗎？走罷！」

棺材掌櫃摸出一個銅版，諸位也許想，像打發叫化子似的要擲給那老爹了。然而不；銅版是二百文的，按市價足足兌得二分五厘洋錢。他只把拳頭一揮，錢仍收在袋裏。老爹低頭摸索了許久，長嘆一聲，怨恨的睜着一隻眼，只得依舊去清理街衢。

王爺也去了，帶着他的鞭子，自然還少不得向空放兩個飽呃。不過，那黃昏中的身影，那步伐，幾至連那呃都確乎偉大。他一步步踏去，好像要將大地踏陷一個洞。

棺材掌櫃恭候那門房回來，是每天都如此的，打探明日是否有什麼案子。「恭喜。」如無人臨時趕趁熱鬧，參預晚會的先生們也就算到齊了。連老三在內。四人圍桌而坐，在殘陽的光輝下，泰然吃着茶。街上是靜穆的，偶爾一個人經過，或者一條狗

竟翹起後足。撒尿在桌腿上，全不會驚擾他們；甚而頑童們在脊梁上塗上王八也不覺察。有時修蹄匠唱一枝小曲，但不上三句，連他也覺得不如打噴嚏來得受用。於是便咳嗽着停住。院長捉住一匹蒼蠅，拔去腿，又蘸了茶來，弄濕翅膀，用一根毛作鞭，驅那東西學鬼畫符，嘴裏還發出啣啣聲。四個人頭抵頭圍住觀賞，看到妙處，便破顏一笑。晚空明朗，街寂如谷，百順街的先生們如此逍遙到起更，肚子端的餓了，大家方才散去。

一向太平氣象的百順街，突然發生一宗驚人的騷擾，怎麼回事呢，大家如在夢中。一個孩子哭泣，跌倒路旁。另有一個中年男子推着牀車，緩緩走過。還有人以為發生了火警，担着水桶奔跑。修蹄匠却搶着鐵鎚。女人則彼此號呼，飛向出事地點。

在井邊，圍聚着人衆，後來的則高聲詢問着，擠上去，知道棺材老爹快要死了。但是看見那老人臥在血泊裏，倒有些奇怪。

「那馬哩？捉住牠呀！」

人叢中發出窒悶的喊聲，是棺材老爹的女兒。她哭着，嘴裏嚷些什麼。

「怎樣的馬呀，馬？」

人們明白了，一定是那些快要成龍的馬，因為養得太肥，發起野性，闖下了亂子。於是大家想起，而且低聲談論，那樣的馬，非懲治一下不可。要找那踏傷人的馬時，發見兇手早已逃脫，不免又是一場議論，擾攘。本來早就湮沒到遺忘里的老頭子，一下子又復了活；雖只是一個廢物，大家却發見他是人，而且極重要。百順街的人們總是公平的，一面向物主發出難言，一面說，逃去也不關緊，有大家看得確鑿。一句話，全體都是干證，決不為三杯酒出賣正義。

這時棺材兒子出現了，幾乎是二十個人才尋着的。他眯着一隻眼，喉嚨也啞了，表現得非常悲哀。他請大家作證人，是鹽王的馬踩傷的，非糾正一番不可。大家贊同。因為突然發見棺材掌櫃是個孝子，不單感動，而且興奮，只要他作主，就是把緝私隊

搗成灰都敢。

但是，無論怎麼辦，總覺得有請王爺到場的必要。自然一請就來，還有那叫做「名片」的馬鞭，又深深打一個飽呢。

「對不起了，諸位，」王爺站在井台上講演了，「只要是本隊的馬，我完全負責，跑不了牠的。馬竟敢踏傷人，實在太可惡了，我聽見都覺得生氣，生氣！既犯下這樣大的罪，應該馬上宰了，那自然！可是，不得留着活口嗎，萬一出了什麼事，想想？那馬當然要送到衙門去，要重重的辦，對於兇手非重辦不可！」

然而有人忍不住喊了：

「放什麼屁呀，癩皮狗子重辦那馬……打這忘八蛋打他！」

王爺是體面人物，度量很大，遭罵也毫不動氣。他要認出那說話的人；那人照例烏龜似的，把頭一縮，便沒了影子。於是繼續講道：「那麼，懲辦我嗎？可是踩傷人的不是我，是馬！殺人抵命：我們老祖宗不是都這樣說的嗎？大家都是公正人，請摸摸良心，

那麼，誰該受處分呢，諸位？」

關於兇手的事，大家越弄越糊塗。殺人的應該償命，一點不錯；可是要給馬帶上鐐鎖，送進囚牢，可從不曾聽說有過這事。該死的馬……可是，怎麼辦呢，大家縐眉，思索，非常憂愁。經過一番紛囂，完全糊塗成一盆醬，實在想不出妥當辦法。藥材店掌櫃說，應該讓那些馬多吃瀉藥：兩個禮拜一劑，牠們會變成龍，倘若每天灌一劑刷腸子，那便瘦了。修蹄匠又諫議八天截一次蹄，長得太大了，踏下來實在受不住。別的隣人又主張，殺那馬以謝天下，每家都分幾斤肉，吃了解恨。至於棺材掌櫃，他焦慮着，除却更快的映着一隻眼，想不出絲毫道理。本來負着一肩罪責的王爺，一看這種情況，便很勇敢的做了指揮官。

「現在，」他說，「還是調理病人事大，說什麼都遲着一步了，諸位！」

「那當然，那當然，一直停着是要壞事的！」

史院長附和着；搖着釣竿，因為用力過猛，一下子就折作兩段。他從什麼地方來

的呢？倒沒人留意。

看官彷彿又重新睡醒了一次，這才想起那受傷的老人，而且已經很平靜。對於那號哭的女兒也不大注意，好像說，『讓他去罷，過一刻就會好的。』他們談論着，自然完全公正，毫不偏頗。有人歸罪於粗心：

『馬是不會生着人眼的，看見牠來，應該躲開！』竟公然這樣說了。

棺材掌櫃同王爺開一個小談判，辦理善後，抬老頭子進和仁醫院。史院長忙得像收產婆，袖管捲到肘彎，鼻子裏還哼哼些什麼。他搬出大大小小一堆瓶子，鋼鑷，刀剪。爲那傷口整整用掉兩盆石炭酸水，一大瓶「凡司琳」。

然而，運氣竟這樣不濟，兩天後棺材老爹糊里糊塗死了。雖然只是廢物，一死也就成了大事。兇手確是那快要成龍的馬，兩天內已經查明。這大事自不免牽涉及王爺。爲着喪葬費討價還價的問題，動員了百順街全體和事佬。單說這批和事佬，兩天的奔走，享受了兩家的上等燒酒，笑盡了笑，吐盡了痰，費盡了娓娓動聽的言辭，只弄

得口乾舌焦，屢次折衷的結果，成了交：所有一應費用，概歸喪主與王爺平均擔負。

王爺雖是體面人物，爲這事也激起一點煩惱，誠然只是一點點！他派出大批人馬，這隊伍像蝗蟲一般，蕩起塵土，分頭在廣大的原野上馳騁了。他發誓要將私鹽小販一網打盡，把皮都剝下來。因爲生氣，臉更其紅噴噴的，胸膈宜見飽滿，小雞味的呢，更是三五頻頻。他簡直變成了小牡牛，無論什麼都想碰一下。

棺材老爹的喪事開始舉辦了；局面的盛大，最熟悉百順街史實的老人也要嘆息，說是上三代不曾有過。按本地習慣，設奠三日，不單和尚的經卷重複八遍，連唱禮儒生的喉嚨也都弄啞。這之間，爲着死者的令名，喪主的體面，百順街禁火三日。原來不用招請，婦女全體到場，連未滿月的嬰兒也都抱來作客。不消說，筵宴是整整繼續了三日，百順街也就共饗大嚼三日，遠路的姨母也都受了邀請。吃法也的確令人吃驚，屠戶將毛都趕不及刮淨的豬送到廚房，而廚子也只有功夫請牠們去鍋裏洗一

個澡，但一拏到桌上，便什麼都不見了，單留着空空的碗盞。爲着那些驚人的腸胃，廚子整整三夜不曾閉眼，竟把蛋殼同蹄甲都混進了菜湯。客人水滸傳式的吃着，喝着，剛抹過嘴巴，又是吃着，喝着。生來就爲着大嚼的一副腸胃，任怎樣也填不滿。

「這是怎樣的呀，這是！」

一個油流到下巴上的嘴嚙着。

「就是御宴也吃過的，可是，吓，吓！倒不曾嘗過這色海味！吓！吓！敬客是這樣的嗎？吓！」

另一位拳播着桌子，震得碗盞丁丁當當的響，真的動了怒。

「豬蹄甲嗎？這是東洋鬼子幹的。」

第三個忍住笑說，覷個空，夾一片香蕉大小的肉送進嘴裏去了。

第四個因爲吃得太多，在廁所裏嘔。第五個拏筷在碗裏一撥，浮湧上來一塊木片，却假裝撈捉不住的嘆道：

「唔，好體面的舌頭呢？」

那正在唾吐的一位，看一眼也來不及，搶去送進口裏，心想剛才吃過虧，哪知又上一次當！接下去是啐，笑，而且發起火來。

「大家都是客，呸！這樣可不那個！不全是當客的嗎？可是這却一點也不體面！」

「那爲什麼不帶眼來的呢？是你自塞進嘴裏的，先生是我嗎？」

一面也毫不客氣的回答了。

但一有了食料，假如不會開罪衆位體面的客人，那便如同同一羣小豬，什麼也顧不及了，只除去吃。在兩道菜之間，大家從容的剔着牙，談着死者可敬的一生，間或混雜一些廢話，打出王爺式的呢，一切如此。但是，這裡忽略了一位重要角色，就是那門房，他一裝滿肚子，一面還抹着嘴，使到衙門當值去了。所以總難見他的影子。直到第三天上午，這是最後的大囑，茶館的老三仍不住的表揚自己的功業。

「那王爺，」他說，酒同菜一齊向喉嚨塞去。「是哪，人家是場面上的人物，場面

人！可是，誰知道他是幹什麼的……一個閻王！你知道，我們這裏地皮着實厚，一層一層剝去了，那些永遠吃不飽的馬呀……喂，這樣是不行的，隣居！

剛送上的蒸雞，等他搶時，却只贖下碗底上的一塊，於是索性將碗連根拏過來，嘆息道：

「您知道怎樣到嘴里小雞的嗎？喪主哼，死人的骨頭他都要仔仔細細啃兩遍！再一回得斯文點兒！聽我說，他們全是權……」

「剛才你說是馬！」

「是馬，是馬！」他顛着頭，嚼得口水四溢。『馬的腸子是直的。可是，也是權，連骨植都消化得的胃口哩……可是，地方上的油水不能輕易獨吞。我說了：「兇手是馬；馬是你的，我沒說嗎，隊長？因為是你的錢買的。馬不會說話，也不能打官司，既是你買的，那馬就是你的，含糊可不成！」所以呀，諸位，大家有酒有肉，還有小雞吃，明白嗎，唔？」

哪知這謊一下子被揭穿了。修蹄匠敲着桌子，警告道：

「鎖住你的嘴罷！權當可憐他，」這是從狗嘴裏說出來的。」

「是啊，是啊！」

史院長拍着手。這次他站在修蹄匠的一面。

衆目所矚的開茶館的，只得低下頭，一聲不響的大嚼，還頻頻的灌着酒漿。也許有人以爲他害羞了，那決不然，像他這樣的人，被扯下褲子，撲頓拳脚，是極平常的事；已經不是小姑娘了。他可以挨打，因痛疼想起自己背理，但決不肯當衆認錯。

這時的史院長，繼續溫着他發過兩天的牢騷。說是爲着棺材老爹的傷，耗費四十八塊錢的藥料，賬目開去之後（這是事前言明歸王爺付的），却只給四元。

「諸位想想罷！」他這樣收梢，「他是體面人，他體面？！只要不落到姓史的手裏，算他幸運；若不，那瞧着辦，我會給他弄霍亂菌吃！那當然！」

他將乾過的酒杯拋開，

「鹽王！」他狠狠的說。

「四十八塊」老三翳濁的兩眼追蹤着那骨落骨落滾轉的酒杯，做一個疑問的記號，「可是你只給他冷水喝！要是茶呢？也許，可倒不一定壞事！」

「我冷水糊起烏嘴罷。三盅貓尿發昏了，你來這裏放屁！」

看情形，是要打起來了。然而竟大大不然；原來百順街的人們盡是「懸崖勒馬」的哲士，慣以「以退爲進」取勝的能手。況且打得頭破血流，究竟不大體面。這時，談話的方向忽然一轉，大家馬上注意到死者偉大的一生上面去了。

「舉石鎖的是丁舉人。武舉，這人早不在。從東門打到西門，那倒是真的。」

老三頭也不抬，一頭吃，一頭咕嚕着。

「可是，他路也走不得呀，隣居。」

一個青年人當糊塗蟲嘲笑了他們。

修蹄匠一隻腳踏在凳子上，向那年青人輕蔑的瞟一眼，接口道，

「哼，哼，你以爲人家生下來就癩的嗎？當年花過大錢哩！」

但一看，碗空着，生起氣來，罵道：

「隣居們，我賭咒，廚房是主人家的乾兒子，一片肉也不給吃，却拏這樣的污水敬客！諸位聽着，我們是百順街的，不是平常的客，這樣的脚湯，我們不吃了！」

原是隨便說說，不料出現了廚房的夥計；而且奉上一道滋味更難下咽的菜：他請修蹄匠把嘴嗽乾淨點，還有——

「一個上午連吃四次，」那夥計說，「這會兒快要扇肉了，却在這裏發酒瘋，就是乾爹也不行！」

比打一個耳光還壞，臉馬上通紅。

「我？」修蹄匠做出要打架的樣子，可是不作主的搖擺着，「你眼長在哪裏了？還是拏去當泥彈玩罷！吃四回，百順街的人，就是吃四回又怎樣，百順街的？」

「百順街的臉上掛着牌子，應當……」

這次是百順街所有的臉都紅了。他們向那小子威嚇，問他可曉得誰把他僱來。

『不是我們嗎？』他們說：『要是不想賺這項錢，百順街的你看會怎樣？』自然那小子會軟化。在座諸公也明白，架可不能讓他們打，只爲吃完第四次筵席。

百順街的人們誠然有着駭人的腸胃，容量的出色，如不怕肚皮脹破，囫圇小豬也要慷慨的放進去了。雖然這樣勇敢，但要出喪的時候，却全不知了去向。

時將正午，執事先生們來到曾饜饜三日的天棚下，可着了急。人呢？好像散場後的下等戲場，盡是杯盤狼籍，七倒八歪的桌凳，還有結陣的蒼蠅，破碎的瓷器，座頭卻全空在那裏。執事們在桌凳間搜索着，最遠的犄角裏終於發見兩個人，正是修蹄匠和茶館的老三。兩人在慢慢的吃，慢慢的喝，一聲氣都不出，只有筷子時常打在一起的聲音。因爲再也無人前來爭搶，故極斯文從容。但仔細一端相，早成了廢物，醉了，舌頭都硬了，只差酒還不會向鼻筒裏灌。

茶館的老三，那張臉喝得簡直像浸過水的白麵包。他從深沈中抬起頭，向對方

修蹄匠望一眼正要繼續大嚼，不知怎的，忽然胸部一陣震蕩，好像傾下一盆水，竟不可抑遏的哭起來了。他訴說着早被人忘記的往事，一生中不幸的遭遇。他說他的老婆是一個愛「偷嘴吃」的母狗，一個娼婦，曾經無數次綑住或吊起來打她，用在水中浸過的蔴繩。隨後她死掉了。女兒是養漢精，出了嫁，被丈夫賣到不知什麼地方。（他發誓不會花那賣身錢）兒子是沒良心的賊，誰曉得他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你想，』他兩手捧住頭，淚臉模糊，哭作一團。『我老了，不中用了，可是他們——他們拋下我，拋下我！我沒養活他們嗎？我沒——良心在這裏！』

他眼淚鼻涕的，竟哭得那樣悲慘，又那樣不幸。

『唔，唔……唔？』

修蹄匠彷彿已睡了過去，只漫然應着，却不停下吃喝。

執事先生們一連串嚷着——

『人呢？哪裏去了？這些酒席餒狗了嗎？人呢！』

衝進各家的門。床下都搜索過，一個鬼影也沒揪住。氣急的喘着；怎麼辦，葬又非下不可！於是出了汗，腦袋脹起來了，發了昏。執事們正在咆哮，跳躍如牛，欲哭不能的時候，街上卻起了一陣號呼，代替了這無可奈何的場面。

藥材店起火了。

青葫蘆似的頭顱在太陽下閃光，爆出大顆的汗珠，發了瘋的闖進各家的門，担起水桶便跑。於是光腦殼相碰了，水桶與人互相衝撞，跌倒了，爬起來再跑，驚狂的攏似的，邪許聲像海嘯，此起彼落，喧囂作一片。孝子們的白袍四處飄飛，像一簇簇的花。手持哀杖，見人拜倒，究竟爲着什麼，說些什麼，誰也沒聽進耳裏。和尚光着頭，架裝翻翻鼓蕩，要飛了，該死的厚粉底鞋，只囊囊的響，任怎樣也不願快走一步。藥店掌櫃則汗淚縱橫；肚皮袒露，戰抖着，煞似一片投下石塊去的爛泥沼；嘴裏還連連發出「救呀，救呀」的譫嚶。那狼狽的樣子，令人想起被土匪追迫的地主。

人在沒頭沒腦的奔跑，百順街頃時匯成一支混濁的流。

但靜心一看，史院長正蹲到棺材鋪門旁的牆陰下，手指探進喉嚨，接來了一陣嘔吐。

且說老三哭了一場，繼續同修蹄匠細細的嚼着喝着，已經萬念俱空。奇怪的是忽然聽見喊聲，兩人什麼也不說，拋下酒杯，拔脚便向外闖。然而糟糕！前後左右盡是桌凳，攔住去路，而且古古怪怪各有一副歪相，還扯衣曳脚的。

『撒手！幹什麼總是拉住呀，你忘八蛋！死鬼撒手！』

那茶館的老三，誰也不曉得他看見了什麼，竟那樣恐怖的呼喊着，咆哮着，跌翻在桌凳的迷陣裏。掙扎一陣，自哭去了。

修蹄匠還幸運；經過一陣苦鬥，到底覓得一條去路，跟跟踉踉，一路歪斜的逃將出來。可是剛到街上，也就作不得主，一溜，便一堆泥似的仆倒，還碰了一嘴灰。呻吟着，吐着，嘴唇因受不住磕創，出了血。他撑起腫脹的頭，兩眼火紅，嘴臉白光，全沒了人色。人影幢幢，從身邊馳過，他罵了他們祖宗十三代，而且嘲笑。望着正在熊熊焰燒的藥

材店，端的轉下了什麼念頭的呢，竟愉快的，斷續的大喊道：

『燒啊，好火，好火！喲，喲，燒得好，好啊！大火燒……』

那藥鋪瀰漫着黑煙，煙撲向天空，撲向街。窒悶中，火光蓬的向天衝去，瓦片爆炸着，唵哨着，燕子也似四向紛飛，拋向高空，拋向遠遠的街。救火的人發出最後一聲呼喊，那聲音彷彿被唵哨着，狂吼着湧來的海水湮沒了，戰慄着絕望的沉默了。

然而，突然，那批快要成龍的馬在混沌中馳了出來，又是號嘶，又是跳躍，蕩起塵霧，迷亂的向人叢，向煙中衝去……

第二天小兒唱出謠歌道——

百順街，百不順……

開家醫院史和仁；

閻王的馬，肥又肥，

踏人好比踏爛泥；

藥材店，生意好，

一場大火燒……

一九三五，十二月。